紙人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引子
- 第2节：第一章 流浪汉(1)
- 第3节：第一章 流浪汉(2)
- 第4节：第一章 流浪汉(3)
- 第5节：第一章 流浪汉(4)
- 第6节：第一章 流浪汉(5)
- 第7节：第一章 流浪汉(6)
- 第8节：第一章 流浪汉(7)
- 第9节：第一章 流浪汉(8)
- 第10节：第一章 流浪汉(9)
- 第11节：第二章 窗台(1)
- 第12节：第二章 窗台(2)
- 第13节：第二章 窗台(3)
- 第14节：第二章 窗台(4)
- 第15节：第二章 窗台(5)
- 第16节：第二章 窗台(6)
- 第17节：第二章 窗台(7)
- 第18节：第三章 挑战者(1)
- 第19节：第三章 挑战者(2)
- 第20节：第三章 挑战者(3)
- 第21节：第三章 挑战者(4)
- 第22节：第三章 挑战者(5)
- 第23节：第三章 挑战者(6)
- 第24节：第三章 挑战者(7)
- 第25节：第三章 挑战者(8)
- 第26节：第三章 挑战者(9)
- 第27节：第四章 轧死他(1)
- 第28节：第四章 轧死他(2)
- 第29节：第四章 轧死他(3)
- 第30节：第四章 轧死他(4)

- 第31节： 第四章 轧死他(5)
- 第32节： 第四章 轧死他(6)
- 第33节： 第四章 轧死他(7)
- 第34节： 第五章 劫持者(1)
- 第35节： 第五章 劫持者(2)
- 第36节： 第五章 劫持者(3)
- 第37节： 第五章 劫持者(4)
- 第38节： 第五章 劫持者(5)
- 第39节： 第六章 骨灰(1)
- 第40节： 第六章 骨灰(2)
- 第41节： 第六章 骨灰(3)
- 第42节： 第六章 骨灰(4)
- 第43节： 第六章 骨灰(5)
- 第44节： 第六章 骨灰(6)
- 第45节： 第六章 骨灰(7)
- 第46节： 第七章 名分(1)
- 第47节： 第七章 名分(2)
- 第48节： 第七章 名分(3)
- 第49节： 第七章 名分(4)
- 第50节： 第七章 名分(5)
- 第51节： 第七章 名分(6)
- 第52节： 第八章 大字报(1)
- 第53节： 第八章 大字报(2)
- 第54节： 第八章 大字报(3)
- 第55节： 第八章 大字报(4)
- 第56节： 第八章 大字报(5)
- 第57节： 第八章 大字报(6)
- 第58节： 第八章 大字报(7)
- 第59节： 第九章 嫖客(1)
- 第60节： 第九章 嫖客(2)
- 第61节： 第九章 嫖客(3)
- 第62节： 第九章 嫖客(4)
- 第63节： 第九章 嫖客(5)
- 第64节： 第九章 嫖客(6)
- 第65节： 第十章 暗战(1)
- 第66节： 第十章 暗战(2)

- 第67节：第十章 暗战(3)
- 第68节：第十章 暗战(4)
- 第69节：第十章 暗战(5)
- 第70节：第十章 暗战(6)
- 第71节：第十章 暗战(7)
- 第72节：第十章 暗战(8)
- 第73节：第十一章 卧底(1)
- 第74节：第十一章 卧底(2)
- 第75节：第十一章 卧底(3)
- 第76节：第十一章 卧底(4)
- 第77节：第十一章 卧底(5)
- 第78节：第十一章 卧底(6)
- 第79节：第十二章 失实(1)
- 第80节：第十二章 失实(2)
- 第81节：第十二章 失实(3)
- 第82节：第十二章 失实(4)
- 第83节：第十二章 失实(5)
- 第84节：第十三章 内奸(1)
- 第85节：第十三章 内奸(2)
- 第86节：第十三章 内奸(3)
- 第87节：第十三章 内奸(4)
- 第88节：第十三章 内奸(5)
- 第89节：第十三章 内奸(6)
- 第90节：第十三章 内奸(7)

第1节：引子

引子

这是一个男人与一个报社之间的"战争"--应该怎样来描述这场"战争"呢?

你可能在报纸上见过萧原。他曾经是一个记者，他的工作就是在报纸上给你讲别人的故事。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却被埋在纸里，现在由我来讲给你听。

我考虑了很久，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讲起。是从一笔蹊跷失踪的捐款开始？从一具解剖台上的遗体开始？或是从一个在海上漂流的瓶子开始？还是从一张揭示秘密的照片开始?

当然，这个故事波澜迭起，我还可以有别的选择。那些跟这个故事有关的面孔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一一浮现，比如，那个在雪夜里离奇失踪的病人，那个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的老太太，那个手持尖刀胁持女士的"发明家"，那个以床单结绳爬出窗外却摔成了截瘫的妓女，那个一整夜在海面上打捞饮料瓶的男人……

你是不是也有过像我这样的经验：当你的选择超过一个的时候，却好像比没有选择的时候还要紧张。现在我就是这样。不过，我想我有办法来对付这个难题。我最后决定，既然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萧原，就从他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开始吧。

不过，在开始之前，我要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这不会耽误太长时间。我也是这个故事中的角色之一，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没有我，你就不会听到这个故事。

我是那种整天守在电话旁，一旦有来电就拿起话筒说"你好，欢迎致电……"的人。简单地说，我是一个接线员。

我为《北方时报》工作。可以这么说，我的工作使我足不出户，呆在新闻热线值班室里就能了解这个城市里发生的许多事情，比如火灾、交通事故、自杀、犯罪或者别的任何事情。总之，每当那些偏离

生活正常轨道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会有人想起报社并且打来电话，而我和值班室的同事们是报社里最早听到那些事情的人。

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它们写在新闻线索记录本上。然后自会有记者过来查看，并且从中选择那些他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事情。第二天，你就能一边吃早餐，一边从摊开在桌上的报纸里找到其中的一些事情。

你问我哪些事情具有上报纸的"新闻价值"？说实话，我并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它是一种令人着迷却又让人伤脑筋的东西。我经常听见记者们在一起谈论他们的报道选题，谈论中总是会有人提到"新闻价值"这个词，看得出来，这个词使他们非常苦恼。

我理解他们的苦恼，因为我也曾经为此苦恼过。我在大学里为了应付考试，曾经抽空看过几本关于新闻理论的书。那些书的前面几个章节里大都会谈到这个词。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但我后来发现，教科书中的解释与我所看到的现实有许多不同，那些不同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迷惑而不能自拔。所以，对于这个词我一直没能很好地理解。

当然，我也没有必要对它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我说过，我只是一个接线员，多数情况下，我的工作并不需要我根据它来选择。

曾经有两个记者在报社走廊里吸烟的时候谈起了接线员，其中一个说："他们的工作跟那个存车处老头没什么区别。"

我凑巧听到了这段对话，我得承认我心里很不爽。我见过那个存车处老头，那是一个即使你主动跟他说话也基本上得不到多少回应的老人。那时候他已经55岁了，但还没有结过婚。我想，如果他一直躲在存车处里，恐怕以后也难有遇到心上人的机会了。

我听说他年轻时曾是个颇有些才华的编辑，但是，除了才华之外，他还有每天晚饭时喝几杯的习惯。他后来因为一次上夜班的时候喝多了对一个女编辑做出了猥琐的举动而变成了排字工人。在报社不再需要那些铅字来排版之后，他又变成了存车处的看门人。他所从事

的工作很简单：当你把自行车推进存车处时，他会交给你一块上面写着号码的小木牌；当你再回到那里时，必须交出那块小木牌，才能从他的地盘换回属于你的自行车。

在成为存车处看门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的工作一成不变，但他原来所在的《北方日报》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它由一个报社不断扩张，直至变成了一个旗下拥有10报两刊的报业集团，其中包括《北方时报》。

我承认，接线员的工作的确跟那个存车处老头有些类似，但这样说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不爽。成为接线员那一年，我已经26岁了，有一个男人应该有的尊严。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了《北方时报》。开始时我是一个聘用制记者，后来才被管理者从记者队伍里叫了出来，接着就来到了新闻热线值班室，成为这里唯一的男性接线员。你问我为什么？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某种人，总是有某种原因。如果你对我的故事感兴趣，以后有机会我就会详细说给你听。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使另一个人感到不爽，恰好那个人心胸并不开阔但有足够的权力，那么你要小心，他也许会把你送给他的不爽加倍送还给你。

但是，无论我有多么不爽，我都不会放弃这份工作，除非我愿意失业。另外，我也并不讨厌这份工作。就像弗雷斯特·甘在屁股上挨了一颗子弹住进医院之后还能想到"医院的好处是可以吃免费的冰淇淋"一样，我也有乐观的一面。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的好处就是：它能使我每个月获得2000元的薪水，还能使我比许多人更了解报社。我知道许多发生在报社里的"幕后"故事，你在报纸上通常找不到它们，但你找不到它们并不代表它们没有发生。在我看来，其中有一些故事比你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事情更耐人寻味。萧原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

你是不是已经不耐烦了？好吧，让我们开始。

第2节：第一章 流浪汉(1)

第一章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索发生在萧原身上的那些故事，奇怪的是，我的每一次回忆都是从那个乏味的早晨开始的。当这个看上去有些忧郁的男人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出现对于我、对于这个报社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个时候，萧原给了我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有故事的人。这样介绍一个男人大概是可笑的，但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那是一个下雪的早晨。阴沉的云幕挂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它压得很低。在它的压迫之下，整个城市仿佛也变得阴沉了。我站在《北方时报》一间12平方米的新闻热线值班室里，透过一扇窗户去看外面的世界。我看到窗外飘起了雪花，它们从我看不到的高处出发，随风四散，有的降落在屋顶和地面，有的停靠在树枝上，有的却不见了。

当我口中呼出的气雾使窗户上的玻璃变得有些朦胧时，我就回过头来，开始与一个叫张萌的接线员闲谈。在没有读者来电的时候，我们通常是用闲谈或是一些小游戏来打发无聊的时间。这一次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天气预报如何欺骗公众--报纸上说，当天天气晴朗，适宜户外活动。

萧原的到来打断了这个话题。他是一个挺拔而瘦削的男人，那时候29岁。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干净，敏捷，神态有些傲慢，眼神里却隐藏着一丝忧郁。总之，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他脸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而我发现自己欣赏那种气质。

"我叫萧原--萧条的萧，原野的原--我是新来的记者。"他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沙沙的东西。

我说我知道他是谁。我的确知道。在那次招聘面试之前，我曾经被社会新闻部主任崔哲叫去帮忙整理那些应聘者的简历，所以有机会

看到萧原的过去。

在简历上，萧原说他毕业于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来报社之前曾是一名教师，教的是语文。在应聘表的"职位"栏里，他填写的是"记者"。

我之所以记得这份简历，是因为我对他的举动感到奇怪--对于一名初入行的记者来说，他的年龄有些大了。另外，在报社还没有决定录用他之前，他就已经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你知道，就算报社录用他，他还将面临两个月的试用期。这太疯狂了。

但报社最终录用了他。或许那些管理者欣赏他老成持重的样子，或许他与某个管理者有某种亲戚关系，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不管怎样，萧原被报社录用了，并且在面试成功后的第四天出现在我面前。

第3节：第一章 流浪汉(2)

我和张萌分别向萧原通报了姓名。我发现，当他听到我的名字时愣了一下，又注意地看了看我，但没说什么。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曾经有过一个朋友和我姓名相同。我曾经在互联网上搜索过，发现这个城市的近千万人口中有30多个"我"。但我确定，坐在值班室里的这个"我"和萧原以前并不认识。

萧原向我们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之后，就开始查看新闻线索记录本。在此前的三天里，他已经接受过报社的岗前培训，知道自己到值班室之后该干些什么。他看得很仔细，似乎在努力寻找什么。这很容易理解，就像你不会随意填写自己的高考志愿一样，每一个记者都会在第一次选择新闻线索时表现得足够谨慎。对于他来说，这是记者生涯的开始。

5分钟之后，萧原在其中一条新闻线索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记录本交还给我的时候，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谢谢"，就转身离开了值班室。

他并没有其他新来者那样的客套。在这个地方，我听过太多新来的记者第一次领取新闻线索时对我们说"以后请多关照"之类的话，但我知道他们大都仅仅是客套，而不是真正需要我们关照。也许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像对待那个存车处看门人一样冷漠地对待我们。

在这次短暂的接触之后，我认为萧原是那种直截了当的人，他不会为了客套而说一些客套话。我喜欢这样。

萧原离开值班室之后，我和张萌有过一次小小的赌博。这是值班室里的一个小游戏，每当有新来的记者到值班室选择他们的第一条新闻线索时，我们就会这样玩一次。我知道你能理解这样的游戏，它会给我们乏味的工作带来一些乐趣。

赌注是10块钱--如果萧原选择的是一条"好消息"，那么我赢了；如果他选择的是一条"坏消息"，那么我输了。

我说过，对于"新闻价值"这个词我一直不得其解，但我能够分得出哪些是"好消息"哪些是"坏消息"。你知道，"好消息"是指那些听起来让你心情不错的事情；"坏消息"正好相反，它会破坏你的心情。你可能会说，有些事情并不能简单地以"好消息"或"坏消息"来区分。好吧，我告诉你，我们的方法是：看事情的结果怎么样。打个比方：有个小孩不小心掉到了河里，如果他被淹死了，这是个"坏消息"。但是，如果有6个人把他救起来了，就是个"好消息"。你不一定要认同这个方法，但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之所以押"好消息"，是因为我对萧原的印象不错。这就是我的风格，如果我欣赏一个家伙，我就会把事情往好处想，否则我就会看到事情糟糕的一面。但我对这次赌博并没有太大把握。我的经验告诉我，"坏消息"似乎比"好消息"更有价值。因为在这份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坏消息"通常多过于"好消息"。另外，我发现那些记者在看到"N人死亡"的线索时大都会不假思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但看到那些"拾金不昧"之类的线索时，他们却常常现出犹疑的神情。

在这份报纸上，每天都能看到几条关于死亡的消息。最集中的一次，大概是在那年8月的一个星期四的报纸上，在一块社会新闻版上有5条坏消息，其中讲述了6个人因为各种原因丧命的故事：有一个是抄近道横穿铁路时被火车撞死的，另一个是在立着"禁止游泳"警示牌的河里游泳溺死的，第三个是在工地脚手架上摔下来重伤不治死亡的，第四个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死了多久尸体才从河里浮上来，还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生，因为工作一直没有着落使他的抑郁症发作最终从12层楼上跳了下来，他落地前砸到了一个恰好从楼下经过的行人。那个倒霉的行人就是这块版面上记载的第6个死者。

我的工作使我每天都能听到比报纸上更多的"坏消息"。这很容易理解，不是我写在新闻线索记录本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登在报纸上。所以，刚刚进入这个值班室的一段时间里，我变得很紧张。我经常提醒自己走在街上要警惕，要时刻提防可能来自各个方向的不测风

云。在这份报纸上，我看到的不幸者已经够多了，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

第4节：第一章 流浪汉(3)

你一定是在猜测萧原领取的第一条新闻线索究竟是什么。好吧，我告诉你，那是关于一个流浪汉的故事。事情很简单--火车站前广场西侧的一条小巷里，一个从此路过正准备乘火车离开本市的旅客发现了那个右手齐腕被截断，蜷缩在雪地里瑟瑟发抖的流浪汉。

打来电话的就是那个旅客。他在电话里说，他担心那个流浪汉会被冻死或者因未被及时救治而死去。我想，他一定是个好心人，因为我相信在他之前也有许多人看见过那个流浪汉，但只有他停下了脚步并且开始想办法。他说，他所乘坐的列车就要开了，所以他不能久留，但是他希望报社派人来帮助那个可怜的流浪汉。

不知道为什么，许多读者都认为报社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这样的帮助，但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尽管经常有读者打来电话告诉我们类似的事情，却很少有记者选择它们。没有人愿意自寻烦恼，我以后会解释选择它们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烦恼。

但萧原选择了这个故事。这使我感到迷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经过一番慎重的选择之后，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

那时候，我在值班室里已经呆了一年多了。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一个记者领取的第一条新闻线索中暗含着他的价值观，有时候还能从中发现他过去一些经历的影子。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半年前，有一个新来的记者领取的第一条新闻线索是关于地下传销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来报社工作之前曾经加入过传销者行列并且受骗了。另一个曾经在租房时被房屋租赁中介公司欺骗过的人，在他来到报社当上记者之后，立即展开了对那家中介公司设置的某个骗局的调查。

但是，我无法在一个记者和一个流浪汉之间寻找到这种特殊的联系。另外，我有点儿拿不准的是：一个失去右手的流浪汉躺在雪地里，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张萌很肯定地认为这是个"坏消息"。她分析说，那只失去的右手说明这个故事背后一定有暴戾事件，那个命运未卜的流浪汉很可能是一宗离奇案件中的牺牲品。

我同意。但我认为，也许萧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件事变成"好消息"。比如，他可能会想办法使那个流浪汉得救，并且通过警方最终找到那个或那些施暴的家伙。

我承认这样的结局太像是个童话，就像我曾经希望中国足球队夺得大力神杯一样。但是，在乏味的日子里，保留一些幻想总比没有幻想好。所以我建议在游戏输赢未定之前静观其变。

张萌同意了。

一个多小时之后，萧原披着一肩雪花回到了报社。当我在走廊里遇见他时，立即向他问起了那件事情的结局。

萧原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他告诉我，当他赶到火车站附近那条小巷的时候，那个打来电话的旅客已经走了。但此时他已经不需要对方的指引，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可怜的流浪汉。事情比那个旅客所说的要严重一些。流浪汉当时已经昏迷不醒，他被截断的右臂手腕的切口上血肉模糊。他的周围人来人往，但没有人停下来。

萧原犹豫了一会儿，接着拨打了医院急救电话。

医生赶到后给流浪汉做了检查。他认为必须动手术，否则病人会有生命危险。

两名护工正要把流浪汉抬上担架车的时候，医生问萧原跟病人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医生例行的问题。不过，医生可能并没有猜到萧原的答案。

萧原说，他不认识这个流浪汉，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亲属也不是朋友，他甚至不知道对方叫什么。

医生站住了。他愣了愣，脸上的表情开始是惊讶，然后是生气。他回过头来问萧原："治病要花钱，你知道吗？"

"知道。"萧原说。

萧原的平静使医生更加惊讶。他接着问道："那么，我们给他治病，谁给钱？"

"他的家属给钱。"

"他的家属在哪里？"

"不知道。"萧原的确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医生的脸上露出了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他向两名护工挥挥手，示意他们先把流浪汉放下，又扭过头来继续向萧原提问："家属都不知道在哪里，怎么给钱？"

第5节：第一章 流浪汉(4)

萧原告诉医生，他稍后会想办法找到流浪汉的家属，然后让他们给钱。

这个答案并不能令医生满意，他还有下一个问题："如果病人根本就没有家属，或者，如果你找不到他的家属，怎么办？"

萧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试图跟医生商量："能不能先治病，后给钱？"

"不能。"医生很干脆地拒绝了他。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医生有点不耐烦了，"这是医院的规矩。如果每个病人都赊账，医院早就关门了。"

"好吧，"萧原说，"我给钱。"

"你给钱？"医生很奇怪。我确信，他一定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精神状况有点问题的家伙。如果当时面对萧原的人是我，我可能也会这样以为。

萧原重复了一遍："我给钱。"

医生仔细地看了看萧原的脸，他大概想从这张脸上找出一些符合弱智人的特征来。结果他没能找到。他看上去有些失望，接着问道："你是什么人？"

萧原掏出了报社发给他的工作证。但它并不足以说服医生："报社为什么要管这件事？"

"报社为什么不能管这件事？"萧原反问道。

"不是不能管……"

"救人要紧。"萧原急于结束这次谈判，"先把病人送医院吧。"

医生要求萧原跟他们一起去医院，萧原同意了。就这样，那个仍然在昏迷中的流浪汉被抬上了救护车，萧原也跟着上了车。

麻烦一直跟到了医院里。在护工把流浪汉推进手术室之前，医生让萧原交手术费押金5000元。

萧原很为难。他说，他的钱包里只有200多元。

"带银行卡了吗？"医生问。

"带了。"萧原说，"但卡里的余额只有1000多元。"

医生脸上的表情再次由惊讶转为生气，他喝止了正要把流浪汉推入手术室的护工，对萧原说："你先想办法把钱凑齐了。"

萧原不屈不挠："能不能先救人后交钱？"

"不能。"医生再次拒绝了他，"我跟你说过，不能！"

萧原不再争辩，他对医生说，他现在就去想办法，接着他离开医院回到了报社。在他离开前，医生要求他把工作证留下。萧原照办了。我能理解医生这样做的原因，我想，他们应该不止一次遇到那种把病人扔在医院之后就逃之夭夭的家伙。

萧原说，他准备找部门主任崔哲借5000元，待找到流浪汉的家属以后，让他们来还这笔钱。

"真是一个好主意。"我恭维了一句。很快，我又把一盆冷水泼给了萧原。我说，崔哲不一定会对这个计划感兴趣，说不定还会反对。如果崔哲反对，那么他的努力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某种麻烦。

"会有什么麻烦？"萧原的眼睛里闪出一片茫然。

我认为我了解崔哲，但我在还没有摸清萧原的来路之前，并不想把我了解的事情告诉他，所以我只是说："等着瞧吧。"

萧原站在那里呆了一会儿，接着，他转身向主任办公室走去。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大概五分钟之后，主任办公室里就传出了争吵声。他们吵得很大声，以至于我在与那间办公室两墙之隔的值班室里都能听得到。刚开始时是崔哲很大声，接着萧原的音量超过了他……这样几个回合之后，萧原忿忿地走出了主任办公室，崔哲跟了出来。到了走廊里，他们又停下来继续争吵。

大约有3个编辑、5个记者和我一起在走廊里目睹了那场争吵。我后来向别人转述时，总是试图把它描述成一场较量，并且尽可能把它描述得激烈一些。但是，在当时，这场较量令我感到紧张。

"你告诉我，上班第一天就来借那么多钱，你究竟想干什么？"崔哲大声问道。

我想简单向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主任大人。他是一个29岁的男人，他的样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一个在啤酒的作用下永远保持鼓胀状态的肚子之外。此刻，他的肚子和胸部同时一颤一颤地急剧起伏，这说明他生气了。

我真想告诉萧原一个经验：如果你想要在社会新闻部里立足，说话声永远不要比部门主任更大，否则你所受到的打击也会像你的声音一样大。但是，我还来不及提醒萧原，争吵就已经发生了。我能做的只是紧张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第6节：第一章 流浪汉(5)

萧原似乎并不在意崔哲的情绪，他直视着对方："我只想帮帮他（流浪汉），不让他死在那里。你可以不把钱借给我，但你不能阻止我去做这件事。"

"你知道他是谁？你看看他手上的伤，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黑社会？这样的人你帮了他又有什么用？"崔哲吼叫着。

萧原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有想到崔哲会问这样的问题，但他很就反问道："就算他是黑社会，他就该被冻死吗？"

"他冻不冻死，关你屁事？"崔哲有些失态了，他继续吼叫，"你先搞清楚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任务是采访新闻事件，不是利用记者的身份去做善事。做善事有那么容易吗？"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不能见死不救。"与崔哲的失态相比，萧原显得非常平静。

"如果他醒了，反过来敲诈你，说他的手是被你砍断的，你说得清楚吗？"

"我相信他不会……"

看起来，崔哲急于结束这场争吵，他一挥手打断了萧原的话："报社不是慈善机构，谁给你权力去给这种人做担保？今天你帮了一个流浪汉，明天就会有十个流浪汉找上门来等着你帮忙，这种事情你管得过来吗？你是不是想让老太太的事情……"

他突然顿住了。

"哪个老太太？"萧原的脸上现出了惊讶的表情。

崔哲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转而问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过了，我想帮帮他。"

"你帮得了吗？你以为你是谁？慈善家？"崔哲发出了一声冷笑，这个冷笑使我起了一些鸡皮疙瘩。

"你连5000块都没有，你当什么慈善家？"崔哲继续说，"搞搞清楚，你只是一个还没转正的试用记者？你知道你在浪费时间吗？你有闲的时候去帮我家里搞搞装修好不好？"

那段时间里，崔哲刚买的新房正在装修，有好几个记者都在他的差遣下把休息时间贡献给了那套房子--他们被崔哲找去帮忙看管那些从外地来的装修工人。尽管他们并不情愿，却都遵照崔哲的吩咐去做了。

萧原显然对装修不感兴趣。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直视着崔哲的眼睛说："你太冷血了！"

崔哲大怒，他再次发出咆哮："你说什么？有胆子你再说一遍！"

我以为萧原会识相地闭嘴，以躲过这场风暴。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冷冷地看了崔哲一眼，大声重复道："我说，你太冷血了！"

在他的眼神里，我隐约感到了挑战的意味。

这种挑战是危险的。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我的经验是什么。

有一天，崔哲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传道授业的热情，于是召集所有接线员开会，并且给我们上了一堂新闻理论课。在那堂课上，崔哲先是解释了新闻的"时效性"、"接近性"等一系列名词，然后又重复了一遍我曾经在教科书里读到的那些理论，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提问时间。

张萌首先发问，她像在学校课堂里一样举起了手。崔哲示意她可以说话时，她问道："报纸上为什么总是刊登那些交通事故和火灾？"

显然，崔哲备课的时候并没有准备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反问道："你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因为总是有读者这样问我们。"

"你告诉他们，"崔哲迟疑了一下，继续说，"这是因为它们具有新闻价值。"

"他们还会问，它们有什么新闻价值？"张萌追问道。

"比如……"冲突性"和"影响性"。"

"他们不一定懂得这些术语。他们想知道的是，报道它们的意义是什么？那些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看得出来，崔哲有些不耐烦了，他说："你告诉他们，报道那些事情的意义在于警示公众，目的是为消灭它们。"

我记得，崔哲当时还补充了一句话："正所谓"亡羊补牢"。"

这句话不难理解。但我知道这位主任大人其实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想的。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能够直视着你的眼睛说谎的人。有一次，我听到他问一个刚刚从交通事故现场归来的记者："怎么才死了一个人？"他的语气和表情配合起来，透出了遗憾和责怪的意思，好像那个记者没能主宰那场灾难中的死亡人数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第7节：第一章 流浪汉(6)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对他来说，一个人死亡带来的一系列损失和死者家属的痛不欲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二天读者看到这条新闻时的耸动--这可能就是他想要的"新闻价值"。

那次会上，崔哲还要求我们在接听读者来电时告诉对方，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关爱新闻"。

我追问了一句："什么是"关爱新闻"？"

崔哲轻蔑地瞪着我，好像我是个傻瓜，然后用很生硬的语气对我说："你给我记清楚了，"关爱新闻"就是那些表现"关心"和"爱护"的新闻。"

我记得我听到这句话时笑了一下，崔哲的表情立即由轻蔑变成了恼怒。我相信，他大概猜测我笑的原因是认为他在说谎。

他猜对了。我笑是因为根据我的观察，他不能算是一个懂得爱的人。至少在他成为一名管理者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过温暖。这就好像一个眼角布满了眼屎的人对别人说他其实有洁癖，我觉得可笑，所以我笑了。

我记得我当时努力想忍住笑的欲望但没能忍住。

"你觉得很可笑吗？"崔哲瞪着我，眼睛里冒着火。

崔哲大概是想用他凌厉的眼神让我感到内疚，但我并不内疚，我只是感到懊恼。我知道，我在他的"课堂"上发笑已经严重地冒犯了他。我想，如果他可以那样做的话，他会罚我到墙根站一个上午，就像某些脾气暴躁的小学老师一样。当然，崔哲不会那样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这样容忍了我对他的不敬。

在那件事之后，我为我缺乏锻炼的忍耐力付出了代价--那个月我的奖金比另外几个接线员少了100元，因为崔哲对我写的那些值班日记不满意--"值班日记"是接线员的例行公事：根据报社里的有关规定，每

天下班之前我们都要总结一下当天的值班情况，并且写成日记交给部门主任审阅。

在我把那些值班日记交给崔哲之后，他从来没有当面向我表达过不满意，到奖金发放的时候，他却突然不满意了。但这就足够了。他甚至不需要向我解释他为什么不满意。事实上他并没有解释，而我也没有追问。我知道，就算我问了也不能改变什么。

在我的记忆里，萧原好像是第一个当众跟崔哲掰腕子的记者。并不是别人没有这样的愿望，只是多数人都会考虑一下崔哲所拥有的权力和狭小的气量而放弃这样的冲动。

但萧原似乎无所顾忌。他仍然直视着崔哲。

我清楚地看到崔哲的鼻翼抽动了几下。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这是他发起攻击的前兆。我的经验告诉我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立即紧张起来了。

好了，这下有萧原好看了。一个刚刚上班一天，对这里的生存法则还不那么熟悉的试用记者可能要倒霉了。萧原可能并没有见识过崔哲的暴躁，但他很快就会领教的，那足够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他现在的冲动懊悔一阵子了。

我在那一刻突然感到有点儿难过，但萧原似乎对这一切毫无准备。他仍然冷冷地看着崔哲，就像是一个胸有成竹的守门员，而对方是一个每次都把点球踢飞的球员。我感觉得到，萧原的眼神里有一种轻蔑和嘲弄的东西，仿佛在说"来吧"。

出乎我的意料，崔哲并没有发起攻击。他的鼻翼抽动了几下之后又恢复了原状。他只是呆呆地看着萧原，好像在思考什么。

除了在周自恒面前，我很少看到崔哲有这样的忍耐力。我不明白那一次他为什么会如此忍耐，但他当时确实忍了。他突然平静下来，一言不发，转身走了。

如果我必须说谎，我会说，我相信崔哲是因为在那一刻的震惊之下突然悟到了什么而变得大度起来。我希望他是被萧原轻蔑和嘲弄的

眼神击败的。但是，根据我对崔哲的了解，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所以我开始为萧原担心。

我想，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定会有某种麻烦在等着萧原。就算什么都没有发生，等他干满两个月时，他的转正申请表还要等待崔哲签署意见。那支签字笔就在崔哲的手里，他可以写"同意转正"，当然也可以写"不同意"。

第8节：第一章 流浪汉(7)

这场"较量"过后，我确认我更欣赏这个不知高低的家伙了，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了解他。所以，当他一个人走到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户前抽烟时，我又凑了过去。

"如果你有5000元钱，"我说，"你会不会花自己的钱去帮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我会先把钱垫上，我相信他的家人将来会把钱还给我。"萧原说。他看上去很自信的样子，好像那个流浪汉的亲属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他的召唤。

"那么……"我怀疑地看着他，"你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吗？"

"我真的没有。"

"你工作几年了？"我仍然半信半疑。

"5年，怎么啦？"萧原看了我一眼。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除了一丝忧郁之外，还有一种深邃的东西。

我认为5年时间足够让一个人的存款达到5000元，但萧原为什么没有？我心里这样想，但我并没有这样说。我可不想这次谈话的气氛因为我的一个贸然提问而变得尴尬。所以我淡淡地对萧原说："没什么。"

萧原大概猜到了我的想法，他直视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失败了？"

这个问题倒使我尴尬了，我只好掩饰地笑了一下。

萧原也笑了。在他勉强挤出的笑容里，我隐约看到了一种叫"苦涩"的东西。我没有追问。我知道，与"苦涩"有关的事情大都属于隐私。我和萧原刚刚认识几个小时，我们的交情还远没有发展到可以相互交换隐私的地步。

萧原也并没有向我讲述他的"苦涩"。他狠狠地把烟蒂掐灭在烟灰缸里，又跺了跺脚，转身就走开了。他说，他要去医院里再想想办

法。

我不知道他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我能做的只是等待。

萧原在天黑之前回到了报社。他看上去很高兴。当我再次遇到他的时候，他甚至主动向我提起了关于流浪汉那件事的发展。这样我就能把那一天的故事完整地连接起来。

萧原再次赶到医院的时候，发现那个流浪汉仍然安静地躺在担架车上，无人理睬。这使他有些生气，他找到了那个医生。

在萧原发作之前，医生先问他钱带来了没有。见他面有难色，医生又说："如果你真想救他，没有钱肯定不行。"

"我给你写个借条，行不行？"萧原说，这是当时他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

"不行。"医生又一次扑灭了他的幻想。

萧原已经无计可施。就在他准备给警察打电话"移交"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崔哲打来的电话。崔哲先是问他在哪里，然后又让他在医院里等着，并且告诉他，已经安排社会新闻部秘书易洁给他把钱送过去。

在医生失去耐性之前，易洁赶到了医院，她替萧原垫付了手术费押金。当然，她还遵照崔哲的吩咐，让萧原为此写了一张借条。

当萧原再次找到那个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他已经安排护士照顾那个流浪汉，手术将在第二天上午进行。

萧原说，如果没有与崔哲的那一场争吵，那么当天他的心情应该还算愉快。但他不明白崔哲后来为什么后来要替他垫付那笔手术费押金。

我也不明白。但这不是重点。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正在朝我希望的方向发展，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第二天上午，萧原并没有出现在报社。我想，他应该是去医院了，也许回来以后就能够带给我一个"好消息"。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拿着这个"好消息"去跟张萌换10元钱。

当报社里所有人都扑向食堂去吃午饭的时候，萧原回来了。与我想像的不同，他神色沮丧。我还没来得及提问，萧原先开口了。他告诉我，流浪汉失踪了。

事情听起来有些蹊跷：当天上午，医生正准备给流浪汉动手术，突然接到护士报告说病人不见了。四处寻找未果之后，医生报警，同时打电话通知了萧原。

值班护士告诉萧原，那天晚上，流浪汉突然醒了过来，并且跟她说了几句话。但她早上再去病房里查看时，发现他已不在病床上。

护士还说，流浪汉醒来之后，曾经问她治好他的伤需要多少钱。当她告诉他，手术费、医药费、住院费和护理费等一系列费用加起来大概需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时，流浪汉的脸上现出了惊惧的表情。

第9节：第一章 流浪汉(8)

医生由此猜测，流浪汉大概是担心医院治好他的伤之后找他要钱，而他已经身无分文，于是趁无人监护的空当溜出了医院。

这个解释听起来有些牵强，但萧原也不知道合理的解释是什么。他希望在医院和医院周围找到流浪汉，以便解开这个谜。他这样努力过，但他失败了。

医院附近一家旅馆的前台接待人员对萧原说，前一天晚上她接待过一个把右手藏在怀里的男人，但他没有任何证件也交不起住宿押金，在住宿请求被拒绝之后，他转身就走了，她并没有跟踪他，所以不知道他的去向。

还有一个附近的居民说，她在熄灯睡觉之前曾经听到邻居家的狗叫，接着她透过窗户看到有个人在楼下的雪地里游荡。她开始以为是个盗贼，后来才发现他几乎什么都不干，只是在雪地里走来走去，他似乎想进楼洞里取暖，却对楼下狂吠不止的狗心存忌惮。她当时还想怎么会有人在冰天雪地的深夜里四处游荡，但她只是感慨了一下就睡了，所以她也不知道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

我也在心里感慨了一下。然后，我把新闻线索记录本递给萧原，示意他看看我登记在上面的一条线索。

那条线索是一个老人在半个小时前报告的。他说，当时他正在护城河的冰面上破冰捞鱼，突然发现对面的河岸上躺着一个人，走近时才发现那是一具男尸。

你一定在报纸上看到过类似的事情，它们大多出现在社会新闻版的某个角落里，通常是一条300字左右的短消息。有时候编辑会配发一张弃尸的照片，有时候不会。我一直认为，这样的报道背后大都有个离奇的故事，它通常会让人联想到凶杀、抛尸等等在电影里才有的情节。但是，一般情况下，你在报纸上看不到"背后"。记者能做的只是描述一下尸体的体貌衣着等特征，这使那些关于弃尸的报道看上去更

像是一则《认尸启事》。至于弃尸背后的故事，记者一般会在文章末尾用这样一句话来交代："警方正在调查。"

在萧原回到报社之前的半个小时里，曾经有几个记者来过值班室，但没有人认领这条线索。我理解他们，有谁愿意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出去见一具尸体，回来时却只能交一篇300字的短消息呢？况且这样的事情通常只需要给警察打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萧原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表情告诉我，他看到的是一个不祥之兆。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不祥之兆--当萧原赶到河岸边的时候，他用自己的亲眼所见证实，那具男尸就是那个流浪汉。

萧原说，看到流浪汉的尸体时他惊呆了。当他平静下来再次看清楚那只齐腕被截断的右臂时，他才相信这是事实。

当萧原告诉我这个巧合的时候，我也像他一样惊呆了。尽管我事前有所准备，却没料到竟然真的有这样的巧合。有一阵子我甚至怀疑萧原是在跟我开玩笑。但仔细想一想，谁会拿这样的事情来开玩笑呢？

萧原在现场看到了几个警察。在警察正准备把那具尸体拉走时，他对警察说，他认识这个人。接着，他向警察讲述了前一天发生的故事。他希望警方能够找到流浪汉的家人，帮助他破解那个谜。

警察后来努力了几天也没能找到流浪汉的家人，他们甚至没能搞清楚流浪汉是谁，却搞清楚了他为什么会失去右手--警方捕获的几个劫匪说，是他们干的。

那是个深夜，那几个劫匪--他们通常骑着摩托车，在火车站或者公交车站附近游荡，有时候他们靠载客挣钱，有时候他们挣钱的方式更粗鲁一些--发现了那个把包牢牢抱在胸前的中年男人。他当时的样子像是在寻找旅店。他们认为那个包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骑摩托车跟着他。他很警觉，躲进了小巷里。他们追了上去，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一个劫匪一把拽住了他的包，但他抱得太紧了，他抗拒的力

量几乎把他们从摩托车上掀了下来。这样拽来拽去几个回合之后，那个劫匪不耐烦了，他挥起手里的刀砍了下去……后来，他们把包里的2000元取出来之后，又把包随手扔进了路边的一个垃圾桶里。

第10节：第一章 流浪汉(9)

警察后来很认真地去查看过那个垃圾桶，希望能找到流浪汉的证件，但它们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在检索过本市的人口档案之后，警方确认，流浪汉来自外地--具体是哪个外地，仍然待查。

警察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在流浪汉被证实为冻死而非谋杀之后，他们把流浪汉的尸体存放在公安医院的停尸间里，并且向萧原承诺，他们仍将尽力寻找流浪汉的家人。

后来，医院把5000元手术押金还给了萧原，并且因自己的员工看护病人不力向他表达了歉意。接着，萧原把这5000元钱还给了崔哲。至于流浪汉为什么从医院里逃走，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当然，对于这个谜，萧原已经无可奈何。

这就是萧原的第一次采访。他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报道，标题是《流浪汉之死》。但是，在它见报时，标题变成了《"剁手党"覆灭》。经过编辑的删改，有关流浪汉的故事在这篇报道里只剩下不足200字，他成了一个配角，而主角是劫匪和警察。

据说，这是崔哲的意思，"剁手党"这个名字也是他想出来的。他认为，与一个流浪汉的意外死亡相比，人们更感兴趣的是歹徒的残忍和警方与歹徒之间的较量。

好吧，我所希望看到的童话故事并没有发生。愿赌服输，在把10元钱交给张萌之后，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比这10元钱更多的东西。我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总之我就是失去了，这种感觉我不久前也有过一次。

当然，萧原的失落感比我严重。那件事过去之后，我发现他变得沉默了。我还发现，他经常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台前抽烟，脸上浮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第11节：第二章 窗台(1)

第二章

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偏北位置，有四条宽阔的街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井"字。《北方日报》报业集团大厦就盘踞在这口"井"里。在周围低矮楼房的衬托下，它显得高大挺拔而不同凡响。它一共有22层楼：1楼是接待大厅，2楼是公共食堂和公共浴室，3楼是图书馆和健身房，4楼是集团领导办公区域，剩下的18层楼分属报业集团旗下的9个报社和两个杂志社。

《北方时报》占据了其中的四层楼--从15楼到18楼。社会新闻部在17楼。新闻热线值班室在这层楼最靠北面的一头，门外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一侧是电梯、男女厕所和一大一小两间会议室，另一侧就是记者办公席。你大概见过网吧，记者办公席的环境就是那个样子。在这个区域的北侧有一个隔间是主任办公室，那是崔哲的地盘。那个办公室的房门通常都是紧闭的，我总是忍不住猜测那里面藏着许多秘密。

在走廊的两个尽头分别有两扇窗户，其中一扇靠近我们的值班室。窗台上放着一个烟灰缸，那是这层楼里的吸烟区。

那天傍晚，当我再一次发现萧原站在那扇窗户前一边抽烟一边沉思时，我想，他大概是在想那个流浪汉的故事。我突然想跟他谈谈，于是我走了过去。

"你为什么会去关心一个流浪汉？"我开口问道。

"你也认为他不值得关心吗？"萧原反问道。我发现他的眼神里似乎有些敌意。

我可不想因为这样一个问题挑起一场争吵，所以我犹豫了一下。不等我开口，萧原已经接着说："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认为我应该帮他，所以我帮他。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没有帮助他，我担心将

来我会后悔，为了不让自己将来后悔，所以我那样做了，只是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你已经尽力了。"

"但他还是死了。"

我想，我遇到了一个偏执的人。这使我有些尴尬，于是我沉默了。但萧原仍然直视着我，眼神里仿佛闪动着问号。我知道，到他的提问时间了。

果然，萧原开口了："崔哲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很突兀。如果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会说崔哲是一个英明并且很有才华的管理者。但是我说过，我对萧原有一种奇怪的好感，这种好感压迫着我，使我不想对他说谎。另外，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对崔哲抱有恶感，尽管我一直敢怒不敢言，却总是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表达这种恶感。萧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在他与崔哲发生了那场"较量"之后，我认为他是一个安全的倾诉对象。

在这份以社会新闻为主的报纸里，社会新闻部主任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崔哲占据着这个位置，管理着这个部门的34个人，其中包括编辑、记者、接线员、部门秘书和采访车司机。他还自认为他有权力管理这些人的时间、精力和爱好。

在崔哲得到这个位置之前，我和他都还是社会新闻部的记者，我们曾经在一起租房居住，并且共同出外采访过。但他登上这个位置之后不久，我就变成了一名接线员。我认为我了解他。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29岁男人的气量并不像他所拥有的权力那样大。

成为一名接线员的时候，我曾经告诫自己一定要少说话。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给了我更多用来观察的时间。我早已经发现，在崔哲的眼里，报社是一个"王国"，而他所管理的社会新闻部是其中的"诸侯国"之一，他把属于这个部门的员工看作他的"子民"。他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表现出顺从的样子，就像他在周自恒面前表现出来的那样。

在这个报社里，周自恒是个大人物，他那时候44岁，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社长兼总编辑。他个子不高，脸上却永远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表情，这使他看上去很难接近。我并不了解他，但我知道，那个时候，他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事：

1、下属们对他是否忠诚。

2、他是否能进入报业集团编委会。

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崔哲对周自恒是忠诚的。他每次在社会新闻部例会上转述周自恒对于某件事情的评价时，都会用一种近乎虔诚的语调，就好像周自恒每说一句话，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真理"诞生。

在报社里，像我这样的接线员一共有四个，其中一个叫肖彤。她是崔哲的老婆。那是一个永远抱怨老天不公的女人。她经常和张萌在一起闲谈。有一次，张萌向我转述了肖彤对她说的话。我认为这段话能够从某个角度说明崔哲与周自恒的关系--肖彤说，她对崔哲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在周自恒面前表现出的唯唯诺诺。有一天晚上，崔哲和她正在床上做那种事情时，突然接到了周自恒的电话。挂断电话之后，崔哲当即从她的身体里出来，不顾她性趣正高涨却被搅扰后的抱怨，迅速穿上衣服出门了。后来她才知道，周自恒打来电话只是因为他的车抛锚在路上，需要有人开车过去送他回家。肖彤还抱怨说："周自恒就不能打个车回家吗？"

崔哲就是这个样子，周自恒需要他扮演一个部门主任时，他就是一个部门主任。但是，当周自恒需要的只是一个"车夫"时，他也会乐于去扮演那个角色。

我认为，崔哲喜欢的记者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他们应该对他无限忠诚或者至少表示无限忠诚，并且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据我观察，崔哲只会在三种情况下对他的下属展现笑容：

1、他吩咐他们去干某件事，他们照办了并且干得不错。

2、他做了某件事情，他们及时并且努力地恭维他干得好。

3、他们送给他礼物，并且为此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作为社会新闻部的一名员工，我曾经有幸被叫去参加那一年记者节的聚餐。席间，我看到一个叫杜晓东的记者喝得两眼通红，我还听到他突然很大声地对崔哲说："你错了，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见崔哲面露不悦，一个叫韩振东的记者当即上前拦住了正准备喋喋不休的杜晓东，他说："崔主任怎么会有错呢？崔主任永远都不会做错，就算崔主任有什么做错的地方，也是为了我们而做错的。"

这句话太露骨了，它令人生厌。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一定会念个咒语让韩振东嘴里立即长满溃疡。但是，崔哲当时的表情似乎很享受。我注意到他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了看韩振东，就像是在欣赏一个手法不错的按摩师。

我告诉萧原，如果他想要在这个报社里过得好一些，首先要获得崔哲的欣赏。如果要获得崔哲的欣赏，就应该掌握一些"按摩"技巧。

萧原轻笑了一声，似乎对我的提议不以为然。然后，他开始提第二个问题："崔哲为什么阻止我去帮助那个流浪汉？"

第12节：第二章 窗台(2)

我笑了。这的确是个可笑的问题，它的答案是：崔哲对萧原在流浪汉的故事里所付出的努力不感兴趣，他甚至会认为这是一种浪费资源的行为。我说过，在崔哲看来，他有权力管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萧原的时间和精力不只是萧原自己的，其中也应该有崔哲的一份。崔哲不能容忍别人将他也占有"股份"的东西拿去随意挥霍。如果他发现有人正在挥霍，他一定会予以警告。如果他的警告没有生效，接下来他要干的只是对那个不懂规矩的家伙发泄一下他的愤怒。他这样做了，只是没料到萧原并不是一只温顺的羔羊，冲突就这样发生了。

"可是，"萧原继续提问，"他后来为什么又要把钱借给我？"

我并不知道崔哲究竟是怎样想的，但我可以猜测："也许他突然良心发现，也许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他感到愧疚。"

"什么事情？"萧原脸上的表情说明他急于知道答案。

我迟疑了一下，心里在盘算着该不该说出那个秘密。

萧原并没有立即追问。他的目光缓缓从我脸上移开，默默地看向窗外。

窗外起风了。风在半空中打着唿哨。残留在树枝和屋顶上的积雪被风刮散，在唿哨声的伴随中漫天飞舞。萧原突然打开了窗户。一阵寒风挟着雪花猛烈地闯了进来，我不禁打了个冷颤。但萧原似乎毫不在意，他眼睛一刻不眨地与寒风对峙着，又探出头往楼下看了看。然后，他关上了窗户，回过头看着我。

"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古怪的东西？"萧原问道。

我愣了一下。我猜他说的"古怪"是最近在报社里传开的一个流言。我告诉他，关于这扇窗户有一个闹鬼的故事。

许多地方都有一些鬼故事，我发现那些地方大都有一个共同点--曾经发生过意外事件。比如这幢大楼里的电梯：几年前，报业集团旗

下一个杂志社的老编辑待电梯门打开后一脚迈了进去，结果一下从11楼摔到了地下2层。老编辑的死亡原因很快查清楚了--电梯故障。也就是说，在电梯厢还没有降落到这个楼层的时候，电梯门就打开了。大厦物业管理部门后来查了好几天，但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从此，关于那个电梯就有了一个令人耸动的鬼故事。

这扇窗户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它与一个老太太从这里坠楼死亡的事件有关。在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就有了一些关于这扇窗户的传言：一个编辑曾对别人说，有一次他值夜班时从这里走过，听到这扇窗户边传来一阵脚步声，但当他走过去查看时，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另一个编辑也说，他也曾在一个夜里听到这样的声音。他甚至能够模仿出那种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又有人说，曾经在某个夜里看到一个人影从那扇窗户外一闪而过……这样的事情越传越玄乎，以至于后来有许多人不敢在夜里靠近这扇窗户。

我不相信那些传言中的事情，但我也曾感到过恐惧。我曾经亲眼看见那个老太太从这扇窗户前消失。你知道，这样的经历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不安。

萧原说，他已经听到了那些关于夜间脚步声的传言，他并不相信这世上有鬼，所以他想知道的是那个老太太的故事。他还说，在他和崔哲发生的那场争吵中，崔哲提到老太太欲言又止的时候，他就相信其中一定有隐情。

那件事情当时在报社内部非常耸动。根据我在报社工作5年多的经历，我认为它具备"新闻价值"，它综合了不幸、同情、欺骗、突然死亡和关于一个生命的悬念等等吸引人的元素，它还具备了一个新闻故事所需要的起承转合和跌宕起伏。总之，我认为它值得见报，但它并没有见报。原因很简单--它涉及报社荣誉。

许多时候，报社充当着社会的了望者角色。还有些时候，报社担当起了道德审判的任务，记者和编辑们在报纸上苦口婆心地劝人向善，并且努力表白自己对社会充满责任感。但他们了望和审判的永远

是别人。除了公开承认一些错别字和显著的失实之外，你见过几家报社在报纸上反省自己的道德失准。但是，不承认并不代表没有。掩盖丑闻大概是人的一种本能，区别只在于结果--有些人成功了而另一些人失败了。

第13节：第二章 窗台(3)

我可以举个例子：一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与某个受访对象发生口角进而产生了肢体冲突，结果两个人都受了伤。但你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不到那个受访对象受的伤，却能够看到这样一篇报道--《本报记者采访时被殴打》。

你问我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记者拥有可以把自己的怨怒公开发表出来的机会，而对方没有。

在亲眼看到那个老太太从17楼坠下之后，我曾经被警告过要把那件事"烂在肚子里"。但不知道为什么，当萧原向我问起的时候，我决定告诉他。

那件事发生在二十多天前。我记得那是春节后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农历正月初八，新年的第一场雪在那个早晨适时地降落到了这个城市，它延缓了交通节奏，却增添了欢乐气氛。我记得，那天上午我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笑容可掬，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都笑语盈盈，直到那个老太太的声音在电话另一端响起。

那是一个61岁的老太太，她从接通电话的那一刻就开始哭，一直到通话结束时仍然没能完全止住。她的哭声一度使我不知所措，后来我才镇定下来让她边哭边说。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故事沾满了泪水，后来还沾上了鲜血--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

老太太讲的故事大致如下：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叫小雨，她的厄运从一出生就开始了。母亲在生她的时候大出血不治而死。然后，父亲孤独地抚养着她。在她4岁的时候，父亲也身患重病死去。她只能跟着奶奶生活。然而，直到此时，这个家庭的不幸并没有停止，一个多月前，她经常无缘无故地流鼻血，到医院检查了多次才发现她患的是白血病。医生说，只有做骨髓移植手术才有可能留住她的生命，否则她活不了多久，运气好的话还能坚持两年多，但无论如何都难以坚

持到她8岁生日那一天。医生还算了一笔账，找到骨髓配型之后，完成全部手术的费用至少需要15万元。

打来电话的老太太就是小雨的奶奶。这个陷入困境的老人在电话里告诉我，此前，为了替小雨的父亲治病，家里早已经把仅有的几间平房卖了，目前已经所剩无几，虽然有一个朋友资助了5万元，却仍然无力负担这笔巨额手术费。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只好给报社打来电话求助。她说："求求你们帮帮她吧，如果没有钱，她就会没命啊！"

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老太太，但她的声音使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触动了我内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决定尽我之力帮帮她，于是我把她讲的这个故事写进了值班日记，并且特意加大了字号。做为一名接线员，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我希望这样做能够引起崔哲的注意，我还希望报社能够利用自己在读者中的号召力，为这个老太太和她的孙女儿做些什么。

崔哲果然注意到了这件事。他认为，在春节过后的欢乐祥和气氛中，这样一个听起来很悲情的故事足以打动读者的同情心。在他的安排，一个叫徐浩的记者当天下午就去见了老太太和她的孙女儿。

这个故事在第二天见报了。它占据了大半个版，版面的中间配发了一幅照片--小雨躺在病床上，笑容天真。病床边的吊瓶支架上挂着她为自己叠的一串幸运星。

在这篇报道中，徐浩写道："小雨说，她不怕死，因为如果她死了，就可以看到爸爸妈妈了。但是，她不想死，因为她不希望奶奶不开心。她看到奶奶发愁的样子，她也很不开心，她知道，如果她不开心，奶奶就会更发愁，为了哄奶奶开心，她希望自己好起来，所以，她每天都要为自己叠一颗幸运星。"

也许是小雨的笑容打动了读者，也许她说的那些话触动了那些为人父母的人们……总之，如崔哲所料，这个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同情心。在它见报的当天上午，就有几十个读者冒着雪来到报社，他们迫不及待地将现金交到了徐浩手中，希望他把钱转赠给小雨。

我曾经被徐浩叫去清点那些钱，所以见过几个好心人。其中有一个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他送来了3万元，他说他曾经有个女儿得了白血病，他没能留住她的生命，但这一次他希望能救得了小雨。他很动情。我记得，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直闪动着泪光。

第14节：第二章 窗台(4)

就这样，一个上午的时间里，共有9万余元读者捐款汇集到了徐浩手中。当天中午，徐浩把这笔钱和捐款者名录交给了崔哲。

那个时候，我认为这件事继续发展下去一定会是个"好消息"，我甚至因为自己在其中投入了也许微不足道的努力而有些自得。但是--我也不希望有但是--它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发展下去。

那天下午，老太太来到了报社。我后来才知道，当天中午，徐浩已经把报社收到9万多元读者捐款的事情告诉了她。

老太太站在报社1楼大厅里，见人就问怎样才能拿到那笔钱。但是，并没有人能告诉她，当她试图冲进电梯时，保安把她拦住了。保安后来说，她曾经跪在他面前，希望他帮忙找到那个能把钱给她的人，但他无能为力。他说，他试过打电话找崔哲，但崔哲拒绝下楼，并且让他劝老太太回家去等待。

老太太转而又找徐浩。保安帮助了她。后来，徐浩下楼把老太太领进电梯，并带着她来到了17楼。

我在走廊里看到了这个老太太。她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穿着那种有点像工装的蓝色上衣，肘部磨损得非常厉害，裤子的膝部有一层尘土。（那是她给保安下跪时沾上的。）

她拿着一幅锦旗，上面有八个大字："北方时报，恩同再造。"

我想，这应该是徐浩给她出的主意。这很容易理解。除了自己从中获得满足感之外，徐浩应该还揣测过那些管理者喜欢什么并且投其所好--他们不仅喜欢别人对自己言听计从，还喜欢别人对自己感恩戴德。

老太太的表情很奇怪，有些兴奋却又有些焦躁。她在走廊里不断地来回走动，直到崔哲出现。

崔哲似乎对这个老太太出现在17楼感到意外。他显得很烦躁。他恼怒地看了徐浩一眼，又尽量用温和的语气对老太太说："你先回去等

几天，到时候我会让人把钱给你送过去。"

"为什么还要再等几天？"老太太似乎很困惑。跟她一样，我也感到困惑。

"因为……"崔哲迟疑了一下，接着解释道，"我还需要几天时间办一些手续。"

这时候，一直站在一旁的徐浩突然开口问道："崔主任，那笔钱不是就在你手里吗？还需要办什么手续呀？"

崔哲扭头看向徐浩，厉声说："你给我闭嘴！"

徐浩脸上的恼怒一闪即逝。他低下头，不再出声。

老太太看了看徐浩，又看了看崔哲，脸上再次现出了困惑的表情。突然，她双膝一弯，跪在崔哲面前，双手把锦旗举过头顶。

崔哲脸上掠过一丝慌乱的神情。他上前一步，弯下腰，拽着老太太的胳膊，急切地说："你别这样，有话站起来说。"

老太太执意不起。她反抓住崔哲的胳膊，仰起头来，抽泣着说："崔主任，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我求求你了，快把那笔钱给我吧。"

也许是因为老太太抓得太紧了，也许是因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崔哲变得更焦躁了。他用力挣脱了老太太的双手，退后了一步，冷冷地说："你这个老太太真是胡搅蛮缠。告诉你等几天，你怎么就等不了呢？"

韩振东也在围观者当中，他总是能在崔哲需要他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对老太太说："对呀，崔主任说让你等几天你就等几天，你怎么就等不了呢？小雨又不会马上就死。"

老太太惊讶地看着崔哲，又惊讶地看着韩振东，然后默默地站起来。她把锦旗卷了起来，缓缓地穿过人群，向电梯间走去。那个时候，看着老太太落寞的背影，我突然感到有些心酸。

突然，她停下了脚步。接着，她迅速转过身来跑向走廊的尽头，并且费力地爬上了窗台，大声喊道："你们快把钱给我。"

韩振东和一个叫李宏奎的记者冲了上去，但他们在接近窗台之前止步了。17楼保安赶到了，但他也没做什么。也许他们担心的是老太太情绪激动之下真有意外发生。但我认为，她这样做只是为了拿到那笔钱。我相信，她不会真的从窗台上跳下去，因为她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那就是小雨的命运。虽然我只跟她通过一次电话，但我认为我了解她。

第15节：第二章 窗台(5)

崔哲过来了，他显得很紧张。他大声对老太太说："你快下来。"

"你把钱给我，我就下来。"老太太说。

"你先下来。"

"你先把钱拿来。"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几遍。这就像是一场发生在崔哲和老太太之间的拔河比赛，系在绳子中间的是那笔读者捐款，现在，比赛进入了僵持阶段。

崔哲无语了，但他并没有把那笔钱拿出来的意思。就这样，老太太仍然站在窗台上与他对峙着。

就在这个时候，周自恒听到消息来到了17楼。他到场之后，先是阻止了一名编辑报警，然后对崔哲说："你把钱给她不就行了吗？"

崔哲面有难色，他看了看周围的人们，然后凑到周自恒耳边低语了几句。周自恒似乎并没有听清楚，他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崔哲只好又凑到他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周自恒脸色突然变得阴沉了。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开始出面劝解窗台上的老太太。

周自恒仰头看着老太太，他大概很不习惯这个姿势，所以他尽可能在言语中保持自己的威严。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喝令老太太从窗台上下来，但老太太此时似乎不会听任何人的话，尽管与她谈判的是本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在那个特殊的时间里，周自恒的职务不会比那笔钱更有说服力--老太太坚持先谈那笔钱的事情，否则她不会从窗台上下来。

"拔河"比赛又开始了。大约5分钟过去了，周自恒也没能取得胜利。看起来他有些不耐烦了，他对老太太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这是在向报社敲诈，你扰乱了报社的正常办公秩序，我可以报警抓你。"

"这怎么是敲诈呢？那笔钱本来就是捐给我孙女儿的。你把钱给我，我就下来。"老太太说。我发现她已经流泪了。

周自恒显然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决眼下的困局。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场面又一次僵持住了。

这时候，老太太脸上的表情更焦躁了，她用力地摇动着窗格，大声喊道："你们再不把钱给我，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接着，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老天才知道那根窗格为什么会突然折断，她失去了重心，一头栽了下去……我听到她在从那扇窗户前消失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惊叫，接着又听到我周围的人群里发出的几声惊叫。

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我呆在原地迈不动腿。直到我感觉自己能走时，才颤抖着挤到窗边。往下看去，我感觉到了一种人在高处的晕眩和抑制不住的心悸。接着，我看到楼下一片白得耀眼的雪地里被砸出了一个坑，老太太脸朝下躺在坑里一动不动，脑袋一侧有一片血迹。不远处，飘落着那面锦旗。两个男人从几米外的保安亭里跑出来，他们走到老太太跟前看了看，又抬起头来向楼上张望……

风挟着雪花打在我的脸上，但我当时丝毫感觉不出来寒冷。我想，那个时候，对于寒冷我已经没有知觉了。但我的听觉还在，我听到附近的居民楼里有人在放鞭炮，仿佛在提醒着人们春节的气氛还未散去……

说到这里时，我停顿了一下，想看看萧原的反应。我看到萧原紧咬嘴唇，我知道这个故事使他感到震惊了。

"接下来……"萧原开口了，但他好像突然忘了自己要问什么，他又低头想了想，接着问道："崔哲干了什么？"

我说，崔哲很快对此做出了反应--他立即安排了一名采访车司机把周自恒送出大楼，并且在走向电梯间之前告诫所有人，必须把事发时周自恒在场的消息"烂在肚子里"。

我还记得，周自恒在崔哲和司机的护送下走进了电梯厢，但很快他又退了出来，对心有余悸的我们说："如果发现谁对外乱说这件事，严惩不怠。"然后，他迅速转身钻进电梯厢里离开了。

听到那句话时，我明显感到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女接线员身体抖动了一下，就像触电那样。

我想，这件事情一定会对报社形象有所损害，所以，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让它尽可能被掩盖在本报员工的范围内。我说过，掩盖丑闻大概是人的本能。退一步说，即使这件事情泄露出去，周自恒也可以说他当时并不在场，从而逃脱报业集团领导追问下来的责任。我听说，周自恒当时正在争取报业集团编委会的一个席位。这已经是他为此进行的第二次努力。他当然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前途。

第16节：第二章 窗台(6)

医院的急救车很快就赶到了。我希望有奇迹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甚至开始想象，老太太只是受了伤流了一些血，但她并没有死亡，或者半空中有东西拦住了她，减轻了她落地时的力量。

但事实是：并没有奇迹。想一想，61岁的老人，17层高楼，重力和加速度……老太太当时就死了。

我后来听楼下的保安说，医生赶到后很快宣布了她已经死亡的消息。急救车司机下车刚把香烟点燃，就被医生催促着离开了。

这时候，崔哲搭电梯到了楼下。他对正在现场拉警戒线的警察说，这件事太偶然了，或者说太巧了。

听起来事情确实很巧。我后来听说，那扇窗户几天前就已经坏了。清洁工在前一天下午擦窗户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隐患，并且及时地向大楼物业报告了。物业严格按程序填写了维修单，并且安排维修工第二天上午把它修好。但维修工那天早晨迟到了。据说那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工人，几乎从来没有迟到过。但那一天他确实迟到了。也许他前一天晚上因为熬夜看球赛睡得太晚了，也许那天早晨半路堵车他也无可奈何，也许……总之，他迟到了，那个老太太在他赶到报社之前爬上了窗台。

我记得维修工赶到之后显得非常紧张。他一再声称，绝没有想到会有人爬上窗台，否则他会在上面贴一张字条，说明窗户已经坏了，让大家小心。

不管怎样，老太太就这样死了。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许多死亡发生前后，都会有一些偶然伴随。警察在驱散围观者时说，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

跟随警察去录口供时，崔哲并没有把9万元读者捐款的故事讲给警察听，只说老太太以跳楼为要挟向报社敲诈钱财，不料发生了意外。

回到报社之后，崔哲又把当时在场的人们召集起来，告诉我们如果警察再次问起此事，统一按他的"口径"回答。

后来，有几个警察专门为此事来报社找了几个人提问。当然，包括韩振东在内的那几个人都是崔哲向警察推荐的。我听说，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遵从了崔哲的吩咐。

警方很快就结案了--这是一次意外，而意外的起因是老太太试图敲诈报社。

除了老太太的生命之外，这次意外的另一个损失是：老太太坠落的过程中撞到了悬挂在大楼外墙上的一个霓虹大字--"北方日报报业集团"中的一个"报"字。在这件事情过后的一周时间里，那个字到了晚上都不会亮，直到它被修好。

当老太太砸出的那个坑再次被积雪覆盖之后，这个不幸的故事也有了一个结局--小雨的姑姑吴敏来到报社，崔哲把9万多元交给了她。当时在场的摄影记者何松涛告诉我，除了与吴敏合拍了一张照片之外，崔哲并没有办任何"手续"。

第二天，我在本报的社会新闻版上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崔哲正将厚厚一叠钱交给了吴敏--崔哲笑容满面，而吴敏神情黯然。照片旁边有一条大约300字的短消息，标题是《读者捐款悉数交到小雨亲属手中》。

就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崔哲宣布："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自寻烦恼，这种找读者掏腰包的事情一律不再报道。"

崔哲是沮丧的。我理解他的沮丧，出于善意却换来一场悲剧，没有人不为此感到沮丧。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崔哲为什么从此放弃了他的善意?

此后，报社里再没有人公开提起过小雨，关于小雨的命运也再没有记者去关心。或许他们愿意关心但心存犹疑。总之，这件事情就这样在尴尬和沉默中落幕了。

"报社后来怎么处理这件事？"萧原问道，"有没有人因此受到处罚？"

"有一个，他被开除了。"我说。

"谁？"萧原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期待。

"那个物业维修工。"我说。

萧原眼睛里的期待消失了。他叹了一口气，接着问道："当时有没有其它报纸报道这件事情？"

我记得没有，于是我说没有。我还告诉萧原，其实，在老太太坠楼之后，曾经有本市另一家报社《都市早报》的两个记者赶到现场。他们试图找崔哲谈谈，但崔哲显然并不想再谈起这件事，他让保安把对方拒之门外。据说，当那两个记者后来打电话给崔哲欲问个究竟时，他希望对方能够遵守媒体之间的"潜规则"。

第17节：第二章 窗台(7)

萧原突然插进来一个问题："什么是媒体之间的"潜规则"？"

我想我有必要向这个新同事讲解一些圈子里的"规矩"，以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少犯些错误。简单地说，"潜规则"是指媒体之间应该和平相处，而不应该让同行感到难堪，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不会遇到难堪的事情。

《都市早报》并没有让本报难堪。在第二天的同城所有报纸上，只字未提这件事情，就像它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有些人不能就这样当它没有发生过。不久，报社里就有一些人辞职了，其中包括徐浩和另外一个事发时在场的编辑。

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当时站在我身边颤抖的女接线员，她叫陈敬，她也辞职了。我相信他们曾经在一起议论过这件事，并且最终共同决定离开报社。在交给周自恒签字的辞呈中，他们众口一辞地说想去尝试另一份新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说那份新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这是个托辞，我猜得到他们为什么辞职。跟他们一样，亲眼目睹一个人的死亡在一段时间里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更何况我们了解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留在报社继续承受这样的压力--他们选择了否，而我选择了是。

我对他们的举动充满敬意，但我不能像他们一样离开，我还需要这份月薪1000元的工作。你可以说我懦弱并且因此瞧不起我，但生活就是这样，我也希望我能爱我所爱为所欲为，但多数时候我身上背负着压力并且无可奈何。

据说，周自恒曾经亲自出面挽留过徐浩和陈敬，但他们并没有领会周自恒的"好意"，而是表示"去意已决"。这使周自恒感到非常恼火。另外，无论周自恒怎样掩盖，报业集团领导后来还是知道了这件事，这意味着他进入报业集团编委会的希望又一次落空，这使他更加愤怒。

在后来召集报社全体员工开会时，周自恒公开表达了他的愤怒，他把那些辞职者称作"弃我去者"，他大声吼道："少了谁不行？他们走了，报纸就不能正常出版了？报社就不能发展了？"

周自恒认为，根据《北方时报》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在报纸上登一条"招聘启事"必定应聘者云集。他还说："就算是招一群傻瓜来干，报纸质量也不见得会下降。"

萧原苦笑着，问道："我就是在那件事之后被招进的来的傻瓜之一？"

我回报给他一个苦笑，没有表示反对。

萧原咬了咬嘴唇，看得出他像是在压抑着什么，他将一支烟点燃，接着问我："你知道崔哲当时为什么拿不出那笔钱吗？"

我不知道。

萧原怀疑地看着我，我只好更诚恳地重复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如果崔哲当时把那笔钱拿出来交给老太太，或许能避免这场悲剧，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我知道，"办手续"只是一个托辞，崔哲一定是在说谎，但我不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说谎。

我告诉萧原，我曾经对徐浩问起过这个问题，但他谨慎地躲闪开了。在他辞职之后，我就不知道该去问谁了。也许我可以去问崔哲本人，但说实话，我并没有那样的勇气。就这样，关于那9万元，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解不开的秘密。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失去了对这个秘密刨根问底的兴趣，直到萧原问起。

萧原陷入了沉思。我想，他大概还在回忆我刚刚所说的一切。当我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结束的时候，萧原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崔哲为什么要把老太太说成是"敲诈者"？"

我也曾经迷惑过，但这并不妨碍我猜测。我认为崔哲的谎言仍然出于人性中掩盖丑闻的本能。我说："他当然不希望外界知道这件事，不希望自己因此受到谴责。所以他撒了一个谎。"

萧原点点头，继续问道："你刚才说老太太出现的时候，崔哲很烦躁？"

"是啊。"我点点头，"他很烦躁，而且越来越烦躁。"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也许那天崔哲跟老婆吵了一架，也许他买的股票又跌了，也许……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有好有坏，而崔哲并不会把他的情绪好坏的原因告诉我，我能做的只是猜测。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萧原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就转身走开了。

那次谈话中，我看到了萧原失望的表情。我清楚他的失望来自于那个老太太的故事，我以为萧原会在震惊和失望之下选择离开报社，就像徐浩和陈敬等人一样。但我猜错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萧原并没有干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他继续领取新闻线索并赶到现场采访，他发表在报纸上的几篇报道大都只有400字左右。

在那些报道里，我看到萧原有时候出现在某条发生了交通事故的道路上，有时候出现在某座发生了火灾的大楼旁，有时候又出现在某个发生了工伤事故的施工现场……

我想，生活就是这样。你也许感到失望，但多数时候你会把失望的情绪藏起来继续向前走。你要么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要么习惯于被情绪控制。除此之外，你别无选择。

第18节：第三章 挑战者(1)

第三章

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对《北方时报》的现状有些失望。我并不掩饰这一点，但这并不是全部。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对它充满希望。起初是希望，结果是失望--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大学毕业之后，我经历过一段令我感到痛苦的求职过程。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像大多数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将来注定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东奔西突却始终无法找到远大前程的入口。那些召聘单位门前排起的长队消磨了我的意志，而他们挑剔的眼光和有限的职位也在很长时间里封死了我就业的机会，直到《北方时报》创办。

如果我仔细想的话，我还能想起当初来《北方时报》应聘时的一些细节--笔试卷里除了一些新闻ABC的问题之外，还有一道问答题："你为什么要当记者？"

我还记得，我当时写下的答案是："在我上大学选择新闻专业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当一名记者，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大声说话并且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答案是抽象而空洞的，甚至还有些幼稚。但是，它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里一个年少轻狂者的心态。或许他们欣赏这样的年少轻狂，或许他们看中了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背景，最终我被录用了。和我一样应聘成功的采编人员共有120多人。这是一个由一群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组成的大家庭。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了与人为善的态度。我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我们相信，老天让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共同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

周自恒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在创刊前进行的一周培训期间，他向我们显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渊博的学识和敬业的姿态。当然，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周自恒出众的口才和极强的煽动能力，他的讲话经常能让我们热血沸腾。他使我们相信，即将创办的《北方时报》将成为报业市场中的奇迹，而我们将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之一。

我听说周自恒出身于一个农村的贫困家庭，靠发奋读书而考上大学。进入新闻界后，他从一名普通记者干起，用了十几年的努力，最终成为了一个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大学新闻系里，周自恒的故事被当作现实的个体成功范例，经常被老师们提起，用以激励那些靠助学贷款维持学业的寒门子弟。

周自恒在他23岁的时候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北方日报》，起初他是一名普通记者，他平庸的外表和沉默的习性使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尽管他非常努力却一直没有获得好的机会，直到那一年南方发生了那场特大洪涝灾害。

那是一场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流离失所的灾难，报社需要一名记者赶赴抗洪前线采访，以使本市的人们了解那些洪水走过的地方都发生了什么。就在那段时间里，那几名平时一直表现得非常优秀的记者突然有了一些必须请假的私事，不是自己恰好生病了，就是父母病倒了，或是突然发现老婆怀孕了……总之，他们都找到了听起来很合适的理由来推拒这个任务。

第19节：第三章 挑战者(2)

那确实是一项艰苦的任务，甚至还有些危险。就在报社高层人士寻找自愿者的时候，周自恒出场了。他说，他愿意去。

周自恒在抗洪前线呆了半个月，发回了近10万字的报道。我在报社档案馆里看到了那些旧报纸。在那些报道里，周自恒讲述了肆虐的洪水带来的巨大损害，也讲述了那里的人们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抗争精神。当我看到他描写一个年轻的女人奋力游到被洪水包围的一棵枯树上解除她年幼的孩子时，我居然有泪湿的感觉。我承认，周自恒的那些文字曾经感动过我。

有时候周自恒还会描写自己在抗洪前线所遭遇的危险。比如，有一次他在河岸边采访时，一个大浪打来几乎将他吞没。还有一次，他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路上，幸好当地群众及时发现了他并把他送到医院。

从抗洪前线归来之后，周自恒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那个时候，他胸戴大红花被市领导接见的照片还出现在了《北方日报》的头版上。他成为记者中的明星。

后来，当《北方日报》高层需要提拔一个人担任社会新闻部主任时，周自恒成为唯一的人选。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几年时间里，他仍然表现得非常努力，经常带领年轻的记者赶赴新闻一线采访。

当报社高层决定创办一份面向大众的都市报的时候，周自恒的角色再次发生了变化，他被委以重任，成为《北方时报》社长兼总编辑。

周自恒非常在乎这份新的工作。在创刊动员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动员报告。这次报告长达两个小时，其间6次被潮水般的掌声打断。

周自恒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轨迹，也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说，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积累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他希望实现自我

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并被社会普遍尊重的人。他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推动《北方时报》的发展，使这份报纸和服务于这份报纸的每一个人都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我要向你背诵一段周自恒的讲话："我有一个理想：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北方时报》，购买《北方时报》，信赖《北方时报》。如果一百年后，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份报纸深得人心，我希望它的名字叫《北方时报》。有一天，当我们都老去的时候，有人问起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回答：曾经在《北方时报》工作过。"

在这段话之后，是一阵长达五分多钟的掌声。待掌声平息之后，周自恒又说，创办《北方时报》是他所遇到的最大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当然，《北方时报》想要在本市报业市场立足，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挑战目标--《都市早报》。

《都市早报》属于另一家报业集团，当时已经创刊两年，日均发行量35万份。与传统的报纸相比，它减少了关于政府部门各种会议的报道，增加了许多市民感兴趣的时事新闻和社会新闻。它创刊以来表现出的"亲民"姿态和它一直在表达的"读者至上"理念使它迅速获得了人们的认同，进而成为本市发行量最大的早报。

周自恒告诉我们，他设定的目标是：从《都市早报》手中抢夺市场份额，把它的读者变成我们的读者。

周自恒还向我们描述了他的计划：用半年时间使《北方时报》的发行量突破10万份，之后每一年增长10万份。然后，他举起手掌做了一个手起刀落的姿势："直至将《都市早报》斩于马下，使本报牢牢占据本市都市报"老大"的位置。"

周自恒还说，《北方时报》将采用与传统报社里论资排辈截然不同的用人机制，不论学历高下也不论出身贵贱，每个人只要努力工作业绩突出，都能够获得晋升为管理层的机会。所以，他希望我们用汗水和智慧证明自己的能力，在"传媒江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席位。

在这篇动员报告的结尾处，周自恒用这样一段话来鼓舞士气："没有理想的人生是空洞的人生。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为了这样一个目标：以新闻为职业，持续努力，无限接近我们的职业理想和人生理想，成为这个时代的强者。"

第20节：第三章 挑战者(3)

这篇激动人心的演讲发表过后，"挑战"就开始了。

根据周自恒的安排，首先进行的是"眼球攻势"。他说，这一轮"攻势"的目的是：让《北方时报》即将创刊的消息家喻户晓。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个城市里突然立起了许多户外广告牌。广告画面上的主角是一名当时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电影演员，他拿着一份当时并不存在的《北方时报》说："《北方时报》，给您更多有价值的新闻。"

同样的广告还出现在许多穿行于各条街道的公共汽车上。如果你的家门口有一个报箱，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在里面发现几张小广告："订阅《北方时报》，每天都会有惊喜。"

在那段时间里，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还经常看得到许多蹬自行车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他们的自行车载物架上插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北方时报》，读者至上。"

与此同时，周自恒还让发行部人员组织了几百名大学生入户调查。问卷中只有三个问题：

1、你对《都市早报》有什么意见?

2、你是否知道《北方时报》即将创刊的消息?

3．你对《北方时报》有什么期望?

这份问卷是周自恒亲自设计的，在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他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目的。他说："这样做不仅能向市民传达本报即将创刊的消息，还能搜集市民对《都市早报》的意见为我所用，另外，我们还能顺便了解一下市民对本报有什么样的期望。"

此次入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80%以上的市民表示自己已经知道《北方时报》即将创刊的消息，其中多数人还表示对这份新兴的报纸充满期待，他们希望这份报纸能够更好地表达民声，成为一份"真正替老百姓说话的报纸"。

接下来进行的是"促销攻势"。周自恒说，这一轮"攻势"目的是：让《北方时报》成为人们购买或准备购买的目标。

在"促销攻势"中，零售商是首先要拉拢的对象。方法很简单：给零售商的赚头比《都市早报》多一些，并且奉劝他们放弃与《都市早报》的零售合同。这样的策略很快收到了效果，不久后，发行部带回的消息是：至少有1000名零售商愿意"投诚"，而另有数百名零售商还在观望。

第二个方法：每卖出一份报纸，即送出一个安全套。别问我为什么是安全套而不是巧克力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发行部那些家伙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我知道，这样的促销方式很快也成为了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北方时报》创刊当天，"促销攻势"进入了高潮。那天一大早，本市几乎所有的路口都站着许多身披印有"北方时报"字样的绶带、手盒一叠报纸大声叫卖的人们，这群人由本报发行员、采编人员和零售商共同组成。周自恒也在其中。这就是周自恒当年的风格，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并且喜欢凡事亲历亲为的人。我听说，由他把守的那个路口当天卖出了150多份报纸，当然也送出了150多个安全套。

"促销攻势"持续了大概一周时间，它使《北方时报》的创刊成为一个街谈巷议的话题，那些原本在观望的零售商也渐渐不再犹豫，纷纷投奔本报阵营。显然，周自恒对这样的局面感到满意。

紧接着，周自恒依照自己的计划发起了"线人攻势"。他说，这一轮"攻势"的目的是：让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北方时报》的"线人"，积极而忠诚地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报纸上许多报道的线索来自那些亲历、目击或者听说了某件事情的人们，他们被称作"线人"。多数报社都会以"劳务费"的名义给"线人"们一些报酬，以鼓励他们报告新闻线索的热情。这样的交易以往都是在暗中进行，但为了吸引更多人报告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周自恒把它公开了。你在报纸上看得到这样的交易记录--在社会新闻版上，许

多报道的末端都会有这样一行字："奖励线索提供人X先生（或X女士）XXX元。"

有一次，那个叫何松涛的摄影记者在一个休息日陪同家人到公园里游玩的时候拍摄到了一组照片。那些照片记录了一个游客随同摩天轮的一节车厢一同坠落到地面直至死亡的整个过程。何松涛说，在这起事故发生的同时，他的家人恰好在摩天轮的另一节车厢里。他正在给他们拍照，不料无意中捕捉到了这一组镜头。

第21节：第三章 挑战者(4)

这组照片第二天就出现在报纸上，我相信，读者看到它们的时候一定也会像我那样震惊。不过，它们的作者不再是何松涛，而是另一个姓李的摄影爱好者。照片旁边还配发了一篇标题为《眼疾手快按快门 轻松获奖两千元》的拍摄手记。摄影爱好者在这篇文章里自述的拍摄过程与何松涛跟我们讲的故事毫无区别。

你是不是感到有些奇怪？其实事情很简单，这组照片的确是何松涛拍摄的，只不过他把署名权让给了他的舅舅，也就是那个姓李的摄影爱好者。这也是周自恒的主意，尽管何松涛并不十分情愿却也只能遵照周自恒的安排去做。周自恒认为，一个记者拍摄到了这一组照片只能使读者感到他们很敬业，而如果把奖金发给一个读者，却有可能煽动更多读者的热情。

如周自恒所料，在这宗"大额交易"的刺激下，更多读者自愿加入到了"线人"的行列。从此以后，本报新闻热线每天的通话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人次一举突破了三百人次，而接线员也从最初时的两人增加到了四人。周自恒宣布，"线人攻势"收效显著。

与"线人攻势"同时进行的是"揭丑攻势"。这一轮"攻势"的目的是：迅速建立本报在读者中的公信力，让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信赖《北方时报》。

周自恒说，这是一项"民意工程"。他认为，普通百姓在生活中总是会遭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而报纸作为社会公器，应该成为他们主张自己权利的阵地。因此，他要求社会新闻部提供一些有影响力的揭丑报道，将那些社会丑恶现象公之于众，培养本报"锐利而公正"的公共形象。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安排了几次"暗访"，让几名记者潜入那些被怀疑有欺骗公众企图的企业中"卧底"。崔

哲就是其中一个，他颇似小商人的气质和说谎时的镇定心态帮助他顺利完成了几次"卧底"任务。

在我前面讲的故事里，你可能已经发现我对崔哲非常厌烦却又敢怒不敢言。但是，在我刚到报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崔哲的印象还不错：他非常懂得怎样照顾身边人。在这个方面，他表现出了兄长般的关怀。

我来自外地，在这个城市里，我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处，而报社也不会给我们这种聘用制记者安排住房，所以，进入这个报社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为租房子而烦恼。最后，是在崔哲的努力下，我和他共同租到了一套既便宜又让我满意的房子。此后的相处中，崔哲经常问起我生活中是否有困难，并且总是会给我一些工作上的指点。

那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崔哲可能会成为我在报社里最可信赖的朋友之一。

当然，那个时候，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崔哲表现出了一个记者应该表现的品质，比如正直、敏感、善辩和极强的应变能力。

我听说崔哲出身于农村，在他只有10岁的时候，父母搭乘的一辆手扶拖拉机为了避让一头失控的驴翻进了山沟里，他们最终没能活着走出那条山沟。他是在大他6岁的姐姐的照顾下渐渐长大，直到考上了本市的新闻学院。他靠勤工俭学上完了四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了《北方时报》。

当上记者之后，崔哲表现出了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强烈的同情，他曾经帮助过许多向报社求助的人们，在读者中颇有口碑。

当然，崔哲最为抢眼的表现，还是在那一轮"揭丑攻势"之中。他曾经在一个"传销集团"里卧底一周时间，最终揭穿了那个后来被证实圈钱近亿元、数万人受骗的骗局。

在那篇报道刊发之前，那个传销集团的负责人曾经企图收买崔哲，但崔哲拒绝了。那个负责人随后来到本报，他找到了周自恒，希

望周自恒"抬抬手"。他还交给周自恒一张空白的支票，并明示周自恒如果"抬手"，支票上将会填写一个不少于6位的数目。周自恒也拒绝了。我听说，周自恒当时给那个以为用6位数就能搞定一切的负责人的答复是："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干脆把报社买下来，到时候你想登什么或者不想登什么都由你说了算。"

第22节：第三章 挑战者(5)

那个负责人自然买不起报社，即使他买得起，报业集团也并不一定会同意，所以那篇报道最终见报了。它使更多正待陷入"传销圈"的人们免受损失，同时使一名参与该集团运营的政府官员受到了制裁。据说，那一期报纸刚刚摆上报摊就被人们抢售一空，加印了几万份之后仍然很快售磬。崔哲因为那篇报道而声名雀起。当然，他还因此在一个深夜回家的时候遭到了一伙不明身份者的袭击并且受了伤。

崔哲伤愈出院回到报社的时候，一个颁奖大会正在等候着他。周自恒在会上宣布，为了表彰崔哲在促进发行量增长和获取读者信任方面的双重贡献，经报社编委会决定，奖励他5000元奖金，并且为他争取到了一个把户口迁入本市的机会。

周自恒还说，崔哲的故事充分说明，记者是一个对社会很有贡献并且受人尊重的职业。他还要求大家以崔哲为榜样--"以持续的努力换取持续的职业光荣。"

那时候的人际关系是简单而平等的。尽管人们有时候也发生争执，但这样的争执大多发生在新闻业务范畴，并且有利于促进业务进步，而并不伤及私人感情。

有一次，崔哲采访了这样一件事：一辆装载着氰化钾的小货车翻入河中，导致下游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在报道里，崔哲描写了一头牛喝过河水之后倒地死亡的过程。为了表现他的文学功底，他是这样写的："那头牛在轰然倒下之前，歪了歪脑袋，仿佛在思考它为什么这样不幸……"

在当天的报社内部评报会上，杜晓东对这篇报道的写作手法大加批驳，他大喝一声："崔哲，不要以为只有你见过牛长什么样子，我老爹也是农民，我小时候也放过牛，你能不能牵一头会思考的牛来让我见识见识？"

崔哲辩称，这只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并不意味着那头牛真的会像人一样思考。

杜晓东又大喝一声："修什么辞？记者--记录事实的使者，你记录的只能是你看到的和听到的，而不是你联想到的，否则读者怎么分得清哪些是你看到的，哪些是你猜想到的。"

崔哲生气了，他反击道："你又不是牛，你怎么知道牛不会思考？"

杜晓东愣了一下，继续发起攻击："你也不是牛，你怎么知道牛会思考？"

崔哲又说……杜晓东又说……这样说来说去，这场辩论的议题就从新闻写作手法的分歧变成了"牛到底会不会思考"，接着又变成了"牛到底有没有大脑"，幸亏周自恒在它演变成更加深奥的生物学问题之前及时叫停，否则崔哲和杜晓东就要立即去牵一头牛回来继续讨论。

但是，崔哲和杜晓东只是在评报会上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在私底下他们仍然保持着友善的同事和朋友关系。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酒，一起探讨新闻业务。

总之，那是一段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闪亮日子。这个报社里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充满了电，齐心协力地努力往前冲。那时候，周自恒还专门请了一个音乐学院老师为他写的一首社歌谱曲。他在歌词里延续了自己一贯的进取风格。那首歌在报社里传唱过一阵子，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曾经听见过有人蹲在马桶上哼唱："为了更大的光荣，冲！冲！冲……"

据说，对于《北方时报》的创办，《都市早报》的高层人士起初并没有感到紧张。他们认为，在他们的优势压制之下，一份新兴报纸的生命周期不会超过10个月。当《北方时报》破除了这个预言并且表现出了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时，他们正在《都市早报》内部重新排列权力的次序，这样的排序引发了一场内部人事斗争，使他们抽不出多

少精力和时间来应对《北方时报》的"挑战"。直到他们发现情势不妙而准备同仇敌忾时，《北方时报》的发展看上去已经势不可挡。

在这几年时间里，《北方时报》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周自恒的计划之中。它的发行量从零到10万份，又到20万份、30万份……与此相对应，它的广告收入步步登高，从第一年的1.2亿元到第二年的2亿元，再到第三年的3.5亿元。这时候，原本一无所有的编辑记者们也渐渐收到了回报，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始买房购车。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也渐渐由"选题"、"新闻价值"转向了"股票"和"楼市"……

第23节：第三章 挑战者(6)

到了第四年，也就是在《北方时报》发行量突破45万份、广告收入达到4亿元之后，这个发展势头停滞了。当然，到这个时候，报业集团的高层已经很满意了。

周自恒当然也已经满意了。早在《北方时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就已经公开宣称，在本报的持续"攻势"之下，《都市早报》开始呈现出颓势。根据周自恒公布的数字，那个时候，《都市早报》的发行量已经从原有的35万份迅速减少到了22万份。一年之后，周自恒又告诉我们，《都市早报》的发行量再次萎缩到了14万份。到了第三年，这个数字又变成了9万份。

在《北方时报》创刊四周年庆祝大会上，周自恒用一种成功者的矜持语态对我们说："它（《都市早报》）已经一败涂地，再无翻身之日。"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北方时报》发生了一些我始料未及的变化。

首先是报社人口的变化。在创刊后的前三年里，报社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是缓慢的。但是，从第四年开始，它突然进入了一个急剧的增长时期，各种"裙带关系"蜂拥而来。仅仅用了半年时间，采编人员就从160人发展到230人。

有一次，我因为生病休息了三天，再回到报社时，我突然发现记者办公席里多了七八张新面孔。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新来者大都待人谦恭，但这几个新人神态骄横，仿佛有些"来头"。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人果然大有"来头"，他们都是"条子记者"--这是报社里的一种特别称谓，专指那种凭着某个报社高层签下的字条到人力资源部报到而当上记者的人。

在报社人口疯长的同时，人际关系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新的秩序开始建立起来。

起初，部门主任们承担的角色是"业务带头人"，他们与普通编辑记者们同在一个大的办公区域里办公，使用同样的办公桌和电脑。后来，一张老板桌把他们与普通编辑记者区分开来，再后来，经过一次内部装修，他们又有了单独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角色转换--他们渐渐变成了"发号施令的人"。

这样的等级形成之后，编辑记者们也逐渐分化成了若干个界限模糊的阶层，不同的阶层代表不同的利益和机会。当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从最初的"合作伙伴"转变成了"竞争对象"，看上去每个人都越来越客气，内心里却越来越计较。渐渐的，创刊初始时这个"大家庭"里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信任和宽容越来越少，猜疑和抱怨开始在不同的场合里散播。

在这样的气氛中，几乎所有人都显露出了"电力"不足的状态。评报会上再也听不到争执的声音，所有人都摆出了一副"沉默是金"的样子，如果被周自恒点名而必须发言，发出的也大都是赞美之声，仿佛新闻业务已经精进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当我再上厕所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哼唱"冲！冲！冲！"了。

此外，我能感觉到的另一种变化是：来报社打"招呼"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经常看见在社长办公室门前等待周自恒接见的人们排起了长队。

我说过，此时的《北方时报》已经如周自恒所愿，占据了本市都市报"老大"的位置。在"揭丑攻势"之后，它结交了许多"不打不相识"的朋友。那些曾经被视作批评对象的不良企业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本报的广告客户。当朋友和广告客户越来越多的时候，"招呼"声也开始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与"招呼"相对应的一个词叫"毙稿"。这个词很形象地表明了一种权力和这种权力之下的牺牲品之间的关系。"毙稿"的事情在报社里经常发生。当"招呼"声响起的时候，那些管理者就会这样干一次。有时候他们会说明为什么，有时候不会。我记得有个记者追问当时的社会

新闻部主任李赫自己的稿子为什么被毙掉时，他的回答是："哪里那么多为什么？可以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就问，不能问的时候别打听。"

在"招呼"和"毙稿"的密切配合之下，一个记者几天甚至更久的努力付之东流，一些事情被掩盖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犯下的过错也被掩盖了。

第24节：第三章 挑战者(7)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方时报》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新闻版上再难看到那些文风凌厉的揭丑报道，上面的文章大都变得一团和气。不断有读者打电话来抱怨这份报纸上的报道不痛不痒无精打采。

我曾经以为周自恒会利用自己的号召力来改变这样的局面，但我最终失望了，他对此无所作为。我听说，当时周自恒正忙于另一件事：争取获得一个在《北方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会中的席位。

周自恒曾经在一次报社中层干部会上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他说，在报业集团里，《北方时报》员工与《北方日报》员工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这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在报业集团内部，人们称《北方日报》为"大报"，却将《北方时报》称作"小报"。即使"小报"在社会上影响力广泛，但"小报"员工在"大报"员工面前却好像低人一等。因为"大报"员工始终瞧不起"小报"员工，他们认为，这是一群游走在体制边缘的人们，一群"乌合之众"。

周自恒还说，有一次，他听到一群"大报"员工在谈论《北方时报》时说，"这是由一群像农民工一样的人办的一张给农民工看的报纸。"这使他很受刺激，他下决心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所以他要在报业集团编委会中获得"话语权"，进而为大家争取更多利益，直至将大家送入"体制之内"。

对于周自恒的这番解释，报社内部的议论颇多。支持他的人们认为，周自恒此举确实是在为"兄弟们"着想，也许能够最终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但是，也有一些人由于长期受到"体制之内"的人们歧视，对"体制"产生了敌视情绪，因此对周自恒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们把周自恒比作"宋江"，认为他正准备带着"兄弟们"向"朝廷"靠拢。

不管人们怎样议论，周自恒坚持那样去做了。当然，他自信自己能够获得那个席位。他的自信来自于他所领导的《北方时报》每年向

报业集团贡献数千万元利润。但是，最终他失望了。

据说，破坏周自恒计划的是一封信。那是一封通过邮局投递给报业集团高层的举报信。里面列举了周自恒的几宗"罪"，比如利用职务之便乱搞两性关系，拉"山头"排除异己以及贪污公款等等。人们私下里纷纷猜测这是对总编辑这个位置觊觎已久的副总编李承宗干的，但没有人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尽管报业集团高层后来并没有查实那些"罪名"，但周自恒仍然失去了他想要的那个席位。

我相信，这次失败的经历对于周自恒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次打击的后果是，周自恒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怀疑整个世界都在跟他对着干。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努力地工作，他脸上的谦和渐渐变成了骄横，他变得唯我独尊。如果周自恒走进了电梯，只要当时还有别人在场，他就决不自己去按电钮，而只是报出他要去的楼层，接着就会有人抢着去按那个电钮。

另外，周自恒待人的方式也渐渐变得粗暴起来，他彻底抛弃了以往与下属们对话时的商量口吻，而改成了命令式的语气。"我"这个字仿佛在他的字典里消失了，在下属面前，他每次都称呼自已为"周总"。当他要表达自己的一个看法时，他会说："周总认为……"当他要一个下属去执行自己的命令时，他会说："不要让周总失望"。

如果周自恒提出了一个想法，有人表达了另一个不同的想法，他就会认为那个人是在怀疑他的领导能力，甚至会认为那个人是在反对他。

周自恒还变得在乎权力，他希望他在《北方时报》里的绝对权威不可动摇，所以他开始利用一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不久后，在创刊初期曾经与周自恒有过密切合作，后来却经常提出"不同看法"的副总编李承宗被调离本报，去了报业集团旗下的一份杂志担任副总编。接任他的是周自恒的大学同学何守道。

这场"人事调动"的背后传言四起，而传言大都与"权力斗争"有关。

接着，周自恒又以改革的名义在全报社内部搞了一次竞聘，通过这样的竞聘，他把一部分权力像礼品一样发给了那些对报社发展立下过功劳并且对他表达过忠诚的人，他们占据了这个报社里各个部门管理者的位置。

第25节：第三章 挑战者(8)

当然，周自恒认为，《北方时报》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发展，最大的功劳应该归于他个人，所以他把最大的权力发给了自己。他希望那些从他手里获得权力的人们能够对自己言听计从。如果对方做不到这样，他就会想办法把已经发出去的权力又收回来。

几年时间来，周自恒已经奠定了自己在《北方时报》的核心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无论周自恒做什么，我们都不可能忽视他在报社里的影响力。所以，为了适应他的变化，一些人渐渐掌握了阿谀奉承的本领，他们总是能够想出办法来让"周总"高兴。当周自恒听到的阿谀奉承的话多了起来之后，他渐渐对它们产生了依赖感。他经常找那些人聚会，听取他们对他的"评价"。

就这样，周自恒在报社里培养了一个自己的"圈子"。除了这个"圈子"里的人，他谁都不相信。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崔哲开始向这个"圈子"靠拢。

在我和崔哲的友情走到尽头之前，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那段时间里，我发现崔哲突然变得郁郁寡欢，于是我约他一起去酒吧喝酒，希望能够帮助他排解心里的忧愁。

我问起了崔哲阴郁的来由，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反问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认为，作为记者，崔哲当时已经成名了。总是会有一些读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找他帮忙。在我看来，这说明他们欣赏并且信任崔哲。

但崔哲似乎并不满足我所说的。他告诉我，除了名气和读者的信任之外，这份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财富。

"多少才是足够？"我问道。

崔哲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和肖彤恋爱三年了，你说，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

我同意。但我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问题。

"但是，"崔哲摇了摇头，在酒精的刺激下，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肖彤的母亲一直不同意我们结婚。"

"为什么？"我很好奇。

"她对我说，没有房子就不能结婚。"崔哲说，"她还说，一个男人连房子都买不起，就没有资格娶她的女儿。"

"这么市侩，那么……肖彤怎么说？"

"她说，她爱我，但她听她妈的话。"

"那就买房。"

"买房？"崔哲看了看我，他的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沮丧："说起来简单。一套房子几十万，我哪有那么多钱？"

"你可以办贷款，分期还。"我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但崔哲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她妈妈不同意，她说，必须一次性付清房款。"

"为什么？"我更好奇了。

"她说，还贷款压力太大。她不希望自已的女儿刚结婚就和我一起背上债务。"崔哲说。

我想我理解崔哲的沮丧了。我想了想，对他说："夫妻共甘苦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我这样想，你也这样想。"崔哲叹了一口气，"但肖彤的妈妈并不这样想，她希望肖彤一结婚就能过上好日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沉默了。也许是我同情的眼神刺激了崔哲的倾诉欲，他开始向我表达他的抱怨。

崔哲告诉我，除了来自肖彤母亲的压力之外，他自己也有一个致富的愿望。他说，致富是一个崇高的愿望，但他此前固守的新闻理想和价值观压制了这个愿望，现在想起来那是可笑的，因为他获得的那些荣誉并没能使他的生活改善多少。

崔哲还抱怨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公平的，他拥有的机会太少，所以他的聪明才智并没能为他带来他本该拥有的财富，而另一些人却毫无道理地轻易获得了他所渴望的机会。他举例说，在经济新闻部里有个写文章连语句都不通顺的记者，每个月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的"红包"比他的工资还要高。

听起来，崔哲似乎很后悔当初拒绝那些企业塞给他的"红包"。他说，收"红包"在记者这个圈子里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他一直没能学会那样干。他曾经以此为荣，但当他告诉一些同行自己从来没有收过"红包"时，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他还发现，在采访同一件事情的一群记者中，如果只有他拒收"红包"，他就会被同行们孤立。

第26节：第三章 挑战者(9)

崔哲还说，在那个月里，他连续操作了几篇"揭丑"报道，最终都被"上面"以各种理由拦截而无法与读者见面，他事后才知道，"上面"在拦截那些报道的同时得到了一些好处，而他除了郁闷之外一无所获。

一通抱怨之后，有些微醺的崔哲开始总结陈辞。他说，他希望利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换取一些现实的利益，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他还说，与其用自己的努力给"上面"创造牟利的机会，不如自己直接牟利。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为此感到担心，我说："你跟我说过，你痛恨腐败。"

崔哲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他对我说："其实我并不痛恨腐败，我痛恨的是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我想，这世上的确有一种人，他们敌视某种人是因为他们希望成为那种人却没有机会。但我希望崔哲并不是这种人，所以我继续劝解他。

我说，就像他一样，我也喜欢钱，我也需要钱，我也有生活压力，但我不希望用冒险的方式来完成致富的愿望。对我来说，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安全是最重要的。

崔哲说，不，比别人过得更好才是重要的。他还说，胆小鬼永远不会获得成功的机会。

最终，我没能说服崔哲，崔哲也没能说服我。他后来选择了冒险，而我什么都没干。当我们共同采访过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发生了一场争吵，那场争吵最终使我们变成了两种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崔哲眼里的温暖渐渐消失了，并且变得越来越暴躁。他变成了他原本讨厌的那种人。

当周自恒把一部分权力发给崔哲之后（他取代了李赫，成为社会新闻部主任），崔哲的变化更迅速了。他学会了在社会新闻部里培养自己的"圈子"，还学会了阿谀奉承和享受阿谀奉承--一方面从韩振东等人的阿谀奉承中获得满足，另一方面，他又用阿谀奉承去满足周自恒。

那一年周自恒过生日的时候，崔哲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在此之前，他找到了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以5000元为代价，让对方帮他临摹一幅油画。在要求社会新闻部的编辑记者们为此凑钱的时候，崔哲说，这将是一份"神秘的生日礼物"。

周自恒生日当天，这份"神秘礼物"的面纱揭开了--在那幅1.5米宽、1.8米高的油画中，站在高处向群众挥手的原本是一个伟人，现在变成了周自恒。

我以为周自恒会拒绝接受这份生日礼物，但他接受了，并且把它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我相信，周自恒欣赏崔哲的"才华"，因为他的眼神里透露出了这种欣赏。

此后，崔哲与周自恒走得越来越近，却和我越来越远。

当我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在改变的时候，我也变了。我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小心谨慎，我希望独善其身。我并没有计划成为一名接线员，但最终也没能躲过去。崔哲的这个安排使我失去的不仅仅是尊严，还有我当初的热情和理想，但我并没有因此拂袖而去。现实教育了我，使我学会了妥协，并且越来越消极。

我想，其实有一样东西是我和崔哲共有的，那就是怯懦。只不过我们掩盖自己怯懦的方式不同--我选择了沉默，崔哲选择的是表达，而不计较表达的是什么。

我还曾经这样想过，如果失去周自恒的信任，紧接着又失去权力，失去韩振东等人的阿谀奉承和唯命是从，崔哲最可依赖的会是什么？

我承认，崔哲过得的确比我要好一些，至少他的官职和收入都比我高。一年多之前，他一次性付款买下了一套房，搬出了和我共同租住的那套房子。随后，他和肖彤结婚了。不久前，他又开始办理银行贷款，买下了另一套更大的房子。而我仍然租住在不属于自己的一间小屋里。

这样想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自己--为什么不冒险?

当然，思考这个问题只会使我平生烦恼。你知道，在成为接线员之后，我连冒险的机会都失去了。

我想，这大概偏离了我要说的主题。不管怎样，我并不想讲关于我的故事，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叫萧原的男人和《北方时报》的故事。

经过短短几天的接触之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欣赏这个看上去与众不同的家伙，但我并不知道他在这个报社里的命运将会怎样。

我曾经问萧原："你为什么要来当记者？"

萧原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对我说："我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萧原停顿了一下，这时候我发现有一种东西在他眼睛里一闪而过，我还来不及分辨那种东西是什么，他已经接着说："当记者。"

我认为这是个玩笑，于是我看着他笑了。

萧原也笑了。他的笑容很特别--他的脸上有笑意，眼里的忧郁却散不开。

第27节：第四章 轧死他(1)

第四章

对于一份报纸的社会新闻版来说，交通事故和火灾大概是它能够提供给读者的"保留节目"。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想将来还是这样。如果你是个有心人，可以试着在一年的时间里统计一下报纸上记载的那些死于交通事故或者火灾的人数。我相信那个数字会让你感到惊讶。

在我还是一名记者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起交通事故。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见一具尸体，那样的感觉令人惊悚。我曾经发誓，我再也不想在马路上看见尸体。但老天并不理会我的誓言，报纸上登载的那些交通事故总是能让我重温那种感觉。

那一次的死者是一名年轻女子。我相信再过十年我也会记得她死亡时的样子。我不想描述，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一辆疾驰的汽车在斑马线上把她撞得飞了起来，她重重地落在马路另一侧，另一辆来不及刹车的汽车轧过了她的身体……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路灯昏黄的光芒下望着她。她安静地躺在马路上，对周围的惊叫声和叹息声毫无知觉。路人们渐渐围过来，又在交警的喝斥下渐渐散去。在那段短短的时间里，我开始假想我认识她，假想我了解她的过去，了解她的苦痛和欢乐……这样的假想使我伤感。事实上，当时发表在报纸上那篇400字左右的报道并不能表现我内心的伤感，但我能做的只有那么多--告诉读者有一个女人醉酒后闯红灯横穿马路时被车撞死了。

好了，我并不想回忆。但是，萧原经历的那场"交通事故"又一次让我回忆起了那种惊悚的感觉。事实上，那是一桩故意伤害案。但是，在某种力量的支配下，它变成了一场"交通事故"。萧原纵有掰腕子的冲动，却也敌不过那种力量。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积雪已经融化，土地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仍然有风，但风势也变得微弱而温和了。当我打开窗户开始感受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时，一个电话打进了值班室。

一个出租车司机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被堵在郊区的一条公路上，而堵车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有一辆卡车轧到了一个村民，众多村民拦截了它。

萧原带着这条新闻线索离开值班室的时候，我想这大概又是一个400字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已经听得足够多了。我认为，萧原赶到现场之后，要做的也许只是以下几件事:

1、找几个目击者，请他们描述一下事发经过。

2、找医生，了解一下那个村民的伤情报告。

3、找交警，打听事故责任的认定情况以及处理结果。

4、如果可能的话，萧原还应该找到那个卡车司机问几个问题，比如，当时是否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刹车失灵等等……

我当时想，最多两个小时之后，萧原就可以回到报社来写稿了。但是，他呆在外面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要长，他直到傍晚才回到报社。当他情绪激动地向我讲起那场"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不得不感慨：有些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那件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那个村民是故意拦在车前，而卡车司机是故意轧上他的。卡车司机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他的工头命令他这样干。而那个工头之所以敢下达这样的命令，是因为他倚仗着某种势力。

那天上午，由于路上塞车，萧原所乘坐的采访车无法接近现场，他只好下了车步行前往。当他赶到现场时，围聚在那辆卡车前的村民已有数百人之众。那个被卡车轧到的村民躺在车轮前的一滩鲜血中，不知死活。在医生赶到之前，没有人敢去动他。肇事司机和他的工头躲在卡车驾驶厢里，紧锁车门，任凭那些愤怒的村民们在车窗下大声斥骂。

第28节：第四章 轧死他(2)

警察和医院急救人员随后赶到。萧原后来对我说，当护工把那个村民从车轮前抬出来的时候，他凑过去看了一眼。当他向我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形时，我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看到的是：那个男人的嘴角不停地往外冒血沫，两根带血的肋骨从其明显下陷的胸部穿出……

萧原说，肇事司机和他的工头被警察带离现场时，曾引起围观村民的一阵骚动，他们执意不让肇事者离开，直到一个警察向他们保证"一定会负责任地把这件事调查清楚"。随后，村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萧原。他们围住萧原，争先恐后向他讲述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萧原说，那些村民对于记者的信任，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这个职业带给他的荣誉感。在村民们讲述完了以后，还有人当场咬破手指，非要在他的采访笔记上摁手印，以说明自己可以对所讲述的一切负责。

事情是这样的：有个老板准备在城郊的公路边兴建一个占地数千亩的别墅区，他获得了政府的一纸批文，也获得了足够的银行贷款，却没能获得居住在那里的100多户村民的同意。那些村民拒绝搬迁，因为他们并不愿意把自己的老家让出来供富人们居住。另外，对于开发商提出的拆迁补偿方案，他们也并不满意。

在那段时间里，为了使这个城市更"现代化"，到处都在大兴土木。有些马路上就像是安了拉链，前一阵子它刚被拉开改造排水系统，完成之后它被合上。过了几天，它又一次被拉开，工人们开始安装燃气管道……当然，在这场"现代化"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将城西的那一大片平房拆除，以兴建新的居住小区。大规模的拆迁行动引发了一系列纠纷，那些被迫离开平房区的人们开始四处上访。他们纷纷抱怨说，他们所获得的补偿款根本不能使他们获得新的住处。

上访的人多了，政府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接着，就有个官员出来解释。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那个官员关于拆迁的一段高谈阔论，我记得其中的一段话："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要发展，就一定要搞建设。从古至今，建设都是从破坏开始的，正所谓"不破不立"。"

我对这个理论似懂非懂。我想，那个高尔夫球场也应该是"现代化"的某种象征。既然是"建设"，就必然有"破坏"，在"建设"与"破坏"之间，难免产生一些纠纷。只是这样的纠纷原本需要一个由政府、企业和村民共同参与的协商过程，但是，那个工头似乎是个性急的人，他跳过了这个过程。当他雇来的工人被村民拒之门外的时候，他立即失去了耐心，命令工人们先对村边的庄稼地"下手"，回头再"收拾"那些农舍。

很快，村子东边的一片庄稼地就被工人们挖成了"鱼塘"。那块土地的主人叫李树望，他自然不会对此坐视不管，因此他立即骑上自行车去追赶那辆满载着挖出的土方已经离开的卡车。

在村边的公路上，李树望追上了卡车并且拦在了车前。卡车司机梁家雄见状，就把车停了下来。

李树望希望梁家雄掉头回去，他说："这些土从哪里挖来的，就送回哪里去。"

但是，梁家雄并没有打算遵从他的吩咐，场面很快僵持住了。随后，更多村民赶来拦在车前，气氛变得剑拔弩张。

这时候，那个名叫胡海生的工头闻讯后带着十多个随从匆匆赶到了现场。胡海生看起来气势汹汹，他企图用威吓手段把拦在车前的人们吓跑。他扫视了一圈眼前情绪激动的村民们，又回过头对着他的随从们大喊："听着，谁拦着车就把谁灭了！我倒要看看，谁敢拦我的车？"

正当那些随从上前摩拳擦掌的时候，李树望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他就地躺下，横卧在卡车前大约两米远的地方。在躺下的同

时，李树望大声喊道："你们要想把土拉走，得从我的身上辗过去。"

原本喧闹的现场一下子安静了。那些原本打算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随从们变得不知所措。他们停住了脚步，面面相觑。

突然，干涩的空气中划过一声尖叫："开车！我就不信轧不死他。"

第29节：第四章 轧死他(3)

接着，喊出这句话的胡海生冲向了卡车的驾驶室。他一把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上，然后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大声喊道："不要命的就别闪开，轧死一个赔1万，轧死10个赔10万，老子有钱，赔得起！"

躺在地上的李树望动了一下，但他并没有起来。

"开车，轧死他！"胡海生继续大喊。

梁家雄看了看坐在身旁的胡海生，又看了看躺在车前的李树望，无动于衷。胡海生大怒，甩手给了梁家雄一记响亮的耳光："让你开，你就开。"

梁家雄仍然无动于衷。胡海生暴怒，甩手又给了梁家雄一记耳光："你他妈的不仅是个傻子，还是个聋子。想干就赶紧开车，不开车就给我滚蛋！"

接着，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梁家雄踩下了油门。众目睽睽之下，卡车轧到了李树望的身体，然后停了下来。

短时间的沉寂之后，愤怒的村民们一拥而上……

萧原说，几乎所有的目击者都提到了以下两个细节：

1、卡车前轮接近李树望的身体时，李树望扭动了一下。大概是出于本能，他迅速将右臂挡在了胸前。

2、卡车前轮在李树望的右臂上停了一下，片刻之后，才缓缓从李树望的身体上滚落退回，然后停了下来。

萧原告诉我，那辆卡车自重10吨，载重10吨，当时是满载。当天下午，萧原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李树望虽没有当即死亡，但看起来凶多吉少。

我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我相信人性中有残忍的一面，但何至于如此残忍？

萧原说，他也很震惊，所以他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使胡海生和梁家雄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当天晚上，他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了一篇报道。但它并没有见报--在编辑正准备把它安排到版面上的时候，被崔哲拦截了。

崔哲说，目前萧原所掌握的证据都是"孤证"。尽管那些证词上浸着许多血指印，但提供证词的那些村民与李树望有乡邻关系，由于某种共同的利益关系，他们有可能说谎。

萧原争辩说，除了那些村民之外，当时还有一些被堵在路上的过路司机也表示，他们看到了整个事发过程，并且愿意为此事作证，即使是上法庭。

崔哲并不理会这些。他认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它可能会使胡海生和梁家雄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所以，如果要发表这篇报道，萧原必须找到他们，听听他们怎样解释这件事情，否则就可能导致报道失实，进而可能妨碍司法公正。

萧原说，当天下午他曾经去过公安局，希望见一见胡海生和梁家雄，顺便问问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但警察以"正在调查"为由将他拒之门外。

崔哲对萧原的解释不感兴趣，他大声说："记者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用来克服困难的。如果你找不到他们，没有当事双方的说法，这篇稿子就应该搁置，直到警方出具调查结果。"

"但是……"萧原试图再争辩，但韩振东又一次适时地出场了。

"但什么是？"韩振东说，"这件事还有什么好争的，你按崔主任说的去做就行了。"

萧原不再说话，他看了看崔哲，又看了看韩振东，转身走开了。

第二天中午，我在2楼公共食堂里遇到了刚刚从公安局回来的萧原。他脸上仿佛写着两个字，一个是"沮"，另一个是"丧"。他说，警察已经把胡海生和梁家雄放了出来。

这个消息使我感到惊讶，于是我问道："他们为什么放人？"

萧原刚要回答，他的手机响了。电话是李树望的妻子打来的。她同时把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告诉了萧原。"好消息"是：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李树望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坏消息"是：刑警已经将此事移交给交警处理，当天上午，就有交警到医院找她了解情况，并且问她打算向肇事方索要多少赔偿。

"为什么让交警处理？"萧原问我，"难道他们认为这真的是一起交通事故？"

我无言以对。吃过午饭，萧原就匆匆离开了。他说，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胡海生和梁家雄。

第30节：第四章 轧死他(4)

我再见到萧原时已是傍晚。那个时候，他已经将"沮丧"两个字从脸上擦掉，取而代之的是"得意"。他告诉我，他已经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

当天下午，在李树望的妻子带领下，萧原找到了肇事司机梁家雄的家中。他说，梁家雄并不像他原本想象的那样暴戾，在他亮明记者身份的时候，他发现对方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畏惧，接着又现出了温顺的表情。这使他认为自己可以完成此次采访，于是悄悄地按下了录音机的录音按键。

我听到了那段录音。

"李树望死了，你知道吗？"萧原用一个谎言开始了提问。

梁家雄"啊"了一声，没再说话。

"你轧死人了，知道吗？"

梁家雄仍然没有说话。

"你知道轧死人有什么后果吗？"萧原步步进逼。

梁家雄继续沉默。

"你以为不说话就可以不用负责任是吗？"

梁家雄有些慌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是我……是胡……胡海生让我轧的。他说他有……有钱，轧……轧死人不用偿……偿命。"

"胡海生让你轧，你就轧？"

"我不轧，他……他就不让我干了，没活儿干，我一家老小可……可怎么活呀？"

萧原沉默了一下，接着问道："没活儿干你也不能轧人呀，你是个傻子吗？"

"你怎么知道？"梁家雄反问道。

听到这里时，我笑了一下。

萧原看了我一眼，正色说："他是个智障，轻度的。"

我收起了笑容，继续听录音。

萧原："我问你，轧过去的时候，车轮为什么在李树望身上停了一下又退了回去？"

梁家雄："我知道真……真的轧着人了，心里一害怕，就踩……踩了刹车，又觉得不……不对劲，就挂……挂了倒档。"

这段录音到这里就终止了。接下来我听到了另一段录音。萧原告诉我，那是他找到胡海生后录下的。

萧原："我刚刚见过梁家雄。"

胡海生："你找他干什么？"

"他开车轧人，我当然得找他。"

"你都找过他了，就别再找我了。我没什么可说的，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那个事跟我没关系。"听起来，胡海生的语气似乎很蛮横。

"怎么跟你没关系？"萧原说，"梁家雄说，你是他的老板，你让他轧，他才轧的。"

"傻子说的话，你也信？"

""轧死他，轧死一个赔1万，轧死10个赔10万。"这是你说过的话吧？"萧原问道。

胡海生断然否认："我没说过。"

"你没说过？"萧原突然提高了音量，"当时在现场有几百个人，他们都亲耳听见你这么说，有一百多人愿意出来作证。"

"好吧，我是说过那句话。我那是喝多了瞎说的。我得赶工期，晚了就得赔钱，经不过那帮刁民折腾。再说我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梁家雄真的轧过去。轧人的是梁家雄，又不是我，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录音磁带空转了几秒钟之后，萧原继续说："有人说他开始不想轧，但你打了他。"

"我没打他。"

"一百多人都说亲眼看见你打了。"

"好吧，我是打了他。我打了他又怎么样？"胡海生说，"就算我打了他，我打的是我自己的工人，关他们屁事？"

萧原顿了顿，接着问道："你为什么要雇一个傻子开车？"

"我想雇谁就雇谁。我这叫做解决残疾人就业困难，减轻政府负担。"胡海生的语气透出不耐烦。

"他没有驾照，你也敢雇他？"

"这事该交警管，你管不着。"

到这里，录音突然终止了。萧原说，他后来才发现那台录音机里的电池已经用尽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由萧原向我口述的。

在对话陷入了尴尬局面的时候，胡海生突然从钱包里掏出一叠钱。他希望用那2000元钱使萧原放弃对此事的采访。

萧原拒绝了。

"嫌少是吧？5000块行不行？不行你再说话。"胡海生又掏出了3000元，但萧原再次拒绝了。

这时候，胡海生翻脸了，他说："你不收下这笔钱，就别想从这里走出去。"

第31节：第四章 轧死他(5)

萧原一言不发，转身向门外走去。但他被门口的几个男人拦住了，那是胡海生的随从。萧原试图进入屋内采访胡海生的时候，曾经接受过他们的一番盘问。

萧原心里一沉，立即掏出手机拨打了110。

胡海生并没有制止萧原报警的举动，他冷笑着对萧原说："找警察帮忙？我倒要看看，警察能拿我怎么办？"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那几个派出所警察认识胡海生，他们把胡海生称作"胡老板"，见面之后就开始寒暄。过了一会儿，才有个年龄稍长的警察想起了被冷落在一旁的萧原。

"是你报的警吧？说说怎么回事？"警察冷冷地问道。

萧原正要答话，胡海生先开口了："他冒充记者，私闯民宅。"

萧原心头火起，正待反击，警察又说话了："把记者证拿出来看看吧。"

萧原掏出了临时记者证，警察接过去仔细查看了一番之后，对他说："你刚才就应该把证件给胡老板看看嘛。"

"我一进门，就给他看了证件。"萧原说。

"你没给我看。"胡海生断然否认。

"你……当面说谎。"萧原说，他没料到胡海生如此无赖。

"行了行了，"警察插进话来，"看没看证件无所谓的，现在搞清楚就行了。萧记者找胡老板是为了什么事啊？"

萧原正待回答，胡海生又一次抢先说话了："他来敲我的竹杠，他非说梁家雄轧李树望是我指使的，还说如果我不给钱，他就把这事登在报纸上。"

萧原告诉我，他当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待他冷静下来之后，又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于是在警察的催促下离开了。

离开胡海生家之后，一个年轻的警察悄悄告诉萧原，胡海生有些"背景"。

"什么"背景"？"萧原追问道。

警察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劝他放弃对此事的采访。

萧原并没有听从警察的劝告，他把录音中的内容补写进了报道里，并且再一次把它提交给了编辑。他认为，在他当天取得的录音资料里，胡海生和梁家雄都证实了自己在事发时的表现。

崔哲再一次拦截了那篇报道。这一次，他的理由是：萧原的采访手段不合规范，而如果程序违规，内容也不能采用。

崔哲对萧原提供的录音资料不感兴趣，他问道："你录音之前征得对方同意了吗？"

"没有。"萧原承认，当时他只想让胡海生和梁家雄在录音中自证其"罪"，而并没有想到录音需要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崔哲认为，在未经对方许可的情况下取得的录音，其证据效力是可疑的。

萧原争辩说，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无需征得对方同意。他认为，如果他就录音之事征求对方意见，傻瓜才会同意。

萧原并没有说服崔哲，就像崔哲没有说服他一样。萧原试图将争辩进行到底时，崔哲粗暴地结束了这次对话，他说："这件事情再争下去也没有意义，只会浪费我的时间，我是你的部门主任，按我说的去做。"

说完这句话之后，崔哲转身走开了。

萧原后来拿着那篇报道和录音资料去找了周自恒，他的请求再一次被拒绝了。周自恒支持了崔哲的看法。他认为，在采访梁家雄和胡海生之前，萧原应该勇敢地把录音机拿出来，并且问对方："我要录音，你没意见吧？"

萧原曾经问我，他要怎样努力才能把那篇报道发表出来？

我也无计可施，但我提醒萧原注意那个警察所说的"背景"。

"对了，我早该想到的。"萧原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又提醒萧原，如果胡海生真的有那种"背景"，那篇报道也许难见天日。

"你这么悲观？"萧原问我。

我承认，至少在这件事情里，我是悲观的。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崔哲和周自恒拦截那篇报道的真实动机并不只是因为"采访手段"的问题。我怀疑，在此之前他们曾经收到过某个方面的"招呼"。

我所知道的是，在一些记者为披露某件事情而奔忙的同时，另一些人正在为掩盖它而努力。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招呼"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但是除了听从"招呼"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第32节：第四章 轧死他(6)

"你知道是谁在"打招呼"吗？"萧原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这个问题很可笑，所以我笑了。我说："他们"打招呼"又不用事先通知我，我怎么会知道？"

我的笑声似乎激怒了萧原，他咬咬牙，恨恨地说："我一定要查出来是谁躲在背后"打招呼"。然后……我要找他谈谈。"

这又是一个可笑的想法，于是我对他说："你太幼稚了，你以为……"

不等我说完，萧原就打断了，他说："我一定要试试看。"

"试试看"的结果仍然是沮丧。两天之后的下午，萧原带着一脸阴郁的表情回到了报社。他告诉我，关于胡海生的"背景"，他仍然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只有以下这些事情：

前一天下午，梁家雄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警察认为他无照驾驶且故意轧伤路人，应对此次"事故"负全责。至于梁家雄将负什么样的责任，警察说，那要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

李树望仍然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他的病情曾几度反复，极不稳定。短短几天里，医生已经发出过5次病危通知。在此期间，胡海生的一个随从曾经去过医院，他给李树望的妻子留下了5万元钱和一句话："我们胡老板说，虽然他没有责任，但是出于人道，还是得给点钱让老李看病。"

此外，停工几天之后，胡海生再次让工人们开工了。紧接着，一片又一片庄稼地被挖成了"鱼塘"。许多村民的态度开始松动了，尽管仍然不情愿，但他们还是在拆迁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萧原后来又去找过崔哲，当他问起那篇报道还有没有发表的可能时，崔哲的注意力正在一本电影画报上。他连头都没有抬，就回答道："绝无可能！"

萧原又追问崔哲是否知道胡海生的"背景"，崔哲点头称是。然后，他抬起头来，对萧原说："既然你问了，我不妨再告诉你，关于这件事，上面已经打过"招呼"了。"

""上面"是谁？"萧原问道。

"我不能告诉你，你也不应该知道。"说完这句话，崔哲的注意力又回到了那本画报上。

萧原的问题并没有完："报社为什么要听"上面"的"招呼"？"

"这叫不可抗力，懂吗？"崔哲再次抬起头来，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萧原，问道，"你是从月亮上下来的人吗，怎么一点都不懂人间的事情？"

当萧原向我讲述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阴郁。一阵沉默之后，他发出一声长叹："哎！我要真是月亮上的人就好了。"

后来，萧原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去找"上面"谈谈。你知道，"上面"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况且，就算他找到了，"上面"又岂能听从他的劝告？萧原的确有些时候显得很天真，但他毕竟不是个傻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萧原并没有继续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这场"交通事故"。他像其他记者一样，选择了一些容易操作的新闻线索，然后立即投入采访，采访结束之后，又立即赶回报社写稿。

我知道，萧原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他不这样干，半个月过后，他的试用期限就要到了，他将被迫离开报社。崔哲就在那个终点站等着他。我想，崔哲应该会喜欢那样的感觉。那样能让他觉得自己能够"掌握"别人的命运。

在这场"交通事故"过去一个多月之后，萧原又一次与我谈起了李树望。他说，经历了9次病危，李树望终于活着走出了医院，他上身的右半边已无法动弹。医生说，幸好李树望以前体格健壮，并且本能地将右臂挡在胸前缓冲了压力，而车轮也并没有完全轧过他的身体，否则很难说能有机会从车轮下逃生。

萧原后来又去过那个村里，他发现除了李树望家之外，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已迁离，那些农舍也大都被夷为平地。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胡海生和他的工人再也没走近过李树望家。

萧原说，他去村里的时候，李树望和妻子都不在家中。后来，他是在村东头找到了蹲在那一片"鱼塘"旁的李树望。李的妻子陪在一旁，满脸担忧的神情。

当萧原走近的时候，他突然看见李树望回过头来，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并且指了指他的脚下说："你慢点儿。"

第33节：第四章 轧死他(7)

萧原低头一看，发现自己踩到了几根枯枝，发出几声脆响。

李树望告诉萧原，每当他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心里就会感到一阵抽搐。这是那场"交通事故"留给他的后遗症--当车轮轧到他的身体时，他在昏迷之前的惟一记忆是："我听到自己的胸脯里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骑车辗过干柴伙那样。"

萧原说，那是肋骨断裂的声音。

我突然感到一阵揪心："那件事就这样算了？"

"李树望出院以后到处上访，但没人理他。"萧原说。

"胡海生呢？"

"他没遇到什么麻烦，还在搞拆迁。我听说他后来还用李树望的事情恐吓过那些"钉子户"。"

"梁家雄呢？"

"在看守所里等判决。"

这时候，萧原突然激动起来，他问我："你说，胡海生真的一点儿责任都不用负？"

我无言以对。

在我看来，记者是这样一种职业：他们知道许多事情，有时候他们会把它们变成公之于众的"真相"，另一些时候又会把它们变成不为人知的秘密。就算你觉得遗憾，却也只能遗憾。

我曾经以为，关于这场"交通事故"，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但我后来才知道，有些事情并不会就此结束，老天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当然，那个结局到来的时候，已经是大半年之后，我以后会告诉你那个结局是什么。

第34节：第五章 劫持者(1)

第五章

天气继续回暖，道路两旁的草木经历了严冬的考验之后，渐渐恢复了生气，草绿花红的景象看上去指日可待，一切都在向着生机盎然的春天出发。

但是，经历过那场"交通事故"的萧原更沉默了。尽管他更努力地投入各种采访，但我知道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再过十几天，他的试用期即将结束。

崔哲显然已经失去了对萧原的耐心。我听说他曾经私下里表示，当初从那一堆应聘表格里挑选出萧原的那一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幸好用不了多久他就有机会修正这个"错误"。

我想，如果不出意外，萧原将在他的试用期结束时被崔哲叫去谈话。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谈话只需要10分钟左右。当谈话结束，萧原从那间总是紧闭房门的主任办公室里出来时，就可以直接去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回家。这个报社能够给他的，也许只是一段失败的就业经历。

我曾经希望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能够使这个报社挽留萧原。但这只是我的希望，那些管理者并不会把一个微不足道的接线员的希望当回事。就这样，我在希望和无望中等待着，这样的等待令人焦虑。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自称"发明家"的家伙闯进了报社。

那又是一个乏味的上午，值班室里只有我和肖彤两个人。我对着许久没有振铃的电话发呆，肖彤在一边专心研究她涂抹得花花绿绿的指甲。当一楼大厅的保安打电话通知我们楼下有读者来访时，我和肖彤对视了一下，然后，我迅速掏出了两张扑克牌。

在报社里，接线员除了在值班室接听读者来电之外，还有另一项任务：接待读者来访。当然，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仍然只是以下这些事情：与读者见面后，把他们所说的事情记录下来，

然后告诉他们回去等消息--如果记者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自然会联系他们，否则就代表报社不准备报道那件事情。

与接听读者来电相比，接待读者来访需要多付出一些劳动：搭电梯从17楼下到1楼。一般情况下，一楼保安在通知我们有读者来访之后，会把来访者安排在1楼大厅的一间接待室里等候。

来访者大都是那些遭遇不公平却无处申张的人们。他们在四处碰壁之后就会想起报社。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认为报社应该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我也希望是这样。在那个时候，"话语权"是一个很流行的词。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麦克风，谁握着它谁的声音就大。一般情况下，它并不属于那些"草根"。但"草根"们无计可施时，通常会一厢情愿地把报社当成他们的麦克风。

我知道，许多时候报社并不能为他们充当"麦克风"。就算有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记者们还要在付出努力之前考虑一下那件事情是否有"新闻价值"--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社就像是个商人，它必须考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能否为它换来读者的注意力，就像一个水果贩子在进货前要考虑是否有人会买。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因为房子被强行拆迁而无处可去的老人，结果花了半个小时才说服他不要跪在地上说话，接着又花了半个小时说服他回家去等消息。那个看起来走投无路的老人给了我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对方偏偏以为他遇见的是一个愿意并且有能力帮助他的人，这更使我感到难以担当。我说过，我只不过是一个接线员。

在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接待来访者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抓阄--两张扑克牌，其中有一张是黑桃A，它代表那个倒霉的人。

那一次，肖彤抓到了那张黑桃A。她用了5分钟抱怨自己的坏运气，又用了5分钟掏出化妆包修补脸上的妆，然后才嘟嘟囔囔地下楼去了。

说实话，我对这个同为接线员的女人并没有多少好感，甚至有些厌恶。她已经28岁了，但说话时似乎总是在努力扮演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有一次，她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只蟑螂爬过时，捂着脸捏着嗓子夸张地大叫："哎呀，真的好恶心呀！"另外，除非你是她的丈夫，否则你不要想看清她的本来面目，因为她每次出现时脸上都擦着厚厚的粉，就像是戴着一幅面具。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差点被她身上浓重的香水味道熏得闭过气去，后来习惯了才感觉好些。

我对她缺乏好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是崔哲的老婆。就像你猜测的那样，她是因为有一个担任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丈夫才获得这份工作的。平时总跟肖彤在一起聊天的张萌告诉我，肖彤是主动要求来报社工作的，因为她是一个疑心很重的女人，她只有在能够随时监视自己丈夫的地方才会获得安全感。崔哲起初想让肖彤在社会新闻部当记者，但人力资源部投了反对票，因为她根本无法通过报社对记者的学历要求--肖彤的简历上说，她只读到了高中毕业。后来，崔哲只好让她到新闻热线值班室里来当一名接线员。

但是，即使是"高中毕业"这样一个学历，肖彤都说了谎。

我有个朋友叫刘珍，她是报社人力资源部的普通职员，每天负责抄送文件之类的工作。她平时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听别人的恋爱史。?告诉我，事实上，肖彤只念到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一座大厦里开电梯。崔哲有一次去那座大厦里采访的时候认识了她，随后开始恋爱并且结婚。

刘珍说，在这个报社里，除了高层管理者之外，包括部门主任在内的员工全部都是聘用制员工。他们与报社的关系只是一份两页纸的聘用合同，一般不迁户口也不调档案，甚至连各种保险都可以不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各种"裙带关系"而进入报社工作的人实在太多了。

刘珍还说，在人力资源部看来，每一个被周自恒或部门主任选中的应聘者都有某种背景，但他们不会追问那些背景是什么。当他们失

去追问的兴趣时，自然也就不会关心那些应聘资料的真实性了。更何况，即使知道其中有谎言，由于对那些"裙带关系"的忌惮，他们也不会对此做些什么。

肖彤就这样成了我的同事。但是，即使是在接线员的岗位上，我认为她也不算称职。有一次，张萌悄悄对我说，如果我心情不好或者在值班室里呆得乏味的时候，可以去偷偷查看一下肖彤的新闻线索记录本，这样就会开心一点。

我照办了。结果我发现里面的记录大都前言不搭后语，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厨房里的煤气罐爆炸了，着大火了，我已经死了，急救车把我拉走了。"

就像陈敬所说的，我当时就笑了。我边笑边想，肖彤一定是"活见鬼"了。不然，那个人怎么会在死后还打电话向报社报告煤气罐爆炸的事情。

我还发现，肖彤的记录本上有很多错别字。有时遇到不会写的字，她会用一个问号来代替。比如，她曾经这样记录一件事情："有辆拉着？？？的相式货车翻倒在路边的沟里，起火了，司机被卡在驾驶坐上。"

我很快就认出了其中的两个错别字，她把"厢"写成了"相"，还把"座"写成了"坐"。但那三个问号代表什么？

第35节：第五章 劫持者(2)

我、陈敬和张萌曾经对此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竞猜活动，奖金是20元钱--谁猜对了，另外两个人将为此损失10元钱。

我猜的是"汽油桶"，陈敬猜的是"煤气罐"，张萌出人意料地猜了"大白菜"。她很有道理地分析说，也许货车上装载的货物与起火原因无关。

我对这次竞猜的结果毫无把握。我认为，这三件东西肖彤都应该会写。但当时我实在没有办法搞懂那三个问号究竟代表什么。

后来，我们为这个小小的赌局去问过肖彤，答案揭晓了--聚乙烯。

我问肖彤："你为什么不让他（打来电话的人）在电话里告诉你这几个字怎么写？"

"那多丢人呀！"肖彤说。

""聚"字不会写，"烯"字也不会写，"乙"字总该会写吧？"

"我不知道是"已经"的"已"，还是"甲乙"的"乙"。"肖彤不好意思地笑了。

呵呵，关于肖彤的轶事我就介绍到这里，如果我和你都有足够的时间，我会让你因为她的那些小错误笑起来没完。但是，接下来我有更要紧的事情要交待。在接下来发生的那件事里，肖彤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弱者，她有足够的理由抱怨老天不公。无论我对她是否抱有好感，在那个时候我都必须同情她。我相信你也会有同感。

那一次，肖彤下楼接待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根据肖彤事后的讲述，那个看上去有些神经质的男人先是对本报进行了一番恭维，然后又对她的长相和气质进行了一番恭维，当他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好恭维的时候，就开始给她讲故事。

他说，他花了7年时间搞了一项"发明"，为此他丢了工作并使妻子离开了他。但他对这些并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他的"发

明"有没有人懂得欣赏。

他说，这项"发明"如果推广开来，必将带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必定"利国利民"甚至"利于全世界"，每年至少能为国家节省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能源开支。但问题是，世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到处都有长着慧眼的"伯乐"。在他找过的有关部门里，没有人发现这项"发明"的价值，甚至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发现它的价值。当然，专利局也并没有对他的专利申请表现出兴趣。

他说，如果这项"发明"没有获得推广，那么他7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更令他感到痛心的是，他将为此损失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如果他的梦想破灭，他的一生也就因此而没有价值了。所以，他希望报社有远大的目光，能够充当那个"伯乐"，用至少一个版面来宣传他和他的"发明"，使他达成这个目标。

他还说，报社如果这样做了，一定会被载入史册。

尽管这个男人越说越激动，但是在报社里，这个故事真的没有什么新意。我曾经接待过另一个"发明家"。那是一个自称能用自己"发明"的新技术使水变油的家伙。他拿出了一叠专利文件（后来证明那是他伪造的）企图说服我对他的"发明"充满兴趣，进而去说服记者采访他。我装着欢欣鼓舞的样子把他送走之后，就再也没有把他所说的当真对待，也没有记者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后来，那个家伙去了另一个报社继续游说。他成功了。那个报社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热情洋溢地为他的"发明"欢呼。那个家伙后来在城乡接合部的一个公共浴室里吸食白粉的时候被警察当场抓获。在他向警察交代他的"发明"只是用来骗钱以保证他买白粉的支出之后，那个报社不得不又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来介绍这个骗局。当然，之前那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在后一篇报道中只字未提。

我起初认为，肖彤所面对的"发明家"也极有可能是个骗子。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骗子，却比骗子更可怕。

肖彤后来告诉我，在听那个"发明家"讲故事的时候，她表现出了不耐烦，并且在他准备详细阐述他的"发明"之前，就屡次试图打断他以便赶快离开。

"发明家"大概觉察到了她的不耐烦，他接着说，如果这项发明不能被推广，那么他就会后悔来到这个世上。这个世界让他伤透了心，他应该去另一个真正懂得"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性"的世界里寻找他的价值和尊严。

第36节：第五章 劫持者(3)

后来回想起这句话时，我认为它已经透露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根据我的判断，"发明家"的精神状况有些问题。（事后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一个偏执型精神病人。）但是，当时我并不在场，不能在那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对肖彤提出警告。

事实上，肖彤在听到那些话时并不为之所动。她急于躲开那个看上去有些癫狂的男人，于是很不客气地对他说："那你就去那个世界里寻找吧。"

接着她站起来准备离开，接着那个"发明家"翻脸了。他上前一步，从背后用左手勒住肖彤的脖子，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拽着她来到了一楼大厅，大声吼叫着要求见报社领导。

4个保安企图从背后悄悄靠近他时，被他挥舞着水果刀喝止了。他说，如果报社不答应报道他的"发明成果"，他就会割开这个女人的喉咙。

有个当时在场的保安后来对我说，肖彤当即吓哭了，泪水冲乱了她脸上的妆，她的容貌立即变成了一张大花脸。如果不是在那个家伙的胁持下被迫保持着站姿，她早已经瘫倒在地上了。

保安们开始时不知所措，接着就有人冷静下来打电话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保安队长。

保安队长出现后，企图用恐吓的方法使对方放下屠刀。但他失败了，"发明家"对他所说的那些严重后果无动于衷。他只好打电话报警，随后又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周自恒。

我听到消息后赶到一楼大厅的时候，警察还没有赶来，但现场已经聚集了许多人。那个精神近于崩溃但气焰仍然嚣张的"发明家"被围在人群之中。他脸上泛红，气喘吁吁，显得非常兴奋。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喜欢这种被众人关注的感觉。

他挥动着水果刀，大声问道："这里谁说话算数？"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肖彤被勒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看见她张开嘴大口吸气，用乞求的眼神在人群里寻找着什么。她大概是在寻找那个可以使自己脱离险境的人。

我看到周自恒站在人群里，与保安队长商量着什么。从他紧锁的眉头来看，他们并没有找到使"发明家"就范的有效办法。也许是那个老太太坠楼的事件在他心里留有余悸，才使他举棋不定。

我没能在人群中找到崔哲。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并不在报社，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手机关机了。

韩振东就在现场。但是，每一次当崔哲面临困境的时候都会挺身而出的韩振东，这一次表现出了无动于衷。他是一个事不关已的旁观者，缩着脖子，躲在人群后面。

我后来回想起来，尽管只过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但那足以令人感到窒息。

"发明家"胁持着肖彤，不断地向周围的人们问道："这里谁说话算数？"

尽管"发明家"一遍又一遍地问，却一直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发明家"的耐心似乎慢慢消失了。他的眼睛缓缓扫过四周的人们，犹豫了一下，然后举起水果刀，把刀刃对准了肖彤的脖子。

围在四周的人们像是收到了某种指令，集体退后了一步，早已精疲力竭的肖彤再一次大声哭叫起来。

糟了！肖彤--《北方时报》社会新闻部主任崔哲的老婆、经常以她的小错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3号接线员--即将因为她在接待读者时的一个不耐烦表现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几乎要叫出声来。尽管我并不喜欢她却也并不十分讨厌她，我并不想看到她血溅报社一楼大厅。

这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突然排开人群，向前走了一步。我很快就看清楚了，那是萧原。我后来才知道，那天他刚刚采访过一个火灾回到报社，经过一楼大厅的时候恰好看见了这个僵局。

一个保安上前想拦住萧原，被他推开了。他继续向"发明家"走过去，在离对方只有大约1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接着他对"发明家"说了一句话，接着我看到那个癫狂的男人的眼睛里虽然仍有犹疑，但握着水果刀的右手却慢慢垂了下来。

你问我萧原当时说了些什么？当时在现场大概有几十个人，我相信他们跟我一样听得很清楚。很简单，他答应了"发明家"的条件，他说："你的发明很有意思，我现在就可以安排记者采访你，明天就可以见报。"

第37节：第五章 劫持者(4)

我也认为这是欺骗。但是，面对一个近于崩溃并持有凶器的精神病人，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或许事情结束后我们坐在会议室里讨论的时候，能够想出大约12种方法来应付这种僵局。或许其中有6种方法比萧原所做的更有效，但在当时没有人这样想。或许曾经有人这样想过，但事实上除了萧原之外并没有人这样去做。另外，我相信，在萧原走向那个男子的时候，他表现出的从容和镇定也是使对方最终屈服的原因之一。

你可能听说过2002年7月在火车站前广场上发生的那宗公交车劫持案，还记得其中一个人质是怎么逃脱的吗？当警方派来的谈判专家与那个自称身上绑着炸药的劫持者僵持不下时，公交车内的一个人质突然捂着肚子表情痛苦地要求上厕所。那个后来被证实是精神病人的劫持者愣了一下，然后对他说："快去快回。"

有时候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另一些时候又想得太复杂。萧原后来对我说，无论如何，你都不要企图用完全合乎逻辑的思维代替那些癫狂的人们的想法。

萧原还说，他不相信那个"发明家"会真的伤害肖彤，因为他来报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割开某个人的喉咙，就像那个老太太来报社并不是为了从窗台上跳下去一样。

事情就这么简单。当萧原以肯定的语气告诉"发明家"他会安排记者报道那项"发明"之后，对方把水果刀指向他问道："你说话算数吗？"

"我说可以报道，就可以报道。"萧原的语气不容置疑。

"发明家"放松了一些，他继续提问："你是领导吗？"

"是啊。"萧原也放松了，他挤出了一丝温和的笑容，"要不然，怎么会让我来答复你呢？"

"发明家"更加放松了，他脸上甚至现出了敬畏的表情。他迟疑了一下，要求萧原给他一张名片。

萧原答应了。不过，他要做的不只是把名片交给对方这么简单--在对方伸手接过名片时，他迅速上前，用手格开对方持刀的右手，把肖彤拉到了自己这一边。他把这一切做得非常干净利落，以至于"发明家"失去人质之后还发了一会儿呆。

接着，几个保安一拥而上，把"发明家"摁倒在地上。

警察在这时候赶到了。他们总是能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出现，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了他们去处理。当警察给"发明家"带上手铐时，这个脸上表情很怪异的男人还向萧原追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安排记者采访我啊？"

一个警察当即给了他一耳光："你在牢里等着吧。"

我看到萧原苦笑了一下，然后搀扶着几乎走不动路的肖彤穿过人群走向了电梯。

我后来听说，在赶来处置这件事的那一群警察里，有两个人是狙击手，你大概已经猜到了他们的计划。

崔哲当天傍晚回到了报社。显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说了这件事，所以他来到17楼之后，先是到值班室里对肖彤作了一番安抚，随后就开始四处寻找萧原。

他在厕所里找到了。萧原后来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厕所里小便，崔哲突然闯了进来，并且迅速扑上来一把抱住了他。猝不及防之下，他的尿液洒到了崔哲的名牌西裤上。但崔哲根本顾不了这些，他抱着萧原一阵摇撼，激动地说："以后你就是我的兄弟。"

两天之后，17楼的公告栏里贴出了一份落款为《北方时报》编委会的"表彰决定"："面对同事被歹徒劫持的险境，萧原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并且沉着冷静化解了这场危机。一个尚处于试用期的记者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实属难得，其见义勇为的举动得到了报业集团领导及报社

领导的高度赞赏，并号召报社全体员工向萧原学习。经报社编委会讨论决定，奖励萧原1000元，同时提前将其聘用为正式职工。"

同一天下午，人力资源部通知萧原去办理转正手续。那一天，离萧原的试用期结束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我有时候会这样去想，如果那个"发明家"没有闯进报社，或者那个被纠缠的接线员并不是肖彤，萧原在报社里的命运会怎样？那场争吵的后遗症真的就这样消解了吗？后来我又想，管它呢，总之萧原转正了，我原有的担心也随之消除。

第38节：第五章 劫持者(5)

事情就是这样充满了变化，我的经验多数时候并不能告诉我事情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崔哲宣布了萧原转正的消息，并且带头鼓掌。崔哲说，一个记者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缜密的判断力和高超的写作能力。但这些并不足够，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记者，还需要足够勇敢和冷静。在那个"发明家"胁持肖彤的事件中，萧原表现出了这种勇敢和冷静。

我同意，并且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我的态度--在崔哲说完这些话之后，我真诚而努力地鼓掌。

在例会结束之前，崔哲再一次把他在厕所里对萧原说的那句话当众说了一遍，他说："从现在起，萧原就是我的兄弟，如果他有麻烦，就代表我有麻烦。"

我知道，这是崔哲的一种"示好"方式。我还注意到，崔哲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是矜持的，就像是一个中学校长正在给某个成绩优秀的学生颁发荣誉证书。

萧原似乎对这项"荣誉"不感兴趣，他对崔哲的"示好"方式表现出了无动于衷的样子。在崔哲说那些话时，他一直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面无表情，仿佛眼前的事情与他无关。

我想，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萧原越来越忙碌，他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上。就在那个月底，萧原被评选为当月的"优秀记者"，并且获得了1000元的奖金。当然，他获得这个荣誉是因为崔哲的提名--这也是崔哲的某种"示好"方式。对待"兄弟"，他就是这个样子：首先是"示好"，然后等待你对他"效忠"。

如果你以为萧原从此进入了崔哲的"圈子"，并且成为他的"兄弟"，那么你错了。尽管崔哲在萧原面前表现得越来越客气甚至有些殷

勤，但萧原似乎不为所动。他从不主动靠近崔哲，即使是在崔哲邀请他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他脸上也始终保持着淡定的表情。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在努力与崔哲保持某种距离。

根据我的经验，在崔哲所"统治"的社会新闻部里，萧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我想告诉你的是，萧原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表现得很镇定的人。他总是不动声色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仿佛事情的一切变化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我欣赏这种镇定的品质。我一直认为萧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虽然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有多么与众不同。

第39节：第六章 骨灰(1)

第六章

如果你还年轻，你希望迅速积累自己的阅历，那么你应该选择记者这个职业。这个职业的好处就是：每天都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事情他们乐于投身其中，而另一些是他们并不愿意尝试的经历。生活就是这样，它根本不在乎你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活着，就得去试着承受。

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糟糕的事情，也总是会有一些人经常遇到它们。萧原就是这种人，我已经向你提起过他的几次糟糕的经历。接下来我要向你讲述另一件事。我想，如果再给萧原一次机会的话，他一定希望自己并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

那是枝繁叶茂、百鸟齐鸣的时节，在和暖的阳光照耀之下，护城河面上厚厚的冰层已经完全化开。一艘艘搭载着游客的小型快艇迫不及待地驶进了河中央，在水面上划开一道道长长的白浪。微风吹拂着两岸的青草--就在河岸上，那些记忆又复苏了。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女孩。她的母亲早逝，她在当工人的父亲独力抚养下长大成人。她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医生，她希望自己当上医生之后，能够帮助父亲解除折磨他多年的病痛--在她初中毕业那年，父亲被查出患有胃病，但为了攒钱供她上大学，他一直拒绝治疗，以至于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她如愿考上了医学院，她努力学习，希望早日实现自己曾经对父亲许下的诺言。但是，当她读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她的父亲突然失踪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萧原进入了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它始于一个求助电话。

电话是那个医学院女生打来的。她叫于薇。她打来电话的目的是希望报社能够帮助她找回失踪的父亲。

于薇是一个外地人，四年前考入本市的医学院。她说，来上大学的时候，她就与父亲约好每隔半个月通一次电话。这样的约定一直坚持到了她上大学四年级--两个月前，她在本该接到父亲电话的那一天突然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她曾经打电话到家里，发现无人接听。起初她并没有十分在意，她认为父亲可能很忙，以至于忘了给她打电话。直到一个月前，父亲所在的工厂给学校打来电话找到她，问她父亲去了哪里，她才发觉事情有些不妙。后来，父亲的一个工友告诉她，两个月前的一天，她的父亲曾经跟他们提起过要到学校去看望她，并且请了几天假离开，此后就再没有回来。

这是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女。于薇说，她相信父亲既然说过要来学校看她就一定会来。她认为，父亲之所以并没有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也许是因为他想要给自己一个惊喜。但是，她并没有收获这个惊喜。她怀疑父亲已经来到了这个城市里，但她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这使她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

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于薇曾经在学校附近的电线杆子上张贴了许多寻人启事，但很快就被城管队员揭了下来。还有个城管队员根据寻人启事上留下的电话号码找到了她，试图对她罚款，在她告饶之下才放过了她。后来，有一个同学建议她求助于报社。她接受了这个建议，所以她打来了电话。

我接听了这个电话，并且耐心地听完了于薇讲的这个故事。我承认，有那么一会儿，我被这对父女的故事打动了，我希望自己能够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找到她失踪的父亲。

但是，实际上我所能做的，只是把这件事情写在新闻线索记录本上。你知道，我只是一个接线员，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我甚至可以不把这件事情写在记录本上，只是它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一次通话的工作量，而我的工作量多少又与我的收入有关。

"如果你希望尽快找到自己的父亲，最好去找报社广告部。"我说。这就是我要对于薇说的。我已经做好了收线的准备。我还有一盘没有下完的象旗，我发现张萌正偷偷地把我的一匹马从它原来呆着的位置挪开。那是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报社允许我们在没有读者来电的时间里玩一些小游戏。

但于薇并没有打算就此收线，她问道："找广告部干什么？"

"登寻人启事。"我说。

"登寻人启事要花钱吗？"

"当然。"

于薇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我是2号接线员，谢谢你打来……"

我的告别语还没有说完，于薇又开始提问了："要花多少钱？"

我只好耐着性子继续解释："根据篇幅大小而定，有可能几百元，也可能上千元。如果你想让更多人注意到你的寻人启事，最好多花一点钱。"

于薇似乎有些为难，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问道："报社的记者不能帮忙报道这件事吗？"

"一般情况下，记者不会对这样的事情感兴趣。"

"为什么？"

"记者们的任务是报道新闻事件，像这样寻人的事情，他们一般都不会感兴趣，所以你最好还是去找广告部。"

于薇的声音里开始有了哭腔："但是我没有那?多钱，怎么办？"

我想了想，但我也没能想出别的办法来，于是我对她说："如果你真的想找到你的父亲，先去想办法借些钱吧。"

电话那一端的于薇再次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把电话挂断了。

我回到了棋盘旁，我想不起被张萌挪开的那匹马原来在什么地方了，但我已经无心继续。于薇略带哭腔的声音开始在我耳边萦绕，我

仿佛看到了一个泪眼朦胧的女孩。我有了一种奇怪的担心，却说不清担心的是什么。

这个城市里经常会有人走失，有时候是老人，有时候是小孩。每一个人口失踪事件的背后都会有一群焦急的亲属。当他们四处寻找而无果的时候，就会想到报社。不过，如果他们寄希望于记者帮助他们找回自己的亲人，他们收获的只会是失望。

第40节：第六章 骨灰(2)

我记得，崔哲上任之后曾经在社会新闻部里明确规定，对于这种求助电话的态度是：一律不予报道。他还解释说，这样的故事往往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如果接线员接到了这样的求助电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对方去广告部花钱刊登一条寻人启事。

一年多以来，每当有人在电话里向我讲述亲人失踪后的急切心情时，我都会像一台机器一样告诉他们"联系广告部"。尽管于薇讲的故事曾经打动过我，我仍然没有做出反常的表现。

但是，萧原又一次做出了一个反常的选择--他在这条电话记录后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解释说，之所以选择这条线索，是因为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也许……"萧原低声说，"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她的父亲就是死在河岸边的那个流浪汉。"

我相信当时我的嘴一定张得很大，因为萧原立即告诉我不必如此惊讶。

"我也不希望这么巧。"萧原说，"但是，在这两件事情里还是有一点联系：于薇的父亲是在两个月前失踪的，她怀疑他的父亲当时已经来到了本市，而两个月前正好是那个流浪汉在火车站边被人抢劫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说，于薇的父亲来到本市，刚下火车就遇到了"剁手党"？"

"我不希望是这样。但是，只要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我就想去问个究竟。"

"可是，那件事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我仍然不相信这样的巧合，"也许警察早已经找到了那个流浪汉的家属。"

"不可能。"萧原断然否定了我的猜测，"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起过那件事。警察说，因为一直没能找到家属，而医院的存尸费是一天

100元，经领导同意，他们已经把尸体火化了，骨灰就存在殡仪馆里。"

"如果那个流浪汉就是于薇的父亲，她能见到的只是一捧骨灰？"我突然又一次为那个女孩感到担心了。

"当然，"萧原说，"我希望事情并不是这样。"

希望是一回事，事实又是另一回事。我想，事实就是事实，它根本不必在乎你的希望是什么。当天晚上，萧原告诉我，他在医学院里找到了于薇。当于薇向他出示自己父亲的照片时，尽管他早有准备，却仍然感到震惊--那是他非常熟悉的一张面孔。

"你见过我爸爸？"于薇显然察觉到了萧原神色的变化。

萧原点点头，他躲开了于薇带着企求的眼神。

"他在哪里？"于薇追问道。

萧原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有些犹疑。他担心这个看上去很柔弱的女孩无法承受那样的打击，所以他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于薇。

但于薇似乎已经根据萧原的神情判断出事情不妙，她更急切地问道："你告诉我，我爸爸……他还活着吗？"

尽管有些吞吞吐吐，但萧原还是把他经历的第一次采访告诉了于薇。当他说到河岸边的那具尸体时，于薇似乎不愿意再听下去了，她打断了他的叙述："不可能这么巧，也许你看错了。"

萧原说，他也希望自己看错了，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看错，即使是容貌相像的两个人，却也不可能相像到左边的眉间都有一颗大小相同的痣。

看起来于薇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她希望见到父亲的遗体。她说，这样她才会相信自己的父亲不在人世。

萧原告诉于薇，她父亲的遗体已经被火化了。

"怎么证明那盒骨灰是我父亲的？"于薇仍然抱有最后一线希望，她希望这只是一场误会。

这一线希望很快就被摧毁了。萧原说，他也不想那样干，但他只能那样干。当他带着于薇赶到殡仪馆时，警察已经接到电话提前在那里等待。一名殡仪馆工作人员取出了暂存在那里的一盒骨灰，接着，警察向于薇展示了他们当初在河岸边拍下的一组照片。

那是一个悲怆的时刻--于薇的世界崩塌了，她摇摇欲坠。她似乎需要一个肩膀，一双睁大的泪眼求助似地看着萧原。萧原默默地把她拉了过去。她趴在萧原肩头，努力抑制自己的哭声，却抑制不住自己的肩膀不断耸动。终于，她忍不住了，在她放出哭声之前，用力地咬住了萧原的肩膀。萧原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疼痛，但他一动不动。

第41节：第六章 骨灰(3)

待于薇稍稍平静之后，警察让她在一份文书上签了字。警察走后，萧原也带着于薇乘出租车离开了殡仪馆。

我仿佛在萧原的叙述中看到了那个楚楚可怜的女孩：她陷入了一种精神游离的状态中。她把脸贴在车窗上，悲伤地看着窗外闪过的行人、车辆和楼房……阳光不见了，世界在她眼里变得越来越灰暗，而她还没有勇气去面对接下来孤独的日子。

萧原告诉我，看着于薇痛不欲生的样子，他突然感到心里有一块柔软的东西被狠狠地刺了一下。这使他更加遗憾当初没能挽救那个"流浪汉"的生命。

当萧原在几个医学院学生的帮助下把于薇安置在学生宿舍时，她突然清醒了，柔声对正要离去的萧原说："萧大哥，谢谢你。"

萧原心里的某个地方又颤动了一下，他停下了脚步，回过头对于薇说："如果那天晚上，你父亲没有从医院里偷偷跑出来，事情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出来吗？"于薇泪眼朦胧地看着萧原，期待着答案。

萧原摇摇头："不知道。"

于薇似乎有些失望，她不再说话，把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继续哭泣。

第二天，萧原带着于薇去了她父亲曾经呆住的那家医院。院长向于薇承认自己的员工看护不力，并主动提出以补偿的名义给于薇2000元钱。

我猜测这是萧原努力的结果，或许他还给那个医院院长施加了某种压力。萧原并没有否认，他说，于薇在失去父亲的同时也失去了生活来源，他希望帮助她继续自己的学业，但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在医院里，于薇要求见一下那个曾经照顾过自己父亲的护士，院长同意了。当护士向于薇提到她父亲在听说医疗费之后面露惊惧的那个细节时，她突然再次失声痛哭。

恢复平静之后，于薇要求萧原带她去那条河岸边。当初发现尸体的雪地里此时已经长满了青草，一朵朵小花点缀在其中。于薇看着那一片草地久久不语，她似乎已经无力哭泣，但眼里仍然满是悲伤。萧原站在一旁，默默地守候着。微风从他脸上拂过，但他后来对我说，他感觉那风竟如冬天般凛冽。

离开时，于薇对萧原说："我知道我爸爸为什么从医院里跑出来。他肯定是这样想的--与其花一笔钱给自己治伤，不如把钱留给我上学。"

"可是，他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伤可能致命吗？"萧原问道。

"他总是以为自己能够挺得过去。他也知道自己的胃病已经癌变，但他一直拒绝治疗。"于薇又开始抽泣，"他就是这样，只是想着要怎样对我好，却从来不考虑如果没有他，我会怎样。"

我感到眼睛发涩。我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男人的身影，他在雪夜里四处游荡，他企图进入一幢民房取暖却被狗吠逼退，最终他迷失在河岸边。我想，在他终于因寒冷而失去知觉的那一刻，眼前闪动的是否全都是女儿的笑容？

萧原看着我，沉默着，像是在思考什么。但他终于什么也没说，起身走开了。

就这样，一个女孩找回了失踪的亲人，一个"流浪汉"终归被还原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尽管结局令人遗憾却已无力回天。我想，萧原已经尽力了，而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但是，一个月后，另一个可怕的结局出现了。

有一段时间里，萧原经常与我谈起于薇。他告诉我，于薇曾经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向他倾诉自已对父亲的思念。出于某种担心，他也曾多次去看望于薇，希望能够帮助她排解内心的痛楚。

我想我能理解这样的情感--由于萧原此前所做的一切，于薇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兄长，而萧原显然很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

只是"兄妹"这么简单？我好像听见有人在问。好吧，我问过萧原，他的答案很含蓄：比这要复杂一些。他说，他的第一次采访经历曾经带给他刻骨铭心的遗憾，这种遗憾又使他对于薇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感情。在这种特殊的感情驱使下，他认为自己有照顾于薇的责任，他还希望凭自己的努力使这个不幸的女孩尽快忘记痛苦快乐起来。

第42节：第六章 骨灰(4)

要使一个痛失父亲而变得孑然一身的女孩快乐起来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萧原说，他试着讲了很多笑话，却始终换不来于薇的一丝笑容。

不过，萧原的难题在某一个风和日丽适合于逛公园的日子里解决了。逛公园并没有改变什么，改变发生在那之后。从那个拥挤不堪的公园里出来时，他们又一起吃了一顿饭。结账时，萧原突然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件倒霉的事情：他的钱包都被可恶的小偷带走了。于薇的钱包还在。但结过账之后，她的钱包里只剩下了两枚硬币。幸好还有这两枚硬币，否则他们至少要走五公里路才能去最近的银行办理银行卡挂失手续。但是，直到这时候，坏运气仍然没有远离他们--他们上错了公交车。当萧原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车已经开动了。

那辆公交车的车票是每位两元，这意味着两枚硬币只够一个人乘坐。在售票员的炯炯目光逼迫下萧原缩起了脖子。结果，在满满一车厢乘客的目光注视下，萧原不顾已经付出的两枚硬币，尴尬地拉着于薇中途下车。当他们走到路边的人行道时，于薇突然模仿起了萧原尴尬时缩着脖子挠头的样子，并且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笑过之后，于薇突然拉起萧原的手说："我们走着去吧。现在，让我们开始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接着，于薇给了萧原一个温柔而俏皮的微笑，拉着他大步向前走去……

向我讲述这一段小插曲的时候，萧原脸上的表情是愉快的。他甚至跟我开玩笑说，如果警察抓住了那个小偷，他要去送一面锦旗，但不是送给警察而是送给小偷，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小偷，他就没有机会享受这样的快乐。

我分享到了这种快乐。我发现，我已经很欣赏这个家伙了，以至于自己很容易被他的情绪感染。尽管我欣赏他有些忧郁的气质，但我

仍然希望他活得开心一些，因为他每一次向我绽开笑容的时候，都代表我即将收获一个"好消息"。

接下来的某一天，当萧原带着他的阴郁表情来值班室找我的时候，我知道，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萧原告诉我，于薇从殡仪馆取回的，并不是她父亲的骨灰。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能够到达的范围：那一天，于薇的课程表里有一堂解剖课。她将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怎样在人体上准确地使用手术刀。走近解剖台的时候，眼前的那具尸体令她颤栗。当她看清楚那张已经发青的面孔时，瞬间袭来的震惊和悲痛几乎将她击溃--那是她的父亲。

一边是父亲的遗体，一边是"父亲"的骨灰--是谁在其中做了手脚？她怒不可遏。

接到于薇的电话之后，萧原起初并不相信这个听起来令人惊悚的消息。他认为，也许是于薇对父亲的思念过于强烈，以至于把一个看上去相像的死者当成了自己的父亲。但是，当萧原赶到医学院，进入那间解剖教室的时候，解剖台上那具右手被截断的尸体再次令他震惊了。他的震惊很快就转变成了愤怒。他当即带着于薇找到了医学院的一个副院长。当然，此时萧原只说自己是于薇的男朋友，而并没有表明记者身份。

副院长答应调查此事，并且当着萧原和于薇的面打了几个电话。挂断电话之后，他说，管理教学尸源的工作一直是由教务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承担的，经过调查，那具尸体的来历确有蹊跷。

萧原和于薇又找到了那个教务处工作人员。那个犯了错的工作人员在质问之下显得很慌张。他请求萧原和于薇不要报警，同时承认那具尸体是他从殡仪馆买来的。他说，他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当时学校急需教学尸源，而那个殡仪馆里正好有一些无名尸，在一个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建议下，这笔交易达成了。但他并不知道对方向他提供的是一具等待亲属认领的尸体。

接着，萧原又和于薇一起赶到了殡仪馆。馆长起初并不承认这笔交易，直到萧原表示要报警来解决此事。

馆长说，在萧原和于薇到达殡仪馆之前，他已经接到了医学院的电话，所以他对关于那具尸体的事情进行了一些调查。他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过错。但他认为，此事是焚化车间一个火化工的个人行为，因为那个火化工此前并没有向上级汇报此事。当然，他也承认殡仪馆在管理工作中有一些疏露。

第43节：第六章 骨灰(5)

在萧原的要求下，馆长把火化工叫到了办公室里。根据萧原事后的描述，那是一个50多岁、看上去有些木讷的男人，他满脸皱纹，眼神里仿佛隐藏着难以言传的痛苦。回答萧原的每一个问题之前，他都要怯怯地看一眼馆长，仿佛在征求对方的意见，而馆长每次都报以沉默。

"是你把尸体卖了？"萧原问道。

火化工并没有出声，只是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他甚至不敢抬头直视萧原和于薇。

"为什么卖尸体？"

"我想……挣点儿钱。"

"挣了多少钱？"

"几百块。"

"几百？"萧原追问道。我相信，那个时候，他的眼睛里冒起了火光。

"六百。"火化工仍然不敢抬头。

一直站在萧原身旁的于薇突然冲了上去，狠狠地抽了火化工一个耳光，然后抽泣起来。

萧原把于薇拉了回来，轻声安抚一阵之后，继续向火化工提问："你是怎么联系到买家的？"

"我认识一个医学院的老师。"火化工低头抚摸着被于薇抽过的左脸，"他说学校里给学生们上解剖课需要尸体。"

"为什么要把这具尸体卖给学校？"

"这是医院派人送来火化的。办手续时，我听他们说这是无名尸，没家属。推到火化车间时也没人看着，我就偷偷把它藏了起来。"

"藏在哪里？"

"停尸房里。"

"后来是怎么把它送到医学院的？"

"那个老师派车来接走的。"

站在一旁的馆长张了张嘴，试图打断这次对话，但萧原挥手制止了他。

"我问你，"萧原继续盯着火化工，"买卖尸体是你的主意还是那个老师的主意？"

"跟他没关系，是我出的主意。"火化工突然抬起头来，很快又低下了，"你们别找他的麻烦。"

"你怎么会认识他？"

"我们是亲戚。他知道我家里困难，也想帮帮我。孩子上学的钱也是找他借的。"

萧原突然提高了声调："你们买卖过几具尸体？"

"天地良心，这是第一次，就被你们发现了。"火化工的声音里开始有了哭腔。

萧原指了指身旁的于薇，问道："你们给她的那盒骨灰是谁的？"

火化工抬起眼皮，偷偷地看了一眼于薇，又迅速低下了头："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可能是个小孩的。"

"你为什么说是小孩？"萧原继续追问。

"有些小孩的尸体火化以后，家属不要骨灰。"

"他们为什么不要骨灰？"

"这是迷信，他们怕小孩的鬼魂缠着自己。"

于薇突然开口了："你把那些没人认领的骨灰给了我？"

火化工嗫嚅着："骨灰的样子都是差不多的，我以为没人会发现……"

于薇大声质问："你就不怕鬼魂会缠着自己？"

火化工沉默了。突然，他瘫坐在地上，用力地揪扯自己的头发，嘴里大声叫道："你们把我抓去做牢吧。我他妈不是人，你们枪毙我吧。"

见此情形，馆长立即打电话叫来两个人把火化工拉了出来。接着，他关上房门，对萧原说："他本来就有心理疾病，经不起你这样逼问。"

萧原很惊讶："你们让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来当火化工？"

"他本来没病，但长年跟尸体打交道就变得越来越古怪，经常自言自语。"馆长皱了皱眉，接着说，"另外，他家里非常困难，老婆瘫痪在床上好多年了，儿子大专毕业两年多了一直没找到工作。上学的学费还是找那个医学院的亲戚借的，一直没还，他也还不起。生活压力太大了，人就难免有点变态。"

"为什么不给他换个工种？"

"殡仪馆人手有限，根本腾挪不出人手来。再说，换谁来当火化工，谁又会愿意？"

萧原叹了一口气，问馆长打算怎么办。

馆长说，他将严肃处理此事，但他希望萧原说明自己的身份："我敢肯定，你不只是于薇的男朋友。在你问火化工问题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可能是报社记者。"

萧原点点头，并没有否认。

馆长慌了，他请求萧原不要报道此事。他说，殡仪馆和火化工根本无法承受此事曝光以后带来的打击。

第44节：第六章 骨灰(6)

萧原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他拉着于薇到门外商量了十几分钟之后，又回到了办公室里。他对馆长说，他希望殡仪馆、医学院和于薇一起坐下来协商此事的解决方案。馆长答应了。

"谈判"的结果是：以"私了"的方式结束此事--医学院将那具尸体交还给于薇，同时承诺免除她此后一年的学费并给予她一些补偿；殡仪馆则答应免费火化那具尸体，并向于薇作出适当的精神补偿。作为条件，于薇和萧原所要承诺的是：不报警，不报道。

在医学院和殡仪馆的要求下，萧原和于薇都各自在一份表示放弃报道和报警的保证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于薇把父亲的尸体再一次送入了殡仪馆，并亲眼看见它在焚尸炉中焚化。接着，医学院和殡仪馆兑现承诺，共同向于薇支付了2万元。萧原说，当于薇接过这笔钱的时候，泪水刹那间涌出了眼眶。

"你不打算报道这件事吗？"我问萧原。

"我希望报道，但于薇不希望。"萧原苦笑着。

"她为什么不希望报道？"

"她毕竟是医学院的学生，她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跟学校闹得太僵。"萧原说，"另外，她虽然恨那个火化工，却也有点同情他。她说，那也是一个父亲，担负着一个家庭，她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不宽容，使那个家庭陷入绝境。"

我理解。但我想了想，又对萧原说："但是，这件事太耸人听闻了，你想一想，当人们听说殡仪馆卖尸体……"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萧原打断了，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耸人听闻，我不会报道这件事。"

"但是他们应该承担责任。"

"我想，这样的结果也算是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萧原问我，"难道非要把那个火化工也逼上绝路？"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沉默了。

最终，这个故事并没有变成一则新闻呈现在报纸上。

萧原曾经要求我保密，他说，他并不希望崔哲知道这件事。在报社里，就像记者没有权力决定一篇报道是否发表一样，他们也没有权力放弃对一件事情的报道，除非管理者知情并且同意。如果一个记者擅自这样干了，将被怀疑收受了贿赂并将受到处罚。

我曾经答应过萧原保密，但我还是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你听，因为保密已经没有意义了--崔哲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我并不清楚崔哲是怎么知道的，总之他知道了。我并没有充当一名"告密者"，我相信萧原也不会说出去。事情很奇怪却也不难理解，在报社这样一个弥漫着好奇心和传播欲的地方，想要保守一个秘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社会新闻部里，崔哲耳目众多。

我记得，崔哲知道这件事之后，立即找到萧原表达了他的不满。

萧原当时正坐在电脑前打字，崔哲走过去按住了键盘，他问萧原："殡仪馆那件事并没有人来打过"招呼"，你为什么不报道？"

面对崔哲的质问，萧原显得很平静："因为我不想报道。"

这个答案显然出于崔哲的意料。他一下愣住了。但他好像不想争吵，他换了一种更温和的口吻继续问道："有些事情不让你报道，你偏要一问到底。有些事情可以报道，你却自己把它压了下来。你是不是……"他突然顿住了。

崔哲的欲言又止使萧原感到惊讶，他追问道："你怀疑什么？"

崔哲犹豫一下，但还是说了出来："你是不是收了好处费？"

萧原看了看崔哲，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屑。他并没有开口，只是拨开崔哲按在键盘上的手，继续低头打字。

崔哲并不甘心就这样算了，他又一次按住了键盘，对萧原说："收了也没关系，你告诉我就可以了。这世上哪有没收过好处费的记者？"

萧原突然推开了键盘，站了起来，他直视着崔哲："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收过一分钱。"

"没收钱？那你为什么不报道？"崔哲似乎很奇怪。

"当事人不让我报道，我也不想报道。就这么简单。"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你用脚趾头想一想也能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报道出来会有多么轰动，这可能是你一举成名的机会。"

第45节：第六章 骨灰(7)

"我并不想成名。"

"你不想成名？"崔哲似乎无法理解这句话。

"对，我不想成名。"萧原重复着，他仍然保持着淡漠的表情。

"不想成名的记者不会是一个好记者。"

"成名的记者就一定是好记者吗？"

当萧原问出这句话之后，崔哲脸上的表情变得无比奇怪，他长时间地看着萧原，就像是在看一只会说话的猩猩。然后，他结束了谈话，叹叹气走了。

后来，崔哲并没有对萧原作出任何处罚。萧原告诉我，关于这件事，崔哲后来只是对他说了一句话："因为你是我的"兄弟"，所以这一次我放过你。但你记住，下不为例。"

萧原还问我："你告诉我，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

说实话，我同意崔哲这样说的理由，但我也清楚萧原这样做的道理，这是一个使我两难的问题，所以我说："也许……有些事情根本就分不清楚对与错。"

萧原点点头，又皱起了眉头："如果记者只是一台用来报道新闻的机器，那么，该选A的时候选A，该选B的时候选B。但是，我们不是机器，有些事情也很复杂，根本没有办法找到标准答案。"

我同意。

萧原继续说："也许我根本就不该来当记者。"

我好奇地看着萧原，但我的问题还没有出口，他已经接着说："因为……这份工作一直在折磨我的精神和意志。"

第46节：第七章 名分(1)

第七章

时间继续流逝着。挂在值班室墙上的那个石英钟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当我盯着它看的时候，它的指针仿佛跳动得很缓慢，但是，当我不注意它的时候，它的跳动却仿佛突然加快了节奏。在它忽快忽慢的跳动中，一个白天过去了，一个夜晚过去了，接着，一个月也过去了……

萧原仍然经受着他所说的"折磨"，他一如既往地在报社和新闻现场之间来而又往--采访、写稿，再采访、再写稿……周而复始。

记者就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就像是新闻车间里的流水线工人，他们日复一日地劳动，不停地生产那些可以放在报纸上供人阅读的报道。当然，与生产啤酒、面包、洗发水或者别的日常消费品的工人们不同，记者拥有在产品上标注自己姓名的权利--这是这个职业中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我相信，几乎所有记者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在报纸上熠熠发光，成为在读者中"提及率"最高的人--"提及率"是报社在每个月底搞读者调查中使用的一个词，它能够表明哪些记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于薇和她父亲的那个故事，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奇怪：当崔哲责问萧原的时候，萧原为什么会说他不想成名？我曾经问过萧原，但他避而不答。

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无论他想或不想，他都做到了。就在那个月底，萧原获得了他来到《北方时报》之后的第一份来自读者的"礼物"：在当月的读者调查结果中，他的"提及率"排名第一。超过5000名读者把票投给了"萧原"这个名字。

在报社里，"优秀记者"需要部门主任的提名，但"提及率"并不需要，它完全由读者投票产生，就像电视选秀节目中的观众短信投票一

样。但是，想要让读者投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读者一般不会去注意一篇报道的作者姓甚名谁，除非他们欣赏那篇报道并且想要了解它的作者。所以，如果一个记者想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就得想办法搞到别人也想搞到却搞不到的东西。

那个时候，报社内外都流行一个词叫"深度报道"。关于这个词的解释多种多样，有人说它的意思是指记者应该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以便读者更全面地理解新闻事件，也有人说它的意思是指记者对新闻事件的调查应该更深入一些，除了描述"是什么"还应该解释"为什么"……无论别人怎样理解，对于记者来说，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多走几步"：只有走得比别人更远一些，才可能写得比别人更深入一些。

这是记者这个职业的生存法则之一：读者是他们的客户，如果客户说请告诉我多一点再多一点，那么他们就得走远一点再远一点。

当然，这样说起来简单，想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萧原之所以能够做到，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总是有一些特别的办法。

在《北方时报》里有一本定期印刷的小册子，它叫《采访背后》，里面记录的都是那些记者的经验之谈。在讲述自己的采访经历时，他们大都会描述自己当时面临怎样的困难，而他们又是怎样灵机一动克服了那些困难的。萧原也在这本小册子里发表过一些文章，我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与你分享。

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作《900级台阶》，它有关于一起桥梁跨塌事件。那是一座人行天桥，它刚刚建成不久就塌了，当时有30多个行人正在桥上走路，其中包括十几个小学生，桥一塌，他们都掉了下去，塌掉的桥还压瘪了正在马路上正常行驶的七辆小轿车。在萧原后来所讲的故事里，为了找到某个清楚事故桥梁建设过程的知情人，他在对方居住的小区里奔波了一整天时间。

那个小区里一共有600多个门牌号，但萧原并不了解知情人住在其中的哪一间，而他所找到的小区居民全都表示并不认识他要找的人。

最后，他选择了挨户寻找的办法。为此他按错了许多门铃，有几次他被当作推销员而遭到斥骂，还有几个戴着红袖标的老头老太把他当成了小偷并且对他进行了盘问，直到他亮出了记者证。

当萧原按过200多个门铃、累计爬了900多级楼梯，体力和信心都差不多消耗到了极点的时候，他决定最后再按一次门铃就放弃这个任务--就在这个时候，他苦苦寻找的那个知情人突然打开了房门。凭借对方的指点，萧原揭露了事故桥梁在建设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我相信，促使知情人开口说话的，除了他自己的良知之外，还有萧原踏破铁鞋的努力和他大汗淋漓的样子。

另一个故事有关于一起少年自杀事件。在那个故事里，那个少年由于不堪父亲的苛责选择了离家出走，当他的父亲在河岸边找到他的时候，他曾与父亲对峙了十几分钟。那个父亲以为他的厉声斥责可以使儿子回头，没料到儿子真的跳下了河。

萧原赶到河岸边的时候，跳河的少年刚刚被人从水里捞上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一群路人围了过来议论纷纷。有人打了120急救电话。在医生赶到之前，一群记者赶到了，他们围住那个看上去失魂落魄的父亲，七嘴八舌地提问。但那样的情形下，那个父亲并不想回答任何问题，他?断地挥手不断躲闪。

萧原本来也想去找那个父亲问几个问题就回报社交差，但他最终并没有这样做。他向躺在地上的少年走过去，他趴在地上，犹豫了一下，就开始口对口地给少年做人工呼吸。尽管这样的努力没能换回少年的性命，却使那个懊悔的父亲无比感激。后来他只接受了萧原的采访。他详细地向萧原讲述了这一场不幸的来由，并且希望用自己的例子劝诫天下的父母不要逼子女太甚。

也许你还记得那年中秋节发生在城北某个KTV里的那场大火--70多个在包厢里准备彻夜"欢唱"的男男女女最终也没能活着离开火场。在《北方时报》上报道这场灾难的记者就是萧原。在当时赶到现场的几十名记者中，只有萧原突破警戒线进入了火场。

萧原在《采访背后》里说，帮助他突破警戒线的是一套消防服。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萧原的确有一套消防服。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总之他有。我所知道的是，萧原每次外出采访时都要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它就像是个小小的衣柜，里面不仅有消防队员穿的消防服，还有医生穿的白大褂、建筑工人戴的安全帽等等。

这个可疑的"消防队员"骗过警察进入火场之后，看到几个消防员正拿着高压水龙向高处的起火点喷射。当他发现其中一个消防员显得体力不支时，就接过了高压水龙，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握不住它。它失去了控制，喷出的水柱把那个刚刚走到一旁准备休息片刻的消防员射倒在地上。当萧原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后，消防员们并没有生气，相反，他们还对这个不惧危险的记者表现出了友善。

第47节：第七章 名分(2)

萧原的冒险获得了回报：在消防队员的帮助下，他率先披露了这场火灾的起因，并且通过火场中遗留的一些证物，向读者暗示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最终，警方的调查证实了他所暗示的事情。

我想，在《采访背后》所记载的那些小故事里，最精彩也最能表现萧原智慧的，是对那场矿难的采访。我相信，那些读者之所以把票投给了萧原，大都是因为他们看过报道之后感到震撼。

在报纸上，就像交通事故和火灾一样，矿难也是一个老话题了。那些通往地下的矿井不仅能够贡献煤和各种矿石，还能够"贡献"死亡率。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个城市的郊区，矿难的高发时期大概是每年的第二季度。在那几个月里，你总是能从报纸上看到此起彼伏的矿井坍塌的消息，多数消息里都能看得到死者，他们是非法开采、过度挖掘和简陋的安全保障设施的牺牲品。

多少年来，关于矿难的报道内容大致相同，塌方、透水或者瓦斯爆炸等等，不同的只是死亡人数，它们在报纸上不断变化，有时是个位，有时是十位，有时是百位……直到你对它们感到麻木。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萧原经历的这场矿难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故事梗概就像以往有关矿难的报道中所告诉你的那样--煤窑塌方，几个矿工被困井下，各部门组织救援工作--直到萧原介入。

萧原赶到的时候，警察已经把所有"闲杂人等"拦在离事发矿井二十多米的警戒线之外。毫无例外的，萧原也被列为"闲杂人等"。但半个小时后，他突破了警戒线，并且出现在矿井里，与十几个参与救援的矿工们一起"作战"。

你问我萧原是怎么做到的？很简单，在那半个小时里，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矿工"。

当一个路口被堵住的时候，有一种人会站在那里徘徊，而另一种人会离开那里去寻找新的出路。萧原属于后一种人。当他发现自己无

法通过警戒线的时候，就转身离开了。他没有去换衣服，因为他的背包里并没有矿工的衣服。他要去四周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无人把守的入口，结果他并没有找到，但他找到了矿工们所住的工棚。碰巧的是，那个工棚里还有一名因为痢疾发作正在卧床休息的矿工。萧原与他达成了一笔交易：用200元买下了他的一套旧衣服，其中包括一顶矿工专用的安全帽。

当萧原再次出现在警戒线前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那个矿工。萧原后来告诉我，为了使自己的扮相更逼真一点，他还随手抓了一把煤灰认真地抹在自己脸上。他骗过了把守警戒线的警察，也骗过了守在矿井口指挥救援的几个安监局工作人员--这很容易做到，在那个纷乱的场面中，没有人想得到有一个记者会冒充矿工前来冒险。

就这样，萧原下到了矿井里。那是一条逼仄的地下甬道，它终日无光，里面或许还有些瓦斯的味道。如果你不够小心，头顶上的煤块就会混同着土块悄悄地给你一下。如果你运气不好，随时可能发生的再次塌方甚至有可能给你带来致命的危险。

当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曾经问萧原这样的冒险是否值得？萧原微微一笑，他说，为了更接近现场，当时他并没有时间去考虑这样做的风险，而当他下到矿井里之后，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正在井下紧张救援的十几名矿工并不认识萧原，但他们并没有盘问。也许萧原在挖掘时表现出的笨拙曾经引起过他们的注意，但他们并没有怀疑他的来历，或者他们怀疑过，但并没有人对此做些什么。你知道，那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他们的任务是尽快找到被困的矿工，而不是停下来对一个看上去行迹可疑的人进行盘问。

萧原在矿井里呆了一个下午。当外面天色渐黑时，他们挖出了第一具遇难矿工的尸体。这时候，安监局工作人员传下话来让他们就地休息一会儿，吃完饭再接着干。就是吃饭的那段时间里，萧原露了馅。

已经在矿井里连续干了5个多小时的萧原感觉到自己饿了，所以，当上面的人把盒饭送来的时候，他也凑过去领了一份。但他没想到上面准备的盒饭数量是有限的，他们只送来了11份，因为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在井下参与救援的矿工一共是11个人。

第48节：第七章 名分(3)

冒充矿工的萧原拿走了一份盒饭，就意味着另一个真正的矿工接下来要饿着肚子干活。那个矿工当然不干，所以他大声嚷嚷起来，他最后还跑出矿井去继续抱怨。在他的抱怨声中，上面的人突然意识到：矿井里多了一个人。

萧原就这样现出了"原形"。但安监局工作人员并没有为难萧原，他们只是派人把他逐出警戒线外。当然，在此之前，他们还是让他吃完了那份盒饭。萧原后来在《采访背后》里描述了它的滋味，他说，尽管饭菜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却仍然让他狼吞虎咽。

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它仍然只是《采访背后》中的一小段经验之谈。但萧原所做的显然不只是这么多。当安监局工作人员在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向媒体记者通报事故情况时，萧原又一次利用他灵敏的嗅觉发现了蹊跷之处。

安监局工作人员通报的情况如下：5月21日上午10时许，本市西郊区某小型煤矿发生坍塌事故，根据煤矿负责人提供的情况，事发时有16人在井下开采，14人逃出，另2人被困井下。经过9个小时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矿工的尸体于当晚7时被找到，救援工作随即结束。此次事故发生后，区委、区政府领导极为重视，迅速部署救援工作，区安监局领导还亲临现场指挥……

萧原感兴趣的是其中的死亡人数。他告诉我，他怀疑这个数字的根据是，在他呆在井下的那段时间里，曾经听到矿工们说起塌方时井下被困的一共是7个人，而不仅仅是通报材料中所说的两个人，所以他认为这份传给媒体的通报材料说了谎。或者说，那个煤矿负责人向安监局隐瞒了真实情况。

"也许他们记错了。"我说。我承认，这只是我的猜测。

萧原反对我的猜测，他说："都是朝夕相处的工友，他们怎么可能记错？"

"煤矿负责人为什么要对外隐瞒另外5个人死亡的消息？"

"很简单，这是一场数字游戏。你知道，死亡人数是两个人还是7个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故等级，而不同的事故等级又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责任。现场几十个记者都看见了那两具尸体，但没有人看到另外5具尸体，我也没看到。"萧原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遗憾，他接着说，"我本来有机会可以看到，但我被他们赶了出来。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减法。"

"但是，他们怎样去向那些死者家属交待？"我继续追问。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一定会有办法。"萧原愤恨地说，"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这场事故带来的责任。"

我同意。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真的还有5个死者，他们是谁？"

萧原说，他仔细回忆过那些矿工们当时的对话，他们谈起过几个人的名字，他还隐约记得其中三个：一个叫阿贵，另一个叫大发，第三个叫小林。

我认为萧原应该去找那些矿工，也许他们会告诉他真相。

萧原点点头，但很快又摇了摇头："如果上面说了谎，自然也会让下面的人闭嘴。如果你是他们，在上面要求你闭嘴的同时给了你某种压力或者某种好处，你还会不会对一个记者开口？"

"还有别的办法么？"我问道。

萧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睛看向了斜上方，右手的五个手指轮番敲击着桌面。我知道，这个举动说明他开始思考了。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手指很长，它们在桌面上优雅地跳跃着。萧原的眼神有些游离甚至还有些陶醉，就好像他正在舞台上弹钢琴，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

当桌面上的"琴声"消失之后，萧原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我。他说："给我一个星期时间，一定水落石出。"

萧原并没有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只用了四天就兑现了他的承诺。我说过，他总是有一些特别的办法。

四天以后，《北方时报》上刊登了萧原对这场矿难采写的追踪报道，它的标题是《谁剥夺了5名死者的"名份"？》。

在这篇报道里，萧原证实那场矿难中的确有7名矿工死亡。就像他事前猜测的那样，为了"控制"这场灾难中的死亡人数，煤矿负责人向那些参与救援的矿工们下达了"封口令"，他们骗过了安监局的工作人员，却没能骗过萧原。

第49节：第七章 名分(4)

你一定在问我，这一次萧原又是怎么做到的？好吧，我很愿意与你分享萧原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来的智慧。

被逐出矿井之后，萧原不仅记住了其中几个死者的名字，他还记住了他们家乡的地名。当他乘坐火车赶到那里时，才知道他所掌握的那个地名是一个行政乡。在一个下辖12个村的行政乡里，仅凭几个名字就想要找到他们的家庭住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萧原曾经试过去找派出所警察帮忙，但警察并不能根据那几个听起来像乳名的名字，就把他们从厚厚的人口档案里找出来。萧原只好又一次采用了最笨的办法--他在那些村子里奔波了整整两天，见人就问是否认识阿贵、大发和小林。

在第二个黑夜来临之前，萧原的辛苦奔波终于得到了回报：他找到了他正在苦苦寻找的那个村子。

那是一个小山村。从进村的那一刻开始，萧原就感受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哀伤。这种哀伤弥漫着整个村子，一共有5户人家正在给几天前死去的亲人办丧事。从灵堂里摆放的遗像上看，死者都是年轻力壮的男人。

到了这个时候，萧原认为自己的任务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但是，就在这时候，他事前没能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那些亲属们并不承认死者是死于矿难，他们甚至不承认死者曾经在那个煤矿里当过矿工。

阿贵的哥哥刘秋田告诉萧原，他的弟弟是被毒蛇咬死的，大发的妻子则说她的丈夫是得了一种怪病死的，小林的母亲和另外两个死者亲属也都是这样说的。

萧原后来告诉我，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也以为自己搞错了，这使他很沮丧。然后他离开村里，搭车到附近的一个镇上住了下来，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赶回报社。

当天晚上，疲惫不堪的萧原在那个简陋的旅馆里正要入眠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在他踏进阿贵的家门口之前，曾经听到过一男一女的说话声，他还隐约记得那个女的说了一声："一万多块就把命买了？"进门之后，他才知道说话的是阿贵的姐姐刘秋玲，而她的哥哥刘秋田正在旁边数钞票，见到萧原之后才停手。

这个细节使萧原翻来覆去彻夜不眠。他相信，刘秋田也对他说了谎，而使他说谎的就是那笔"买命钱"。

"可是，他为什么要说谎呢？死的是他弟弟啊！"萧原自问自答，"但我后来猜测，也许，就像那些矿工一样，他们也曾经被人警告过要对记者闭嘴，否则就拿不到那笔死亡补偿金。"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第二天一早，萧原又出现在了那个村里。他很快找到了正准备下地干活的刘秋田。

显然，刘秋田对这个再次来访的记者并不欢迎，他甚至表现出了敌意，他一边收拾农具，一边对萧原说："我不想跟你说话，你还来干什么？"

对于这种不礼貌的待遇，萧原早已经习惯了，所以他并没有生气。他说："我本来是想告诉你，如果阿贵是在煤窑里挖煤的时候被砸死的，那么会得到几万元补偿金。但是，既然你说他是被毒蛇咬死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刘秋田沉默着，他继续收拾那些仿佛永远收拾不完的农具。但萧原从他犹疑的神情中看出他似乎动了心思，所以萧原也没有说话，他转过身去。

就在萧原转过身去的时候，他所期待的问题从刘秋田嘴里跳了出来："如果是挖煤的时候死的，会有多少补偿金？"

萧原从容地转回身来，他对刘秋田说："那么……阿贵不是被毒蛇咬死的？"

刘秋田跳过了这个问题，他急于得到他的答案："你先告诉我，有多少补偿金？"

萧原想了想，然后对刘秋田说："至少是两万，也许更多。"

刘秋田似乎没有听清楚萧原说的话，他问道："你说……多少？"

萧原又重复了一遍。

刘秋田突然发作了，他把手里握着的一只铁镐狠狠地摔在地上，开口骂道："他娘的，他们只给了一万五，还不让我们说话。"

事情是这样的：在萧原到达的前一天，煤矿方面曾经派人来过村里，把所有的死者亲属都叫到了一起。那个自称副矿长的男人告诉他们，阿贵等人都是在采煤的时候被砸死的，一般情况下，给死者亲属的补偿费是一万元，考虑到这几个死者的家庭情况都比较贫困，矿上决定多拿出5000元来。但有一个条件：如果有任何人问起来，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他们死于矿难。

第50节：第七章 名分(5)

刘秋田说，他当时问过副矿长，为什么不能说死于矿难？副矿长解释说，如果政府知道这次矿难死了这么多人，就会对他们处以罚款。他们觉得，与其被政府罚款，不如把钱交给矿工亲属。

刘秋田还说，副矿主说完这些话之后，就从随身带着的一个包里把厚厚几叠钞票拿了出来。但他并没有立即把钱交给他们，而是让他们商量一下，他说："要钱还是不要，你们自己考虑？"

商量的结果是：要钱。刘秋田说，人死不能复生，在那个时候，阿贵等人是不是死于矿难并不重要，而5000元对一个农家来说却非常重要，那几乎是一个普通农家半年多的收入。

萧原希望刘秋田站出来揭穿这个骗局，拿回他们应得的补偿款。他说，根据他的了解，发生矿难之后，死者亲属都能得到至少2万元补偿款，所以那个副矿长不仅说了谎，还克扣了一部分钱。

刘秋田仍然有些犹豫。他说，那15000元钱他们已经拿了，拿钱之前他们还在副矿主提供的一份协议上签了字。协议上说，如果他们违背承诺将实情说出，将负担法律责任。

萧原说，那是一份在欺骗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不受法律保护。相反，那个副矿长还应该为他欺上瞒下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对对对。"刘秋田连连点头，"我弟弟的命都没了，死了也不给个"名份"，还克扣补偿金，就是要让他们负法律责任。"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清楚，萧原差不多已经搞定了这件事。接下来，他所要做的只是，通过刘秋田说服了另外几个死者的亲属，又通过他们说服了几个原本打算闭嘴的矿工。然后，他们找到了副矿长。当然，像以往那样，在见到副矿长之前，萧原已经按下了口袋里那台小型录音机的录音按钮。

副矿长认出了萧原。萧原被逐出矿井的时候他也在场。这个记者的再次出现使他感到紧张，他把萧原拉到一旁，希望以1万元买断萧原

对此事的报道权。

被拒绝之后，副矿长对萧原说："你为什么要在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上苦苦纠缠？"

萧原反问道："如果你们不愿意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为什么会谎报人数？你们张张嘴，一句话，几个死者的"名份"就被你们轻易地抹掉了。"

"人都死了，还要什么"名份"？"副矿长说，"萧老弟，你抬抬手，不要让死人堵住了活人的出路。"

萧原不再理睬这个说了谎还强辞夺理的家伙，他转身离开了。副矿主还想继续纠缠，但那些死者亲属围住了他。

萧原离开煤矿以后径直去了安监局，他把录音内容播放给了一个安监局官员听。萧原后来告诉我，那个安监局官员听完以后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

据说，萧原的这篇报道在刊发之前也曾遭到过拦截。这不是副矿长干的，他已经不能那样干了，因为他被警察带走了。拦截它的是那个煤矿的矿长，我并没有证据，但我相信整件事情他都有份，即使不是他策划的，也是经过他默许的，要不然他不会如此紧张。他来到报社求见周自恒。但他等于一个下午也没能见到周自恒。这一次周自恒并没有给对方面子，他让秘书拒绝了这次会见。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其实，周自恒并不一定要给所有人面子。如果他要给所有人面子，这份报纸就会变得更薄一些，最后你会把它塞进垃圾桶并且发誓再也不看。你并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周自恒并不需要那么多"朋友"。当然，在这件事情里还有一些小小的巧合。萧原告诉我，那几个死者的老家也是周自恒的老家，当周自恒看到自己的几个老乡在死后还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时，他心里某种朴素的情感被触动了，或者说他生气了。

许多读者也生气了。他们在给报社打来电话谴责那个煤矿负责人的同时，还在《北方时报》发给他们的读者调查表上把票投给了萧

原。

在随后召开的报社员工大会上，周自恒宣读了那份记者"提及率"排行榜，并且亲自把2000元奖金颁发给了萧原。他用欣赏的目光盯着萧原，对萧原拒收贿赂的举动大加赞赏。散会之后，我还听到他对崔哲说："萧原这个记者很不错，颇有周总当年的风骨。对于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好好使用。"

第51节：第七章 名分(6)

这也是周自恒的风格，在赞扬下属的同时，他也不会忘记表彰一下自己。

崔哲也保持了自己一贯的风格，他连连点头："是是是，一定不浪费人才。"接着又说："像周总一样杰出是我们一生的梦想，只怕才华不够，梦想不能成真。"

读者的欣赏、报社的奖励和周自恒的赞扬--这就是萧原在这件事情里得到的。当然，他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他流了一些血，并且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在那件事过去之后的某一个深夜，萧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他们手里都提着棒子。

你猜得到是谁让他们干的？有些人会感谢记者给他们带来事情的真相，而另一些人会把记者视作敌人。所以，这个职业不仅能带来荣誉感，有时候还会带来危险。

当我去医院里看望萧原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守护在他的病床前。萧原告诉我，她就是于薇。

我以前并没有见过于薇，却和她通过电话。她的样子与我根据声音想像出来的样子差不多：面目清秀，身材高挑。

于薇看起来有些羞涩，她怯怯地对我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又迅速回过头去看着萧原。我在这个女大学生的脸上发现了一种东西。我说不清楚那种东西是什么，但我确定，那种东西只有恋爱了的女人脸上才会有。

我还认真地观察了一下萧原。我相信，他头部受的伤一定会给他带来痛苦，但他脸上隐约透露出的幸福战胜了那种痛苦。

萧原告诉我，在解剖台上看见自己的父亲之后，于薇曾经想过退学。于薇说，她每次上解剖台的时候都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她无法想像某一天自己当上医生后拿着手术刀对着病人时的心态。所以，她打

算回老家复读，明年再参加高考，她希望自己能考上一所新闻学院，毕业以后到报社里来当记者。

尽管萧原理解了这个打算，但他仍然劝阻了于薇。他希望于薇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他说，如果她将来对待每个病人都能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那么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他还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好的记者，同样需要好的医生。

最终，萧原说服了于薇。她继续留在了医学院里。

"你知道她为什么会想来报社当记者吗？"我问萧原。你知道，我试图挑起的一个你和我都感兴趣的话题。

萧原笑而不答，他向我问起了报社里的情况。这个有关于"情爱"的话题就这样被他轻巧地避开了。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第52节：第八章 大字报(1)

第八章

崔哲兑现了他在周自恒面前的承诺，他没有"浪费"萧原这个人才。在他的主张下，萧原获得了他在《北方时报》的第一个职务--组长。虽然这个职务微不足道，但在我看来，它意味着萧原向崔哲的"圈子"迈进了一步。

在社会新闻部里，以前并没有"组长"这个职务，因为创刊六年以来，这个部门从来就没有分过小组。但这难不倒崔哲，他翻翻电影画报的功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他折了一顶"官帽"，并且把它发给了萧原。

为了配合这个新设立的"领导岗位"，一个小组应运而生，它叫"群工组"（意思是为群众工作的小组）。在崔哲的安排下，萧原有了三个下属--韩振东、李宏奎和刘志超。你知道，他们都是被崔哲视为"兄弟"的记者。

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崔哲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本报新闻热线每天都会接到许多读者的求助电话，有些求助线索背后往往隐藏着许多蹊跷的事情，如果一概置之不理，不仅是对新闻线索资源的浪费，更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而创办一个为读者解决实际困难的版面，不仅有利于塑造本报的亲民形象，也有利于培养本报在读者中的公信力。所以，"群工组"记者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处理读者来信和读者打来的求助电话。

与"群工组"的工作相对应，一个新的版面又出现了，它的名字叫"服务台"，每周出版一期。"服务台"这个名字是崔哲想出来的。他说，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版面。

崔哲还说，"服务台"版面承担的任务就是"收买人心"。所以，他对"群工组"记者的考核标准包括这样一条：看谁收到的感谢信或者表达感谢的锦旗多。

我不知道崔哲又在搞什么鬼，我只是不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他所想的。但萧原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也许是在肖彤被劫持的事件中，崔哲受到了某种刺激，体会了一次受助者的感受，所以把注意力投向了那些求助于本报的读者。

我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我认为它又一次表现了萧原天真的一面。但我不想争辩，所以我只是说："等着瞧吧。"

说实话，在观察"服务台"这个版面一段时间之后，我认为它并不算成功。在"收买人心"的宗旨和锦旗的刺激下，"群工组"的记者们开始相互攀比。有时候，他们的举手之劳也会占据较大的版面，他们还学会了在报道中进行自我表彰。

比如，韩振东曾经撰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一个裁缝制作了一条两边裤筒不一样长的裤子但拒绝为顾客修改，经过本报记者从中调解，两条裤筒变得一样长了--这件事情见报了。报道共有600多字，主要描写本报记者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最终还是说服了那名裁缝修改裤子的过程。在这篇报道的末尾，韩振东写道："何先生（顾客）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

在我看来，这是一句废话。但那块版面上几乎每条稿子的末尾都会这样写。

再比如，李宏奎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一场大雨之后，住在城东平房区的一个居民打来了电话，希望记者帮忙解决他家的屋顶漏雨问题。李宏奎于是联系到了当地的房管所。后者很配合，很快就派出工作人员去把屋顶修好了。那户居民自然"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篇报道的见报标题是《本报记者出马，修复房顶漏水》。根据我的理解，这个标题的真正意图是自我表彰。不过，我认为它有些出格了。从字面上理解，它似乎在炫耀以李宏奎为代表的本报记者掌握的另一门技术--除了采访和写作之外，他们还擅于修复漏雨的屋顶。我认为这样的炫耀会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果然，它很快就惹来了麻烦。

第二天上午，更多被屋顶漏雨困扰的居民打来了电话，希望得到帮助。我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忙于接听这样的电话，几乎腾不出手来干别的。我告诉他们，应该直接去找房管所工作人员，因为这样的事情属于他们的职责范畴。我还努力对他们解释说记者人力有限，不可能全都用来帮助他们联系房管所。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居民听到我的解释之后，起初有些莫名其妙，然后都问我："你们不就是专门管房顶漏雨的吗？"

这下轮到我莫名其妙了。接着他们告诉我，他们此前曾经找过房管所，那里的工作人员表示爱莫能助，但告诉他们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一个专管房顶漏雨的部门，只要打通电话就会有人帮他们修好屋顶。

你一定猜得到，那个电话号码就是我们的新闻热线号码。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房管所的恶作剧。

在当天晚上崔哲专门为此事进行的交涉中，房管所工作人员对他说："报纸上不是说记者出马就能搞定吗？那就让你们的记者出马好了。"

这件事情的最后结局是：在崔哲的授意下，李宏奎到房管所采访了一整天。在那篇以表彰房管所工作人员如何敬业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发表之后，这场恶作剧也结束了。

我曾经问萧原："你对"服务台"满意吗？"

"不满意。"萧原的回答很干脆。

"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轻松，好像它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你认为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是"群工组"组长。"我说。

"没有人在乎这个头衔，我也不在乎。"萧原说，"它只是崔哲用来感谢我的一件东西，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

"但你毕竟是组长，"服务台"也是你提议创办的。"

"我希望"服务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崔哲对我要做的那些事情不感兴趣。"萧原给了我一个无奈的笑容，接着说，"你知道，"服务台"一直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些选题也都是崔哲直接派发出去的。"

第53节：第八章 大字报(2)

"我们没有接到过那些读者的求助电话，那些选题从哪里来的？"我问道。

"我也觉得奇怪。我正准备调查那些线索的来源，不过，我要等待一个机会。"萧原说。

"什么机会？"

"我也不知道。"萧原说，"当机会来了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机会"在2004年6月中旬到来了。那一天，"服务台"版上登出了一篇报道，标题是《市民苦寻爱犬》。

这篇报道并不长，我把它原文照抄如下：

本报讯（记者韩振东）截至昨天，陈女士仍然没有找到她的爱犬"贝贝"。她说，"贝贝"的失踪令她茶饭不思。

"贝贝"是一条1岁半的吉娃娃。它是在半个月前突然离家出走的，此后再没有回来。

陈女士说，它非常善解人意，每次她回到家时，它都会扑到她怀里，用尾巴扫过她的脖子。"贝贝"失踪后，让她感到生活中少了许多乐趣。她虽然四处寻找过，但没能找到。

如果有人发现"贝贝"，可以与本报新闻热线联系。陈女士说，她将给予送还者5000元酬谢……

这篇报道一共200多字，它被安排在版面头条的位置，并且占据了那个版面的将近四分之一地盘。在这篇报道的边上，编辑还特意配发了一张"贝贝"的照片。照片放得很大，足够看清那只吉娃娃的鼻子上有一个火柴头大小的黑斑。

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这篇报道其实是一则"寻狗启事"。我曾经对此感到迷惑：报社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人寻找她的狗？

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休闲方式。有的人喜欢逛街，有的人喜欢养宠物，有的人既喜欢逛街又喜欢养宠物。这并不奇怪，

人类的某种情感有时候会投射到某种休闲方式上。我有一个朋友养了5条京巴，每天下了班都要急急忙忙地回家去喂养他的那些宝贝。他认为狗有一种忠诚的品质，而他喜欢那种被一群狗忠诚地跟随的感觉。

那段时间里，关于宠物的报道频繁出现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狗成为其中的主角。有时候它们表现得很强势，比如，有个小孩在小区里玩时被一条比他个头还高的狗咬伤了脖子；有时候它们又表现得很弱势，比如，有人将一些喂过毒的骨头投在小区的各个角落里，导致许多宠物狗被毒死……后来，电视台曾组织市民、专家和政府官员坐在一起讨论宠物扰民问题。有一名政府官员当场表达了他个人对宠物的厌恶，并且表示要对此问题"重拳出击"。接着就频繁发生城管队员强行闯入市民家中打狗的事情。在此期间，电视台还播放了一段城管队员早晨起来集体苦练"打狗棒法"的录像。这样的举动激怒了许多人。数千名宠物爱好者在一夜之间团结起来，他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聚集到了一起，然后兵分几路坐到了市内的几条主干道上，致使那几条道路严重堵车，进而导致当天本市交通瘫痪。这场闹剧最后以那个市政府官员在压力之下责令有关部门收回"打狗令"而告终。

我充分尊重狗以及其它宠物的"生存权利"，但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萧原对"服务台"版面发起的"炮轰"就是从这篇《市民苦寻爱犬》开始的。

这篇报道见报的当天下午，报社17楼的公告栏里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它的作者是萧原。

我想简单向你介绍一下报社里的"大字报"。在报社里，如果某个编辑或记者对发表在报纸上的某篇报道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可以写出来并且把它张贴在公告栏。我们一般把那些张贴出来的文章叫做"大字报"。除非是进行人身攻击，每个编辑记者都拥有在"大字报"中对某篇报道进行批评的权利。

在创刊初期，"大字报"曾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表达业务意见的方式，但随着报社气氛的改变，它几乎已经在报社里绝迹了。这一次，

拾起这种老习惯的人是萧原。他在公告栏里贴出的"大字报"标题是《先做"人"，再做"新闻"》。文章大约有2000多字，我摘引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毫无疑问，这篇报道的意图是在帮助一个人寻找她的狗。我不懂，我们为什么宁可放弃那些可以帮助一个或更多人的新闻线索，却选择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一条狗走失的事情上。对于那些因为亲人走失而求助于本报却被拒之门外的人们来说，如果看到了这条帮助一个女人寻狗的报道，他们的心情会怎样？如果你是他们，你的心情又会怎样？

第54节：第八章 大字报(3)

"当那些因为亲属走失而求助于本报的人们来到报社时，我们被要求告诉他们，寻人这种事情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报纸无法报道，并且告诉他们最直接的途径是去找广告部，花几百块钱在报纸上登一条寻人启事就好了。但是对于这条走失的吉娃娃，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它的主人去找广告部，而是把它当成新闻来报道？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它的新闻价值？如果一条狗走失有足够的新闻价值，那么一个人走失为什么就没有足够的新闻价值？

"我认为，这篇寻狗的报道会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狗的重要性>人的重要性。我想问的是：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吗？

"我们所有的新闻都应该是为人做的，说到底，我们做的是人的新闻，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人的发展，所以我们会报道那些人们在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困境，我们报道那些妨碍人们发展的事情，并且希望通过报道它们来消除那些妨碍。

"但是，这条寻狗的报道让我糊涂了。我不明白的是，我们关心的到底是人还是什么？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我们就应该学会怎样关心人。如果我们不懂得关心人，读者又怎么会选择一张冷漠的报纸……"

我相信社会新闻部的许多人都看过这张"大字报"，因为它的空白处写着许多留言。有人写"说得好"，有人写"支持"，有人写"先做"人"，再做"新闻"--顶"，还有人写"严重支持"……

多数留言的后面都没有署名，只有一个例外：在"严重支持"的后面，赫然写着"杜晓东"这个名字。你知道杜晓东是谁--就是那个曾经与崔哲争论过"牛到底会不会思考"的记者。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语言犀利的人了。跟我一样，他也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教训，但他并没有像我这样沉默寡言，而是变得牢骚满腹。在这张"大字报"的留言中，他表现出了尖酸刻薄的一面，在"严重支持"和署名之间，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老妈养的一只八哥前两天逃跑了，据目击者称，它正在向火

星飞去。我老妈憔悴了，她也变得茶饭不思。请问，"群工组"的同学们能不能帮帮她？"

我从头到尾把这张"大字报"读了三遍，这花费了差不多10分钟。看完以后我又想了想，我隐约感到，萧原似乎想通过对那篇报道的评论来表达更多的东西，但我弄不清楚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无论如何，我认为萧原说得很有道理。

我赞同萧原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篇报道见报后，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来到报社要求接待的人络绎不绝。

那天我运气非常糟糕，每次都抽到了那张黑桃A。所以，我的那个上午几乎全部被用来接待那些眼神里充满了期待的人们。其中一些是"好心人"，他们为送还"陈女士"的狗而来，但我看得出来，那些嗷嗷乱叫的小狗中并没有"贝贝"，尽管有一些与它长得很像，还有一只小狗鼻子上的黑斑明显是用墨水涂抹上去的。另一些是正在寻找走失亲属的人们。他们大都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能帮忙寻狗，为什么不能帮忙寻人？"我无言以对。我知道，那个"你最好去广告部登寻人启事"的说辞这时候已经失灵。

半个小时后，我经过公告栏时突然发现萧原的"大字报"不见了。又过了10分钟，我再路过时发现它又出现了。然后它又不见了……我对它的忽隐忽现感到奇怪。

不过，我的谜团很快就解开了。我后来看见萧原再次把它贴在公告栏里，接着，崔哲出现了。崔哲走过去告诉萧原，两次把"大字报"从公告栏中揭下来的人就是他。

"为什么？"萧原问道。

"因为……"崔哲犹豫了一下，"那条稿子是有"背景"的。"

"什么"背景"？"萧原追问道。

"反正是有"背景"的，但我不能告诉你。"崔哲不耐烦了，他转身又要走开。

"是不是又担心有恶劣的国际影响？"说出这句话时，萧原轻笑了一声，笑声里有嘲弄的意味。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几天前，萧原曾经在公告栏里贴过另一张"大字报"。在他所指责的那篇报道中，李宏奎讲述了他亲自去一个老外家中帮助对方联系工人疏通厕所下水道的故事。

第55节：第八章 大字报(4)

在那张"大字报"里，萧原问道："记者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帮助一个身体健康、体力脑力都健全的人疏通下水道的吗？"

那一次，崔哲也曾希望萧原把"大字报"从公告栏上揭下来。但萧原拒绝了，我凑巧听到了他们当时的对话。

"那是一个爱尔兰人，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崔哲说。

好了，你知道崔哲担心的是什么了。但萧原不以为然，他说："会有什么国际影响？就因为他是老外？我就不信爱尔兰的厕所从来不堵？"

崔哲被噎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说辞："我说过，"服务台"是"为人民服务"的版面，外国人民也是人民，当然也要为他服务。"

萧原步步进逼："把疏通公司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也是在为他服务，为什么一定要表现得那么殷勤？"

"服务就要热情，怎么能说是殷勤？"

"你告诉我，如果那是一个普通市民，你会不会让记者去他家里帮忙通下水道？"

那一场对话中，我又一次看到萧原在与崔哲的口头较量中占据了上风，他表现出的咄咄逼人令崔哲非常尴尬。这一次也一样，崔哲迟疑了一下，接着把萧原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萧原后来告诉我，在主任办公室里，崔哲对他说出了那篇报道的"背景"--那个"茶饭不思的陈女士"是周自恒的老婆陈虹。

这下你应该明白了，我们也许可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叙述这件事情：周夫人的"贝贝"丢了，她因此魂不守舍，于是周自恒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崔哲。崔哲自然心领神会，当即安排韩振东去采访周夫人。

接下来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服务台"版上安排一块足够大的地方发表它。

对于崔哲来说，处理这件事情轻而易举。但他事前没能料到的是，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会有人以张贴"大字报"的方式表达质疑。我猜测，崔哲屡次把"大字报"撕下来，大概是担心周自恒看到之后会感到不快。对他来说，周自恒如果打个喷嚏，他就会立即患上重感冒。

我知道一些关于周夫人的情况。据说，这个43岁的女人是一个狂热的宠物爱好者。在数千人堵住主干道的那次事件中，有个赶去采访的记者曾经看见她出现在现场。当时她就站在最前列，双手高举着一个布制条幅，上面写着一行字："狗狗也有生存权！"

我还听说，除了那只吉娃娃之外，她还需要照顾两只猫、四只兔子、一只蜥蜴、一只奇形怪状的蜘蛛和一条通体金黄的小蟒蛇。当然，这并不是全部，但我能列举出的就这么多。有个记者叫田磊，他曾经开车帮周自恒送一台冰箱回家，所以去过周自恒家中。他告诉我，在周自恒家豪华的大客厅旁边有一间房，进去以后，你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小动物园。

现在，这个动物园里的一个成员失踪了，作为它的主人，周夫人自然会感到焦虑。只不过，这种焦虑被放得太大了。

在主任办公室里，萧原还曾问起崔哲："你是不是想把"服务台"的宗旨改成"为领导服务"？"

崔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反问萧原："这是老板亲自布置下来的任务，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是啊，崔哲该怎么办？我突然也替崔哲感到为难。

萧原说，如果这张报纸是周自恒自己投资办的，崔哲可能真的很难办。但是，周自恒并不是资本家，他把自己的老婆遇到的一个问题拿到报纸上来发表，就跟把报社的公共物品拿回家去使用是一样的。

我同意，但我认为即使是这样，萧原也无可奈何。

萧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结束了这个话题，他转而问我："杜晓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萧原之所以对杜晓东感兴趣，是因为后者写在"大字报"上的那些留言。

在我呆在《北方时报》的日子里，大概有五六个人是我曾经欣赏的，杜晓东是其中一个。在我看来，杜晓东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但他也算得上是一个失意的记者。

在报社创刊初期，杜晓东与崔哲一起被称为社会新闻部的两大"支柱"。在那一轮"揭丑攻势"中，杜晓东也有过突出表现。他曾经进入一个企业充当业务员。那个企业声称，它能够帮助国内民营企业联系外商以达到产品出口的目的。但杜晓东经过一个星期的暗访，最终证实那些所谓的"外商"其实只是外国留学生，那个企业利用这些劳务费低廉的"演员"为它赚取了一笔又一笔中介费。

第56节：第八章 大字报(5)

与崔哲一样，杜晓东也曾经多次获得"优秀记者"称号，两人轮流盘踞读者"提及率"榜首的位置长达两年之久。后来，在周自恒发起的那场部门主任职位竞聘中，杜晓东也报名参加了，但最终他在与崔哲的竞争中落败了。这一次失败的经历并没有使他离开《北方时报》，却让他变成了一个状态低靡、絮絮叨叨爱发牢骚的人。接着，他与崔哲的友情终结了。但他只是发发牢骚，而崔哲认为他的牢骚伤了不人，所以并没有想什么办法去对付他。

萧原似乎对那段往事产生了兴趣，他继续问道："为什么是崔哲？杜晓东当时的得票比崔哲少吗？"

我告诉萧原，在普通编辑记者投出的票中，杜晓东所得的票数其实并不比崔哲少，但最具权重的周自恒把票投给了崔哲。

"为什么？"萧原问道。他仿佛有永远无法满足的好奇心。

确切地说，我并不知道周自恒为什么把票投给崔哲。但我可以猜测。我的猜测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在那场竞聘之前的某一天，周自恒交给杜晓东一个任务，让他跟着一个"线人"去采访一个商场。"线人"声称他受骗了。他说，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养鱼，为此他在那个商场里买了一口价值2000余元的鱼缸，搬回家以后才发现鱼缸有一条巨大的裂痕，于是他找到商场售货员，但对方拒绝为他退换。

对于杜晓东来说，这样的采访轻而易举。但他在听这个"线人"讲故事的时候听出了蹊跷，他问对方："你花2000多块买下那个鱼缸的时候，就没有查看鱼缸是否完好无损吗？"

"查看过，当时没看出毛病来。"

"是商场送货上门，还是你自己运回家的？"杜晓东继续提问。

"是我自己运回家的。"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在把它弄回家的路上把它碰裂了？"

"不可能。"

"那就奇怪了，在商场里还没有毛病，送回家以后怎么就有毛病了？"杜晓东说。

"线人"不耐烦了，他说："杜记者，你到商场里亮亮记者证，他们就会给我换的。他们别的不怕，就怕被记者曝光。"

杜晓东说："记者证不能乱亮的，先搞清楚怎么回事再说。"

"线人"更不耐烦了，他说："杜记者，你帮帮忙，你帮了我，就跟帮我表哥一样。"

"你表哥是谁？"杜晓东问道。

"周自恒。"

杜晓东明白了，但他最终放弃了这次采访。在向周自恒汇报此事时，杜晓东说，"表弟"承认那个鱼缸是他自己弄坏的，所以没道理再去找商场要求退换。

周自恒并没有再说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就这样完了。几天之后，崔哲从周自恒手中接过了这个任务，他带着"表弟"去商场找到了售货员。在崔哲亮出记者证之后，售货员仍然拒绝退换。于是崔哲写了一篇报道，他并没有证据，但这并不妨碍他向读者暗示那个商场向顾客出售次品。

那篇报道不仅给"表弟"换来了一口新鱼缸，还使那个售货员丢了工作。可怜的小姑娘当天下午就来到了本报，在她求见报社领导被拒绝后，就一言不发地在报社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我还记得，在那两个多小时里，她的手中一直举着当天出版的《北方时报》，在打开的那个版面上写着四个大字--"胡说八道"。

我问萧原："如果你是周自恒，你会选崔哲还是杜晓东？"

"我不是周自恒，所以我不必做这道选择题。"萧原停顿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笑容，接着说，"不过，如果可以选，我不会选周自恒当社长。"

我很惊讶，但我理解和同意萧原的意思，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我同意的姿态似乎鼓励了萧原，他沉吟了一会儿，突然开口对我说："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我问道。

"利用"服务台"这个版面，报道小雨病情的发展。"萧原说，"我希望这样做能再次引起读者对小雨的注意。"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我理解萧原在听到老太太的故事时感受到的震惊，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第57节：第八章 大字报(6)

萧原告诉我，前几天他和于薇去了一趟医院，并且找到了小雨的病房，发现小雨的病情已经加重。在医院里陪护小雨的吴敏说，尽管几经周折，骨髓配型已经找到了，但她仍然没有足够的钱让小雨接受手术。

"怎么还没有钱呢？崔哲已经把那笔钱交给了她呀？"我感到惊讶。

萧原说，吴敏拿到那笔钱的第二天就遭遇了抢劫--那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也就是吴敏和崔哲的合影出现在报纸上的当天傍晚，她从医院回到家之后不久就听到了敲门声，来人自称是查煤气的。她把门打开后，一把匕首立即抵住了她的胸部。接着，她被闯进屋内的三个男人捆了起来，用来装钱的挎包也被夺走了。事后，她打了电话报警。但警察告诉她，她只是最近频发的一系列入室抢劫案中的一个受害者。在她之前，至少还有十几个像她一样懊恼的受害者正在等待破案。

"很简单，那几个劫匪可能正在寻找下一个目标，而报纸为他们提供了帮助。"萧原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愤恨，"报纸不仅告诉他们吴敏拿到了9万元捐款，还在登出的照片里告诉他们她长什么样子，并且在报道里顺便透露了小雨住在哪家医院。在报纸的帮助下，劫匪所要做的只是：蹲守在医院，然后跟着吴敏回家--你可能会说报纸是无意的，但从结果来看，它成了那几个劫匪的同谋。"

我并不完全同意萧原所说的话，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沉默了。

萧原眼神里的愤恨仍然积聚着。他说，在小雨的奶奶坠楼的那件事里，报社其实已经欠下了一笔"债"，他希望报社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偿还它。他认为，"办手续"只是一个托辞，崔哲之所以拒绝向老太太交出那笔钱，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怀疑崔哲挪用

了那笔钱。为了证实这种怀疑，他想了一个办法：主动邀请韩振东喝酒，并且尽可能使对方多喝了一点。

对于组长发出的邀请，韩振东自然不会拒绝。在那次喝酒时的谈话中，萧原使用了一些小小的手段，他用了一大段时间来闲扯，主题是对崔哲和韩振东的恭维。

当萧原发现韩振东已经微熏时，便抛出了自己的问题："崔主任为什么要挪用那笔钱？"

这个问题很突兀，韩振东愣了一下，又打了一个酒嗝："什么钱？"

"那9万元捐款。"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韩振东的脸上现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就足够了，萧原说，他已经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但他并没有解开所有的谜团，所以他继续追问："崔主任为什么挪用那笔钱？"

"你先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韩振东也没有绕开他自己的问题。

萧原笑了笑："兄弟之间怎么会有秘密？"

韩振东想了想，又点点头："崔主任其实并没有想过要挪用那笔钱。他跟我们说，他也是迫不得已。"

"为什么？"萧原追问道。

"不知道，崔主任没跟我们说，他只是说事发突然，他需要用那笔钱。他本来想过几天再凑一笔钱交给老太太，但他没想到那个老太太会那么着急，当天下午就来了。"韩振东说。

我想起来，崔哲在事发当天下午曾把徐浩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并且大发雷霆。他当时怒气一定很盛，因为我在与他办公室两墙之隔的值班室里都能听到他骂人的声音。

我记得崔哲当时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而徐浩一言不发。当时我认为徐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我并不清楚那个错误究竟是什么。我

现在明白了，在那件事里，徐浩所犯的"错误"其实只是把报社已经收到读者捐款的消息告诉了老太太。

在萧原告诉我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复杂，我甚至有些自责，为什么要把老太太讲的那个故事写进新闻日记并交给崔哲，否则就不会有那篇报道，不会有那些读者的捐款，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了。但是，我很快又反过来想，如果我当时没有那样做，我也许仍然会为自己的冷漠而自责。

我相信我内心的复杂情绪一定在脸上表现出来了，萧原很担心地看着我，他告诫我，千万不能把这个秘密讲给别人听。

第58节：第八章 大字报(7)

我答应了，又问萧原："崔哲挪用那笔钱干了什么？"

"不知道。我怀疑他把那笔钱交给了银行，为他们新买的那套大房子交首付款。"萧原说。

"不可能。我记得，他拿到新房钥匙在前，而小雨的故事在后。"

"也许你记错了。"萧原怀疑地看着我。

我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所以我对萧原说："我不会记错的。他拿到钥匙之后，还请了几个同事去喝酒。大概一个星期之后，老太太才打来了电话。"

"不管怎样，崔哲挪用了那笔钱。暂时挪用那笔钱并不算是一个大错，但他为了掩盖这个错，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不该把那个老太太说成一个敲诈者。"萧原叹了一口气，"一个老人，一生清白，死了却被人扣上这样一顶帽子，所以，崔哲欠了她一笔债，他应该还。"

我同意。看到那张"大字报"时，我隐约感到萧原似乎想表达更多的东西，我想我现在明白那些东西是什么了。但我对他的想法能否实现表示怀疑。

我告诉萧原，想要再次报道小雨的故事，先要过崔哲这一关。在某些事情上，崔哲可是个狠角色，我担心萧原提出的是一个"希望"，换来的却是"严惩不怠"。

萧原苦笑："试试看吧。"他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开了。

后来，萧原像他所说的一样去找了崔哲。当我再次遇到他时，我清楚地看到了他脸上的沮丧。我知道，他被拒绝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

萧原告诉我，与我想像的不同，在他向崔哲提起此事的时候，崔哲起初感到奇怪，但他没有表现出暴躁。接着，崔哲向萧原讲述了自己在那件事发生之后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并且表现出了忏悔，他

还一度想去医院看看小雨，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自己无法面对那个女孩。

当萧原告诉他吴敏拿到钱的当天就遭遇了抢劫的时候，崔哲甚至表现出了自己的同情心，他说他将考虑萧原的提议。但是，在给周自恒打电话请示之后，崔哲带给萧原的是一个"坏消息"："周总说，那件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任何人都不得再提起。"

萧原正待争辩，崔哲又说："周总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说一不二。所以，请你不要再提这件事，省得自讨没趣。"

看着萧原沮丧的神情，我正想安慰几句，萧原先开口了，他说："你信不信，那笔债迟早是要还的？"

第59节：第九章 嫖客(1)

第九章

夜晚渐渐被缩短了，而白天被拉长。阳光变得刺目而灼热，道路两旁的树荫里，知了躲在某处又开始了鸣叫。起初是一两声，后来是三四声，接着，它们开始了无休无止的长鸣--让人焦躁不安的夏天到了。

出事了。这一次出事的是崔哲--我把这件事情理解为萧原所说的"还债"。

在说这件事之前，我要先告诉你另一件事情，那是在崔哲成为社会新闻部主任之前发生的。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看，你会发现这就像是一个"巧合"，你还会理解我为什么说这是在"还债"。

如果你经常关心这份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你可能还记得"曹老头"的故事。在那个时候，这个老年男人的照片甚至登上了本报的头版。

"曹老头"是一个街道办事处的科级干部，当年55岁，有一个53岁的妻子和一个28岁的儿子。对于他的单位和家庭来说，让他出名的那件事是个丑闻--2002年8月的一个晚上，他在一家洗浴中心里嫖娼时遭遇了警察夜查。

他姓曹，但不叫老头（我估计不会有父母给孩子起这样一个名字）。在他没有被法庭定罪之前，为了避免侵犯他的权利，报道这件事的记者给他起了"曹老头"这个化名。后来一段时间里，这个名字从一个具体的人延伸到了一类人，报社记者们经常用它来指代那种年老的嫖客。

报道这件事的人就是崔哲，那时候他与我一样，还是社会新闻部的一个普通记者，但他已经表现出了对某些新闻价值的强烈嗅觉和紧追不舍的干劲。

这本来是一宗普通的卖淫嫖娼案，但"曹老头"后来受审却是因为过失致人重伤罪。

警察在法庭上说，在他们进入洗浴中心4楼的那间房夜查之前，"曹老头"刚刚把裤子脱下来，还没来得及进入那个四川女孩的身体就听到了外面警察查房的声音。他一下慌了神，随后撕开床单并且迅速把它结成了一条绳子，让那个女孩穿上睡衣从窗外顺着绳子爬下楼去。女孩照办了。

"曹老头"辩解说，用床单结绳是那个女孩的主意。他还说，女孩当时告诉他，她曾经用这种方式逃脱过一次警察的偷袭。但是，法官最后没有相信他的话。

无论是谁出的主意，那条仓猝之下结成的绳子并不结实。它在那个女孩爬到3楼时突然断开了，她掉到地上之后当即昏迷了。警察后来在法庭上宣读了她的伤情报告：高位截瘫。

尽管那个女孩从事的"职业"遭人鄙视，但她只有21岁。崔哲在报道中说，她成为一名"性工作者"是出于无奈，因为她要资助17岁正在上高中的弟弟上学，她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但她截瘫之后，不仅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连她自己的生活都不知道该如何继续。

这个故事很煽情，它使人们对那个女孩充满了同情心。另一方面，它还使"曹老头"成为千夫所指。在它见报当天，愤怒的人们纷纷给报社打电话谴责这个猥琐的老头。我在当时的新闻线索记录本上看到了一部分读者来电的内容：

一个40多岁的女人希望"曹老头"向那个女孩赔偿50万元，同时负担她的弟弟直到上完大学的全部费用。另一个脾气暴躁的女人希望法院判处"曹老头"死刑，她在电话里大声吼道："这种人就应该直接拉出去毙了。"还有一个自称对法律很有研究的男人认为应该立法严惩公职人员嫖娼行为。

崔哲并没有放过这些声音。他在第二天的追踪报道里把它们都写了进去。另外，他好像突然间忘记了嫌疑人的权利--他认为那些愤怒

的读者一定想要"曹老头"现出真身，而报社应该满足读者的这个愿望，因此，他建议头版责任编辑李麟把"曹老头"的照片登在头版。李麟照办了--那张未作任何处理的照片被当作向读者推荐的重要导读，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在社会新闻版里，崔哲还建议另一名责任编辑林斌把他偷拍到的一张"曹老头"妻子的照片和那个四川女孩健康时的照片作为配图发表，林斌也这样做了。在那块版上，这两张图片被并排摆放在版面上端，一个满脸皱纹愁云密布，另一个容貌娇好春风拂面。尽管两个女人的眼睛上都作了技术性的遮挡，但人们还是能看清楚她们大致的模样。

我起初并不明白崔哲为什么要向林斌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我猜测，他似乎想通过这样的对比向读者暗示什么，而林斌理解并且支持了他的想法。后来，崔哲向我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动机。他说，"曹老头"的行为不仅使一个年轻女孩遭此厄运，同时还可能断送了她弟弟的前途，所以，他不仅要让"曹老头"承担责任，还要让他的家人一同受到惩罚。我认为他的这个举动有些过分，但崔哲并不这样认为。

尽管那个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后来出庭作证说，"曹老头"一直是个老实巴交的基层干部，在单位里兢兢业业，甚得街道居民好感，那天的事情是一次偶然失足，因此希望法官轻判。但在沸腾的民意之下，法官感到左右为难。

最后的结果是，"曹老头"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在"曹老头"被送进监狱之前，他的妻子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爬到了她家所住的楼房顶上并且跳了下来。那是个7层居民楼，她当时就死了。

后来我听一个接线员说，当天下午她曾接到过"曹老头"妻子打来的电话，那个女人希望能跟崔哲谈谈。崔哲当时就在报社，但他拒绝过来接听电话，于是那个女人挂断了电话。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又有人打来电话报告一条新闻线索：一个老年妇女坠楼身亡。

我还听到一个记者说，警察在"曹老头"妻子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里面讲述了她和丈夫的照片被登在报纸上之后，邻居和同事的闲言碎语给她带来的巨大压力。此外，遗书的最后一部分文字里充满了对崔哲的诅咒。

第60节：第九章 嫖客(2)

崔哲也听说了这件事。我听说，他曾经对几个"兄弟"表达过自己内心的不安，但他同时也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对那个女人的死亡负责。他说："谁能想得到她如此脆弱呢？"

"曹老头"入狱之后，报社开始对有关这件事情的报道进行"盘点"，崔哲获得了当月的"优秀记者"称号。周自恒在表彰会上当众为崔哲颁发了1000元奖金。后来，崔哲的照片还出现在了报社内部刊物的光荣榜里。

在崔哲的照片下方，周自恒特意写了一段评语："在对"曹老头"事件从事发到批捕、庭审再到宣判的一系列报道中，崔哲表现出了一个记者对新闻事件的高度敏感和穷追不舍的精神。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非常懂得如何寻找读者的情绪触点，并且成功了。"

崔哲的确成功了，这件事过去半个多月之后，他接任了社会新闻部主任职务。尽管原来的主任李赫并不情愿离开，却仍然被调去了文化新闻部。

我后来听说，崔哲升职之前，报社高层曾经对此有过争议，但在周自恒的极力主张下，那些持不同意见的编委会成员最终都被他说服了。

我说过，有些事情真的很巧，那些巧合和偶然性使我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充满了热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在"曹老头"已经在监狱里为他的行为忏悔了两年多之后，崔哲在城北某个洗浴中心的一个按摩女的被窝里被警察揪了出来。

那件事发生在初夏的一个凌晨，大概4点多钟，警察在事前未透露任何消息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夜查。那些盘踞着众多面目可疑的按摩女的洗浴中心自然成为了那次行动中的重点区域。

事实上崔哲本来有可能脱身的。在社会新闻部有几个专门跑警察局和法院的记者，他们被称为"警法记者"，专门写那种警察如何破案

和法官如何断案的报道。为了采访需要，他们经常和警察或法官在一起喝酒，彼此互称"哥们"。只要崔哲打电话叫那几个记者帮忙，那些警察也许会给他个面子网开一面。

但是，崔哲当时大概很不爽自己正要进入高潮时被人搅扰，当一个年轻的警察把他从被窝里揪出来的时候，他很愤怒地踹了那个警察一脚，并且骂了一句脏话："我操你大爷！你告诉我，又想敲诈老子多少钱？"

你知道，警察见到的嫖客在被揪住时大都表现得很猥琐。即使没有当场跪地求饶，至少也是在瑟瑟发抖。但崔哲表现得非常特别，他的这个鲁莽举动使那个猝不及防之下被踹倒在地并且被当成敲诈者的警察怒不可遏。

据说，警察掏出手铐时，崔哲才意识到自己的冲动。他对警察说，其实他是在暗访，希望能够揭露这个洗浴中心里肮脏的秘密。

警察从他的口袋时搜出了记者证，但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他这句话，警察当即反问他："你每一次暗访的时候，都要把裤子脱掉吗？"

这些细节是田磊后来对我讲起的，他是其中的一个"警法记者"。他说，一个当警察的"哥们"事后向他转述这件事情时，笑得几乎背过气去。

在派出所里，崔哲跟其他嫖客一同在地上蹲成一排时，他突然想起了田磊，于是他央求警察让他打个电话，警察同意了。

田磊接到电话之后，当即找到了他的那些警察"哥们"求情。但此时他的关系已经失效，因为那个被踹的警察不肯就这么算了，他发誓要狠狠整治一下这个嚣张的嫖客。田磊只好把这件事情告诉周自恒，希望他赶紧想办法"解救"崔哲。

经过来来回回几个小时的周旋，在那天上午10点多钟，周自恒才把崔哲接出了派出所。然后，他回到了报社准备继续上班。

崔哲并不知道，在此之前，田磊没能管住自己的嘴巴。他在一个同事保证绝不说出此事的前提下，把崔哲嫖娼被抓的事情告诉了后

者。后者又在另一个同事发誓把此事"烂在肚子里"的前提下把这件事说了出来……这样的事情在社会新闻部的同事之间经历了一次接力式的传播过程。总之，每个人都曾经承诺严守秘密，但这件事还是在崔哲回到报社之前就已经在17楼传开了。

第61节：第九章 嫖客(3)

报社就是这样，记者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习惯--如果你想要一个记者帮你保密，最好一个字也不要告诉他。如果你想让他替你发布一条消息，最好的办法不是给钱，而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秘密告诉他，然后郑重其事地告诫他"一定要保密"。

回到报社之后，崔哲先是在2楼的公共浴室里洗了个澡，又换了一身衣服，然后才来到17楼。我在走廊里遇到了他。尽管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仍然能感觉到他的紧张和不安。当他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时，我知道，他的厄运开始了--早已听说此事的肖彤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守候多时。

我听说，韩振东和李宏奎曾经试图劝肖彤回家处理这件事，但狂怒之下的肖彤根本不予理睬。他们又试图打电话提前通知崔哲，以帮助他躲过这场厄运，但他们失败了--在因警察突袭而引发的一场混乱中，崔哲的手机不见了踪影。

我将在报社里第一次亲眼目睹一对夫妻因为一个丑闻而打架。我为此感到兴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兴奋，总之就是兴奋，我甚至管不住自己的脚，远远地跟着崔哲。这时候，我发现等待看热闹的不只有我一个人，在记者办公席里，许多人都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目光跟随着崔哲。

四周很安静。

崔哲看见站在办公室门口的肖彤，迟疑了一下，但他并没有立即逃窜，只是脚步放慢了。

韩振东又出现了，他凑过去，犹犹豫豫地对肖彤说："嫂子……"

肖彤怒目圆睁，把韩振东接下来的话塞回了他的口腔里。她对韩振东大声吼道："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干过那种事？你是不是也跟着他一起干过那种事？"

韩振东张口结舌，他讪讪地笑着，退回去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我想象一样的发生了。一个行为不端的男人和一个几乎抓狂的女人--肖彤一见崔哲就揪住了他的领口并破口大骂。

肖彤大概把她平生所学的那些难听的话全都骂了出来，崔哲的父母、叔伯、舅姨等人悉数被她纳入了辱骂对象里，无一漏网。我发誓，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如此不遗余力地骂另一个人。

当肖彤骂得累了而停下来急促地喘气时，一直在骂声中保持沉默的崔哲突然对她大吼了一声："你有完没完？"

肖彤眼睛里瞬间重新燃烧起愤怒，双手变成爪扑了上去，崔哲的脸上瞬时多出了几道血痕。

这时候，围观者中有一个女记者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发出了一声惊叫。

崔哲扭头看了一眼围观的人们，他突然变得狂怒并且迅速抡起了胳膊。一记响亮的耳光之后，我看到肖彤擦满粉的脸上留下了几道明显的指印。

肖彤一下愣住了，稍后，她用尽全身气力哭了起来。

这时候，有一件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突然从人群里闪出，直奔崔哲而去。在接近崔哲之前，他从一张办公桌上抄起了一部电话，并且迅速拽断了电话线。接着，那部电话被高高举起，猛地砸向了崔哲的脑袋。那部电话当即被砸坏了，听筒里的一个圆环在地上滚了好几圈之后，钻进了一张办公桌的底下。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在崔哲捂着脑袋倒下之后，我才看清楚，那个人是萧原。

韩振东、李宏奎和刘志超只发了一小会儿愣，就反应过来了。他们冲上去围住了萧原。在韩振东犹豫着要不要动手的时候，一直守在一旁的杜晓东也冲了上去，挡在了韩振东和萧原中间。

萧原推开了杜晓东，又用鄙夷的眼神看着韩振东。接着，从他嘴里跳出来一个字："狗！"然后，他转身离开了。

崔哲后来在医院里呆了整整一周才出来。医生说，除了头部被缝7针之外，这次重击的后果还包括：严重的脑震荡。

让崔哲头疼的不仅是头部的伤，还有一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为什么挨打？我后来听说，崔哲曾经怀疑过，在他注意力所不能及的时间里，萧原与肖彤发生过什么。为了佐证这种怀疑，他对韩振东等人说，"发明家"的事情过后，他就察觉到了肖彤在看萧原的时候，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些异样的东西。

第62节：第九章 嫖客(4)

我还听说，崔哲从医院里出来回到报社之后，曾经公开表示要去法院告萧原故意伤害。但周自恒阻止了他，周自恒对他说："你还嫌不够丢人？"

我也不知道萧原为什么会在这件事情里表现出了如此大的怒气。我清楚他的愤怒来自哪里，但我认为他的发泄方式有些夸张，我只是隐约感觉到，他似乎有意要把事态闹大。

事态的确闹大了。就像崔哲的脑袋经受的打击一样，这件事在报社内部也引发了一些震荡。我听说，报社高层曾经专门召开一个会议来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经过一番激烈地争吵之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后来形成了报社的一份内部文件，张贴在17楼走廊的公告栏里。

我要向你宣读一下这份文件："崔哲身为社会新闻部主任，但未能遵守国法社规，其行为在报社内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已经不再适合担任主任职务，应予免职。鉴于其曾为报社采编业务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可继续留用，但应做降职处理。"

我相信，那次高层会议中的争吵是围绕"继续留用"这几个字而发生的。我猜测周自恒应该是主张"继续留用"的那个人，在与反对者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之后，他胜出了。

报社同时对萧原做出了处理决定："因萧原殴打报社同事并损坏报社公物，根据报社有关规定，将其降为试用，并赔偿崔哲医疗费及误工费共计2246.2元。"

就这样，崔哲从一个管理者变成了被管理者。他被安排在自己一手创办的"群工组"里当组长。而萧原又回到了几个月前刚到报社时的状态--不过，这一次他的试用期是一个月。

有些事情的过程就像是那个挂在墙上的石英钟，无论指针怎样努力，转了一圈之后它又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件事情的受益者是林斌，他被提拔为社会新闻部副主任。周自恒宣布，在任命新的主任之前，由林斌代行主任职权。

你应该还记得林斌。他就是那个在崔哲建议下把"曹老头"妻子和四川女孩的照片并排放在同一块版面上的编辑。

我后来听说，周自恒也曾因为此事受到报业集团领导的责问，但他只是为他应负的"领导责任"撰写了一篇书面检查。我没有机会看到那篇检查，但田磊打听到了那篇检查的内容。他总是有办法搞到一些内部消息。

田磊告诉我，周自恒在检查里深刻检讨了自己"用人失查"的问题，同时彻底审视了一遍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结果发现"问题不大"。

接下来的日子里，萧原又一次变得沉默了。他的沉默给我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总是觉得他在孕育着一场爆发。我为此担心，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爆发最终会带来什么。

我经常看到萧原一个人呆在那扇窗户前抽烟。窗台上的烟缸里塞满烟蒂。他也很少到值班室里来挑选新闻线索。在整整十天的时间里，我没能在报纸上看到署着他名字的报道。

有几次我想去找萧原谈谈，但我最后并没有那样做。我认为，萧原也许需要一段时间用来安静地想一想。当他想好了的时候，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

在等待他做出选择的那段时间里，我感到忐忑不安。

终于，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周自恒突然让总编办秘书叶小青到17楼来找萧原，并把他叫到了15楼的总编办公室里。那时候，萧原的试用期已经进入了最后几天的倒计时。

萧原在周自恒的办公室里呆了一个多小时。当他回到17楼的时候，我发现他脸色阴沉，于是我忍不住问他："周自恒跟你谈了些什么？"

萧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勉强笑着对我说："不用担心。"

当天晚上，我回想起萧原那个勉强的笑容时，隐约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果然，第二天上午，我在记者办公席里看见萧原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他宣布辞职了。

我有些难过，但我并不为此感到吃惊。我知道，这样的举动符合萧原的性格，在报社以试用不合格的名义把他辞退之前，他先把报社"辞退"了。我听说，在萧原提交给周自恒的辞职信中，除了署名之外，只有四个字："我不干了！"

第63节：第九章 嫖客(5)

我认为我了解萧原。他就是那种人，当他感到不爽的时候，他就会大声地说："老子现在很不爽！"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和萧原已经算得上是朋友了。我的朋友本来并不多，在我成为接线员之后就更少了，所以我很珍惜每一份友情。但是，在萧原辞职之后，我可能又要失去一个朋友了。这是我一直在担心的事情，现在它成为了现实。

萧原辞职的那天晚上，在我提议下，我们在城南的酒吧街里一直喝酒到天亮。

萧原又谈起了崔哲。他告诉我，其实他早就知道崔哲嫖娼的事情。他说，肖彤被"发明家"胁持的时候，崔哲之所以不在现场并且关了手机，就是因为他正在一个洗浴中心里。

萧原还说，除了那些洗浴中心之外，有时候崔哲还会叫上韩振东等人开车去100公里以外的一座海滨城市干那种事情。

我曾经在另一份报纸上看过关于那座城市里某条街道的报道，那条街道上条密布着许多"发廊"。在那些"发廊"里，基本上找不到任何一件理发器具，门口却总是站着一些衣着暴露的女人，她们招徕的大多是远洋的海员。那些货轮上的海员因为常年在海上漂荡，有一种特殊的生理需要无法解决。而他们的特殊生理需要"养活"了这条街上的女人们。崔哲和他的那几个"兄弟"只是其中一些慕名而去的性趣爱好者。

我对此感到震惊，于是问萧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我并不想知道那种事，但我还是知道了。"萧原苦笑着说。

关于那些事情，萧原有最权威的消息来源--崔哲。还记得萧原转正时的那件事吗？在崔哲宣布萧原是自己的"兄弟"之后，他曾经邀请萧原一起去那座海滨城市"玩耍"，但萧原借故拒绝了。我认为，那是

崔哲再一次向萧原"示好"，并且试图把萧原拉进自己的"圈子"里。但他仍然没有成功，反而把自己应该尽力保守的一个秘密告诉了萧原。

我提起了萧原用电话砸崔哲的那件事，我问他："你当时是不是要故意把事态闹大，闹到无法收拾才好？"

萧原点点头："两个老太太的坠楼身亡都与崔哲有间接关系，但他都逃过了惩罚。我担心报社继续掩盖这件事，所以我要把事情闹大。如果报社因此处理我，就必须先处理崔哲。如果他们不处理我，那么我打了崔哲就算是白打。总之，我就是要让他受到惩罚。"

我理解。但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对那些事穷追不舍？"

"哪些事情？"萧原愣了一下。

"比如小雨的事情，还有于薇的父亲、李树望的事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萧原打断了。他歪着脑袋看我，眉间出现了一个"川"字，然后，他问道："你认为它们没有新闻价值？"

"不，"我摇摇头，"我不懂什么新闻价值。我只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多数人都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

"你也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萧原直视着我。我看到他的目光里有些慑人的东西。

我躲闪开了这种目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种事情吃力不讨好。"

萧原继续直视着我："我不在乎做事情吃力，我也不必讨好谁。"

我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保持沉默的好，以免自己受到伤害。"

萧原的目光变得温和了，他想了想，对我说："打个比方，有人打你，我躲在一边什么都不说。那么，那个人来打我的时候，你也会像我一样，躲在一边什么都不说。如果我们都学会了在别人受到伤害时什么都不说，那个人就不会停止伤害，总会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他的

目标。我们都以为沉默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其实，在我们沉默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

"别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萧原淡淡地说，又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笑容。

然后，萧原带着这个笑容离开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再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第64节：第九章 嫖客(6)

萧原刚离开的时候，我曾经听到杜晓东和另外几个记者在一起谈论起了他，但慢慢地他们也不再谈论了。萧原就像一颗落入湖面的水滴一样，消失了。

林斌代行部门主任职权之后，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进行一场部门改革。在林斌上任之后的第一次社会新闻部例会上，他对大家说："对于崔主任以前的做法，我会继续做下去，不会有任何调整。请大家像支持崔主任一样支持我的工作。"

我理解林斌的举动。在社会新闻部里，谁都知道他曾是崔哲的"兄弟"，经常要看崔哲的脸色行事。崔哲出事之后，尽管林斌与崔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对于这种转变，他显得并不适应。在崔哲面前，他仍然表现得谨小慎微，脸上一直保持着一种皱巴巴的表情，并且习惯于用这样的口吻与崔哲对话："崔主任，你看这个事……"

崔哲也好像并不适应"下课"后的生活，他还不习惯于跟其他编辑记者平等地对话。尽管让他"下课"的那件事使他颜面尽失，但他认为那是他的"私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在"群工组"里继续用霸道的口吻指挥韩振东等人报道那些"收买人心"的新闻，有时候还会以命令的口气让其中某个记者去给他沏茶。还有一次，我看到他把自己写的报道交给编辑时，用不容反驳的语气告诉对方："原文照发，不许删改。"

在此期间，社会新闻部里发生的唯一变化是：在周自恒亲自出面劝说下，肖彤离开了报社，继续过她的无业生活。

又过了一段时间，肖彤和崔哲离婚了。据说，离婚是肖彤提出来的，她要求把房子和存款全部留给自己，但崔哲不同意。一番争吵和讨价还价之后，离婚条件改成了房子归肖彤所有而存款对半分。

办完离婚手续后的当天，崔哲就从那套房子里搬出来，住进了报社附近的一家招待所里。我听说，当天晚上，他和韩振东等人开车去一家KTV嚎叫了一整个晚上。我猜不透崔哲这样做究竟是因为难过还是因为高兴。

我的生活一成不变--整天守在值班室里，一旦听到电话铃响就拿起话筒说："你好，欢迎致电《北方时报》。"那些好事者继续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交通事故、火灾、自杀、犯罪……

每次经过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户时，我都会想起萧原在那里抽烟的样子，并且下意识地注意一下那个放在窗台上的烟缸。有一次，我试着拨打了萧原的手机，发现他仍然关机。我怀疑他已经弃用了那个手机号码。

我还给于薇打过电话，但于薇说，她也不知道萧原的下落。我并不相信于薇说的话，她说谎的本领并不娴熟。她言语中的躲闪是我怀疑的理由，但我并没有追问。我想，这段时间里，萧原也许并不想别人打扰他的生活，当他有一天想起我这个朋友的时候，也许还会主动联系我。

我后来又想，萧原可能又去了别的地方应聘。也许在某个公司里任职，也许重操旧业当上了某个私立学校的老师，正在给一群孩子上语文课……无论他在干什么，我都希望他过得好一些。

又一段时间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萧原的消息。我曾经以为，除非是一次茫茫人海中的巧遇，否则我再也不会看见他。

好了，让我们先把萧原忘掉，来看看接下来发生的那场"报社之战"。

第65节：第十章 暗战(1)

第十章

当值班室里的空气都变得发烫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城市进入了这一年中最酷热的时节。我看到街道上汽车开过之后尘土飞扬，而堵塞在另一条街道上的车辆不停地鸣起了喇叭。我还看到对面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出了刺目的光芒……就在这个令人燥热难当的时节里，那一场"战争"的开场锣敲响了。

那是一个下午，17楼突然出现了几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年轻人。他们在周自恒的带领下巡视了记者办公区，后来又来到了新闻热线值班室。其中有两个人还向我问了几个问题，比如，每天大概有多少读者打来电话，电话里的内容大概都是些什么……我一一照实回答，直到发现周自恒站在他们身后对我挤了挤眼睛之后，我才遏制住了进一步详细介绍的欲望。

我对那几个年轻人抱有好感，他们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并且表现得彬彬有礼，不卑不亢。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刚刚从南方的一个报社来到本市，准备接管《都市早报》的采编业务。

我听说，在《北方时报》当年的一系列"攻势"之后，《都市早报》一蹶不振。当时，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窘境中，它每天的发行量已经锐减到了4万份左右，已经至少有3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的编辑记者们正在考虑是否要起诉自己的报社。我还听说，有一段时间，一个印刷厂几乎每天都要派人去《都市早报》讨要被拖欠的近百万元印刷费用。

后来，经过一番谈判，南方的那个报社开始与它合作，并且派出了那几个年轻人到达本市进行改版前的筹备工作。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考察报业市场并拜访同行，本报是其中的一个拜访对象。

对于这群以"拜码头"姿态出现的同行，周自恒自然不会失礼。当晚，在对方结束考察之后，他在本市最豪华的利达大酒店的一间包房

里设宴招待他们。

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跟警察在一起喝酒而练就了好酒量的田磊也被邀参加了那次宴会。在周自恒下达了"让对方喝趴下"的指令之后，田磊表现得非常勇猛。先是白酒，然后是红酒，接下来是啤酒……这让他付出了中途5次到厕所呕吐的代价，但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也没有提前离开宴会。

田磊后来告诉我，事先谁也没有料到，那次宴会进行到最后的时候会陷入几乎无法收拾的尴尬境地。

至少在宴会开始时，主客双方虽然暗含敌意，但在小露锋芒的同时又都表现出了友善。总体来看，他们是在进行一次较量前的相互致意，就像在足球比赛开始之前双方队员握手拥抱一样。

周自恒在开场致辞中说，他首先代表他自己以及《北方时报》的全体员工，对那群年轻人从南方来到本市加入报业市场的竞争表示欢迎。

一阵掌声之后，周自恒接着说，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本市的几份以社会新闻为主的同类型早报里，《北方时报》实际上已经处于"独孤求败"的地位，因此一直希望能有强有力的对手来挑战自己。在这段话的结尾处，周自恒颇为感慨地引用了一句诗词表达自己的心情："高处不胜寒啊！"

这是一段以自我表彰为主要内容的致辞，它又一次换来了一阵非常客套的掌声。

接下来，那几个年轻人中的一个作为代表发言。他说，对于周自恒所领导的《北方时报》在本市报业市场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表示由衷的敬佩。他们希望能够从这份报纸中学习到先进的办报经验，同时，他希望他们所代表的年轻人能够完成挑战《北方时报》这个任务。在这段话的结尾处，他也引用了一句诗词："长江后浪推前浪！"

在周自恒带头为这段话鼓掌之后，所有人都把酒杯举了起来。宴会开始了。

一轮又一轮的酒宴斗勇之后，形势突然间急转直下。田磊说，当他第5次去厕所呕吐后再回到酒桌上时，他听到周自恒问起了那几个年轻人对于《北方时报》的印象，并且希望对方"提一些宝贵意见"。

傻瓜也能听出来这是一句客套话，但一个叫郭宇的年轻人当真了。他早已喝得面红耳赤摇摇欲坠，并且像田磊一样中途去过几次厕所呕吐。他从随身带着的书包里拿出了一份本报当天出版的报纸，开始侃侃而谈。

田磊说，郭宇的发言长达45分钟，基本上完成了一次对本报的彻底批判。他从头版一直谈到最后一块版，从时政新闻谈到社会新闻，然后是文化新闻和体育新闻，最后是经济新闻……总之，《北方时报》没有任何一块版面让他感到满意。

在具体谈到某个版面上的一篇报道时，郭宇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发这样的稿子。谁会关心这件事呢？我相信，只有三个人会耐着性子看完这篇报道，一个是写这篇稿子的记者，一个是这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另一个就是稿子里提到的那个当事人，他也只是想看看记者怎样写自己。"

第66节：第十章 暗战(2)

郭宇还顺便对《北方时报》的一些广告品质提出了批评，他说："原来贴在电线杆子上的那些虚假广告，为了逃避城管队员打击，已经成功地转移到了你们的报纸上。"

在此期间，尽管郭宇的一个伙伴曾经屡次用力拉他的衣角示意他闭嘴，但郭宇根本未予理睬。在对本报作过一番评价之后，郭宇打了一个酒嗝，他说："你们……嗝……不会办报！"

田磊告诉我，在郭宇即兴演讲的同时，他注意到周自恒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到了后来甚至目露凶光。当郭宇说出最后一句话时，周自恒似乎不打算再忍下去。他当即吩咐一个随行的财务部职员叫服务员结账，接着又向对方宣布自己还有一些公务要办，随后离开宴席扬长而去。

田磊说，周自恒离开后，他看到那几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其中一个人说："这下有好戏看了。"

"好戏"在一个星期之后开锣了。那一天出版的《都市早报》上刊发了一则《改版启事》。启事上说，他们将通过改版的努力，把报纸办成一份"对市民更有用的都市报"。他们还提出了一句口号："做实用性新闻！"

与这则启事一同刊发的《告读者书》中说：

"所有的报纸都声称尊重读者，那么，什么才是对读者的尊重？一些报纸上充斥着许多与你无关的事情，它们填塞着越来越厚的版面，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有兴趣和需要阅读它们。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这是在落后的新闻观主导下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心态："我负责说，你负责听。"它代表着媒体的强势地位--他们拥有"话语权"，无论他们说什么，读者所要做的只是听着，就像是在单位开会时听领导发言一样。这不是真正的尊重。他们只是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传达给读者，而不管读者是否感兴趣。

"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下，人们希望通过媒体来了解社会的愿望被几个或者一群办报人控制了，他们的价值观能够影响更多人的价值观。如果他们的价值观是偏狭的，就可能引导着读者的价值观走向偏狭。他们口口声声追求公平，但有时候正是他们自己在制造不公平。

"我们知道，你们购买报纸是想从中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并且希望读到好看的故事。你们清楚，社会的整体幸福是由每一个人的幸福组成的，而每一个人的幸福又以社会的整体幸福为基础。你们希望社会朝着向善的方向发展，你们希望在不断发展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并且在实现价值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幸福。而这一切都要以你们对社会的了解为基础。所以，你们希望与媒体之间建立平等的沟通关系，而不只是倾听。

"我们希望创造的是这样一种平等的传播方式--我们将努力传播你们的幸福和你们的苦恼，并且希望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实现报纸和读者之间的平等沟通。我们将努力把伪善的和说教式的办报理念排斥出我们的报纸，我们希望能够向你们提供你们真正需要的新闻。

"我们知道，离开了读者，报纸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从你的需要出发。你想知道的，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给你的每一条新闻都与你的生活有关。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新闻的实用性价值……"

田磊告诉我，这篇文章里的"一些报纸"其实是在暗指本报。他说，在那场酒宴上，郭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做这样的新闻对于读者来说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

在这份《改版启事》中，《都市早报》还宣布：将每周三定为读者日。他们希望在每周的这一天邀请至少50名读者到报社与编辑记者们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

我还听说，《都市早报》提出的市场目标是：一年内占领本市30%早报市场份额。

对于《都市早报》的改版，周自恒表现出了紧张。在对方刊出《改版启事》的当天下午，我发现17楼走廊的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署名"周自恒"的"大字报"，标题很醒目：《第二次大战在即！》

第67节：第十章 暗战(3)

文章长约2000字，我把其中的一些段落摘抄如下：

"《都市早报》改版在即，从南方某报社请来了几个传说中的办报高手，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强有力的对手。请诸位同事打起精神来，从现在开始进入临战状态，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报业市场肉搏战。

"谁将成为本市都市报中的最强者？我们几年辛苦获得的本市都市报老大的地位，能不能轻易交给这群骄傲的南方办报人？我们从《都市早报》抢得的市场份额，能不能就这样交还给他们?

"这是我们自创刊以来经历的第二次大战，在第一次大战中，我们已经完胜对手，第二次大战的结果将会怎样，关键就在于我们在这场肉搏战中是否足够勇敢。强强相遇勇者胜，我们惟有勇于厮杀，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说，那几个传说中的办报高手在南方创造了一个报业神话，那么我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勇敢和足够努力，就能使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遭遇滑铁卢，就能让他们在我们面前俯首称臣……"

在那张"大字报"的最后一段中，周自恒喊出了一句后来在报社内部非常流行的口号："半年内扼杀《都市早报》！"

周自恒后来公开解释了"扼杀"的意思，他说："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把《都市早报》的发行量扼制在3万份以内。"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媒体之间有个"潜规则"--不使同行感到难堪。但是，在这场以"扼杀"为目标的"报社之战"中，那些"潜规则"立即见鬼去了。新的规则是：无论用什么手段，能让对手有多么难堪，就要让它多么难堪。

在一次社会新闻部例会上，林斌谈起了这张"大字报"的来历：周自恒在那次宴会上愤而离席之后，当晚就召集了报社的全体中层干部开会，商量如何应对《都市早报》的改版。随后，周自恒又连夜写出

了那张"大字报"，并且让总编办秘书叶小青复印了几份，张贴在本报各个楼层的公告栏里。

顺便说一下，在这场"报社之战"中，这份"大字报"一直挂在公告栏里，直到"战争"结束。

与几年前的那一场"战争"不同，这一次，对阵双方的角色发生了转变--《都市早报》采取的是"攻势"，而《北方时报》采取的是"守势"。

首先打响进行的是"人才之战"。这一轮"战役"中，双方争夺的目标是"办报人才"。

那一天，《都市早报》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招聘启事》："因采编业务需要，本报面向社会招聘20名记者、10名编辑和10名编务人员。如果你对新闻事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希望成为一个记者或编辑，并且梦想着在这个行业寻找到职业的光荣，无论你的性别是男是女，也无论你的户籍所在地在哪里，只要你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并且年龄在35岁以下，请你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记录这个城市和这个时代的变迁。"

第二天，在周自恒的安排下，本报也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招聘启事》："因采编业务需要，本报面向社会招聘10名记者、5名编辑。《北方时报》是本市最具影响力的早报，创刊6年来在报业市场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并且正在创造新的奇迹。如果你愿意成为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之一，只要你年龄在35岁以下并接受过基础新闻教育，请你加入这支光荣的团队。"

人力资源部的那个朋友刘珍告诉我，人力总监梁媛曾经对这次招聘提出过反对意见。梁媛认为，过多的员工已经使本报不堪重荷，就连技术部的复印机旁边都安排了专门的看管人员。所以，她正在考虑的是如何裁员，而不是继续招聘新的员工。

但周自恒坚持己见，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办报人才都被《都市早报》抢了去。

你应该还记得徐浩、陈敬等人辞职之后，周自恒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就算招一群傻瓜来干，报纸质量也不见得会下降。"但是，刘珍告诉我，这一次，为了说服梁媛，周自恒使用的道理是："得人才者得天下。"

我相信，在报社里，周自恒想做的事情总是能做得到，因为那些用来解释他的行为正确性的道理就像是装在他的上衣口袋里，他想用哪一个，掏出来用就可以了。

第68节：第十章 暗战(4)

我并不清楚《都市早报》后来是否如愿招到了那些胸怀新闻理想的人们。我只知道，在本报应聘成功的那15个人（10个记者、5个编辑）来到报社之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连办公桌都无法获得。我经常看到他们陪着笑脸，对那些比自己更早来到这里的编辑记者说："借你的电脑写稿好不好？"

你知道，六年来因为各种裙带关系进入本报工作的人们已经足够多了，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放得下更多的办公桌，除非物业管理人员同意把走廊也改成办公区域。

"人才之战"在半个月之后结束了。又过了半个月，改版后的《都市早报》面世。

紧接着进行的是"质量之战"。这一轮"战役"中，双方比拼的是"报道质量"。

此时，已经很少看报纸也很少过问采编业务的周自恒突然重视起了每天的评报会。他要求每个部门都必须派出代表参加评报会，并且必须发表意见。看起来，周自恒打算重新营造日渐疲软的评报会气氛。在他亲自坐阵主持之下，评报会上频奏凯歌，每次都能开成"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

有一次，周自恒在评报会上问文化新闻部主任李赫："听说今天的《都市早报》有关于一个歌星吸毒的报道，还没来得及看，想先问问你，本报有没有？"

李赫说："我们也有"。

周自恒继续问："那我们的报道更好，还是他们的好？"

李赫沉吟了一下，周自恒不耐烦了，他说："这样吧，你告诉周总，如果满分是5分，我们得几分，他们得几分？"

"我们得4分，他们得3分。"李赫说。

"我们赢了？说个道理来听听。"周自恒说。

"我们的记者在歌星住的地方周围扫荡了一圈，找了许多邻居问话，连开电梯的都没放过，拿回来的信息非常丰富。"李赫说。

"好样的。他们呢？"周自恒接着问。

"他们只采访到了歌星本人，信息量比我们少。"李赫说。

周自恒又转向经济新闻部主任乔欢："你平常最喜欢看歌星影星的消息了，你觉得怎么样？"

乔欢似乎犹豫了一下，但她显然不愿意在评报会上得罪李赫，她说："我同意李主任的意见，我也觉得我们的报道比他们好。"

我知道乔欢犹豫的是什么，我对比过本报和《都市早报》关于那个歌星吸毒的报道，如果让我投票，我会把票投给《都市早报》。就像李赫所说的，本报记者的确过那个歌星的住处周围扫荡过，也的确向电梯工问过"你知道某某吸毒吗"这样的问题，但那个电梯工回答的只是"我不是很清楚"。连电梯工都问了，他们却没有去找--或许是没能找到--歌星本人提问。而《都市早报》单刀直入，他们找到了保释在外的歌星，歌星向他们讲述了他如何沾上毒品的过程，还说他很后悔，希望别人以他为戒勿沾毒品。

但周自恒没有再追问下去，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些。他对李赫说："干得好！不要骄傲，继续努力。"然后，开始了下一个议题。

评价过当天所有重大的同题报道之后，周自恒问乔欢："今天我们一共得了多少分？"

"32分。"乔欢说。

"《都市早报》呢？"

"26分。"

"好。保持优势，乘胜追击。"周自恒很高兴。

大家也很高兴，于是散会。

除了同题报道之外，"独家新闻"也是这一轮"战役"中双方必争的重要资源。对于报社来说，"独家新闻"是一种"炫耀性资源"。它意味

着这样一件事：除了这份报纸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报纸可以告诉你这条新闻。

为了更多地拥有这种"炫耀性资源"，周自恒亲自制定了一条规定并且很快开始执行。这条规定是：如果本报拥有一条"独家新闻"，就意味着本报在这条新闻的争夺中胜出了，那么撰写这条新闻的记者会因此而获得表彰，他将获得奖金200元；如果对方拥有一条"独家新闻"，就意味着本报在争夺中败下阵来，那么会有一个记者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倒霉，他将被处以罚款200元。

我后来听田磊说，《都市早报》此前已经针对"独家新闻"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周自恒不知从哪里打探到了这个"情报"，自然大受启发。

第69节：第十章 暗战(5)

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下，双方记者都开始抱怨"独家新闻"使他们背负的压力过大。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对策--分属两个报社的一些记者开始私下协商，谁有新闻线索必须相互告知，共同采访后在各自的报纸上发表。

这种方法很快就在记者中间推广开了，成为一种新的"潜规则"。后来有一个专门用来形容这种做法的词叫"串稿"。在记者们看来，市场竞争是报社高层的事情，而"串稿"的好处在于：至少不用再担心被罚款。

"串稿"曾经导致过这样一个笑话：在某一天出版的《北方时报》和《都市早报》上，各自发表了一篇同样内容的报道。在报道里，出现了两个同样的错误--不仅把本市一名副市长的名字写错了，还把"工商银行"写成了"工商很行"。

傻瓜都能看出来，这是"串稿"惹的祸。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周自恒才觉察到了"串稿"现象。他试图用开除一个记者的办法来消灭这股风气，但是，这个办法收到的效果只是记者们在"串稿"时变得更谨慎了一些。

当这场"战争"愈演愈烈之时，平时一直比较清闲的副刊编辑部门也被卷了进来。在接下来的"副刊之战"中，他们是主角。

许多报纸的副刊上都能找到一些小笑话，它们是你茶余饭后的生活"佐料"。在"战争"背景下，双方都别有用意地利用了这些小笑话。

率先发难的是《都市早报》。有一天，在它的副刊里登出了这样一则笑话：

两个记者相遇了，他们在一起夸耀自己的报社。

其中一个是《都市早报》的记者。他说："我们的每一篇报道反响都非常强烈，如果把这段时间里的读者来信堆起来，大概有三层楼那么高。"

另一个是《北方某报》的记者。他说："我们的报道反响可比你们强烈，读者把一栋三层楼房送给了我们。"

《都市早报》的记者很好奇，就问他怎么回事?

《北方某报》的记者解释说："他们扔给我们的那些砖头足够盖一栋三层小楼了。"

傻瓜都知道，这里的《北方某报》是在暗指《北方时报》。周自恒当然不甘示弱。第二天，在周自恒的安排下，本报副刊里也登出了一则笑话：

两个记者相遇了。他们在一起抱怨自己的报社。

其中一个是《北方时报》的记者。她说："过记者节时，报社只发给了我们几本新闻理论书籍作为节日礼物。"

另一个是《都市某报》的记者。她说："那我们发的东西可比你们多，一间屋子都装不下。"

《北方时报》的记者很好奇，就问她都发了些什么东西?

《都市某报》的记者解释说："我们报社把卖不出去的报纸都发给我们了。"

第三天，《都市早报》继续登笑话：

两个记者又相遇了。他们在一起为自己的报社向老天爷祈祷。

《都市早报》的记者问老天爷："本报发行量什么时候才能突破一百万份？"

老天爷想了想，眨了两下眼睛，又转向《北方某报》的记者："你想问什么？"

《北方某报》记者说："我也想问，本报发行量什么时候才能突破一百万份？"

老天爷愣了愣，开始不停地眨眼睛，最后，索性闭上了眼睛。

第四天，《北方时报》继续反击：

两个记者又相遇了。他们在一起为自己向老天爷祈祷。

《北方时报》的记者问老天爷："我要奋斗几年，才能成为著名记者？"

老天爷想了想，亮出了五指，又转向《都市某报》的记者："你想问什么？"

《都市某报》的记者说："我也想问，我要奋斗几年，才能成为著名记者？"

老天爷愣了愣，摇身一变，变成了千手观音。

呵呵。如果你看到过这些小笑话，你在一笑而过的时候，是不是也闻到了一股火药的味道?

接下来我要谈谈"线人之战"。毫无疑问，这一轮"战役"争夺的对象是"线人"。

我说过，为了鼓励人们报告新闻线索的热情，报社会以"劳务费"的名义给"线人"们一些报酬。那个时候，多数报社执行的线索费起价标准是50元。但是，在"战争"状态下，"线人"获得了实惠--为了使他们只为自己的报纸效劳，两个报社先后把线索费起价标准提高到了100元。为了争夺"线人"资源，它们之间甚至出现了线索费竞价的现象。

第70节：第十章 暗战(6)

有一次，在《都市早报》给一个向他们报告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的"线人"开出500元线索费之后，周自恒当即给另一个向本报报告一起重大火灾的"线人"开出了800元线索费。接着，一个报告一起在建大楼倒塌事件的"线人"从《都市早报》获得了1000元，而另一个报告一起地铁施工塌方事故的"线人"从本报获得了1500元……这样的竞价现象不难理解。我仍然可以用水果贩子打比方：在两个水果贩子的竞争中，讨好果农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在这场"战争"中，"促销之战"也许是最惨烈的。到了最后，棍棒也派上了用场。

如果在那段时间里，你是这两家报社中任何一家的订户，你就算得上是那场"促销之战"的亲历者。那场"战争"在你预订一年报纸的时候给你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它也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那一年年底，《都市早报》率先刊登报纸征订广告，宣布了他们的促销措施："预订全年《都市早报》，将获赠一台价值79元的饮水机。"

本报立即对此做出反应，在征订广告中宣布："预订全年《北方时报》，将获赠12桶纯净水，价值96元。"

在《都市早报》的零售商每人获得一件印着"都市早报"字样的夹克衫之后，本报发行部当即决定，送给那些零售商每人一件印着"北方时报"字样的羽绒服。

就在这样的"竞卖"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街头报摊被砸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向我们报告这些线索的"线人"们大都会在电话里这样描述：几辆摩托车突然停在一个报摊前，几个男人下车后立即抄起棍子就是一通乱砸，然后骑上摩托车扬长而去……

没有本报记者选择这样的新闻线索去采访，因为那些被砸的报摊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都市早报》的零售摊点。我并不认为这

是巧合，虽然我没有最直接和最确凿的证据，但我确信那是本报发行员组织的恶意袭击。

我所知道的都是田磊告诉我的，他老婆是发行部的一名会计。他说，为了应对这场"发行之战"，扼制《都市早报》发行量的增长趋势，本报发行部组成了一支由24名发行员组成的"小分队"。在一场内部举行的誓师大会之后，他们兵分6路奔赴本市各区的大街小巷，开始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

田磊说，那些"小分队员"所做的事情是：骑着摩托车在大街上巡视，一旦看见《都市早报》的零售摊点就停下来跟零售商们谈谈，劝他们"弃暗投明"改售《北方时报》。

我相信，在劝告无果的情况下，那些身负使命的"小分队员"会选择恐吓手段，进而实施暴力。你知道，他们年终奖金的多少跟这项使命能否完成有关。

我后来还听说，在报摊被砸之后，有些零售商拨打了110报警，但警察对此无可奈何--那些摩托车大都摘去了牌照。

再到后来，许多零售商被迫放弃了《都市早报》的零售合同，但仍有一些人小心翼翼地继续着。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都市早报》突然在头版发表了一篇《严正声明》。这份声明的发表，向读者挑明了这场报社之间的"暗战"。

声明中的言辞非常激烈，它在标题中的提问咄咄逼人：《北方某报意欲何为？》

声明长约1000字，它和一张图片一起占据了半块版篇幅，我摘引部分内容如下：

"本报成功改版之后，在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之外，也遭到了《北方某报》的恶毒封杀。这种封杀采用了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不齿的手段进行。在此期间，连续有本报零售商遭到了身份可疑者的袭击。他们的报摊被砸烂，许多待售的本报被撕烂后扔在大街上。我们相信，

这样的袭击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用恐吓零售商的手段来达到扼制本报发行量的增长势头。

"报社的发展是由读者投票来完成的，绝不是单凭暴力就可以解决的。如果棍棒可以打出发行量和公信力，那么，还要一群有理想的职业新闻人干什么?

"我们不会相信，一份受到读者欢迎的报纸会被这样的非法手段所打倒。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的卑劣手段而放弃我们一直追求的新闻理想，我们决不会放弃对这个城市抱有的希望，也不会放弃我们曾经对读者许下的诺言--坚定不移地向你提供实用性新闻！"

第71节：第十章 暗战(7)

这份声明还配发了一张图片。图片内容是我所熟悉的一份"大字报"，上面有一句口号："半年内扼杀《都市早报》！"图片下方，有一行文字说明："本图片拍摄于《北方某报》17楼公告栏。"

是谁向《都市早报》提供了这张图片？我感到惊讶。

只过了两天，答案就揭晓了。田磊告诉我，它的作者名叫陈彬。两天前，他还是本报记者--他在那场"招聘之战"中进入了本报，并且被安排在社会新闻部。但在此之前，他就已经与《都市早报》签下了聘用合同。他来本报应聘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些秘密。他得手了，然后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我问田磊。

田磊扔给我一份当天出版的《都市早报》。在其中一篇报道的署名中，我找到了"陈彬"这两个字。但我仍然不敢相信这样的"间谍"手段会运用于一场报社之间的"战争"中。我猜测，陈彬也许只是完成了一次跳槽，而那张图片是他到《都市早报》应聘时带去的礼物。

田磊笑了笑："你会相信的。"

我还要补充的是，在《都市早报》的这份《严正声明》发表之后，本报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应。我后来听说，周自恒只是在一次报社中层干部参与的宴席上提起了这件事，并且开了一句玩笑："看起来他们有点急了，小心狗急跳墙！"

最终，这场"报社之战"在一个政府官员出面调停后结束了。

我相信，那个官员是在《都市早报》发表《严正声明》之后才决定出场的，他不能让这样一场报社之间的"暗战"发展为双方在报纸上口诛笔伐的"明争"。

据说，在那个官员的安排下，两个报社的高层人士在一起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地点仍然选在了利达大酒店的一间包房里。

田磊并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那次宴会。显然，这一次并不需要酒桌上的勇士。但他后来还是打听到了宴会上的一些细节，并且把他听到的转告给我。

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田磊具备一个记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喜欢打听并且乐于传播。而我是他的传播对象之一。我有很多消息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在我还是一个记者的时候与田磊有些交情，当我变成接线员之后，他是为数不多的愿意与我保持交情的记者之一。

田磊说，双方高层尴尬地见面之后，在那个官员提议下，周自恒和《都市早报》总编辑秦国伟都表示同意不再搞"恶性竞争"。

宴会只持续了20多分钟就结束了。在离开之前，双方高层很客套地逐一握手并且合影留念。

接下来，周自恒撰写的那份"大字报"从报社各个楼层的公告栏里撤了下来。那条关于"独家新闻"的规定被宣布废止。另外，线索费起价标准从100元下调到了原来的50元。发行部那支24人组成的"小分队"也就此解散了。顺便说一下，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都市早报》零售报摊被砸的事情。

一切恢复原状之后，我听说，郭宇--那个在宴会时批评本报的年轻人--离开了《都市早报》。

田磊打探到的消息是，郭宇在宣布从《都市早报》辞职之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并没有输给平等的对手，而输给了一群流氓。"

就这样，两个报社之间的这一轮"战争"宣告结束。

我太投入于向你介绍这场"报社之战"了，差点儿忘了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有一天，《都市早报》上突然登出了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叫《一场蹊跷的"交通事故"》。

你大概已经猜到了，这篇报道讲的是李树望与胡海生、梁家雄的故事。关于这个故事，我所知道的细节，报道里几乎都提供了。比

如，李树望横卧在卡车前大声喊道："你们要想把土拉走，得从我的身上辗过去。"比如，胡海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大喊："轧死一个赔1万，轧死10个赔10万，老子有钱，赔得起！"再比如，挨了胡海生一记耳光之后，梁家雄猛地踩下了油门……

李树望出现在那篇报道的配图上，我看到他蹲在那片"鱼塘"边，目光忧郁。另一张图片上，密布着许多表示目击了一切并且愿意出来作证的人们的签名。其中有些是当地村民，还有一些是当时路过现场的司机。

第72节：第十章 暗战(8)

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名叫邱志华。他在报道里说，当李树望找到《都市早报》向他讲起事发时的情形时，他有些怀疑，直到那些目击者表示不惧危险愿意出来作证时，他才相信了那一切。

邱志华还在报道中提及了自己在采访胡海生时遭遇的险境：胡海生的几个随从不仅抢去了他的手机和相机，还把他扣留了整整6个小时，直至报社报警后警察赶到，他才得以脱身。

这使我想起了萧原的那段经历。我想，在《都市早报》准备刊发这篇报道的时候，一定也收到过某个方面的"招呼"。只是他们抵抗住了压力，并且摆出了一幅继续追踪报道此事的姿态。

两天以后，《都市早报》登出了一篇有关此事的追踪报道。报道中说，一位主管政法工作的市领导在看过《一场蹊跷的"交通事故"》之后，当即做出批示："责成市公安局对此事一查到底，从严从快。无论涉及什么人，都要依法办事，绝不姑息。"

此后，我还在《都市早报》上看到了关于此事的又一个新进展：胡海生被刑事拘留后，在警察的攻势之下，他承认了自己指使梁家雄开车轧过李树望的身体。胡海生还交代，他曾经给一个他所熟悉的政府官员行贿，央求对方给警方和报社施加一些压力。对方收了钱，后来也办了事。

警方随即将此案移交检察院，后者准备以故意伤害罪将胡海生和梁家雄提起公诉。那个政府官员则被市纪检委"双规"。

又过了几个月，我听说胡海生和梁家雄被投进了监狱。紧接着，那个政府官员又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有些事情，老天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这就是那个结局。

第73节：第十一章 卧底(1)

第十一章

还记得萧原吗？在那场持续了将近半年时间的"报社之战"看上去硝烟散尽之后，他再次出现在17楼。

那个时候，新年刚至，冬天已经准备带着干燥和阴冷撤离这个城市。湿润的空气盘旋在值班室里，使我昏昏欲睡。大约半个小时没有接到读者来电之后，我走到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户前点燃了一根香烟，准备在这根香烟燃尽的时间里，数一数窗外的大街上有多少辆汽车经过。当我数到22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

我回头看时，发现萧原站在我身后。我对他的突然出现感到惊讶。但他显得很平静，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我和萧原的谈话正要开始，就被总编办秘书叶小青过来打断了，她通知全体员工到会议室集合，说是周自恒召集大家开会，有重要事情宣布。萧原对我说了一句"回头再谈"之后，就转身走开了。

我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几乎已经座无虚席。那次会议是在本报最大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的，它最多能够容纳150人。

周自恒精神饱满地出现在会场，他穿着一套崭新的西服，一幅衣冠楚楚的样子。在走上主席台的时候，他还认真地正了正领带。

周自恒先是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说，原计划在半年内扼杀《都市早报》的任务，现在看来已经提前完成。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方都再无可能抢占30%的早报市场份额。

周自恒说，根据可靠消息，由于某种原因，南方那个报社已经不准备为《都市早报》注资了。资金链的断裂对于一家报社来说，就像是一支军队突然间失去了粮饷，而没有粮饷的军队是不可能完成"攻城掠地"任务的。

周自恒还说，报业市场中的竞争，除了采编业务的水平之外，还有考虑发行手段等等诸多因素。他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本报无论

是采编业务还是发行手段，都在与《都市早报》的较量中占尽了上风。

"更可贵的是，通过这场"战争"，再次证明了本报拥有一支敢打硬仗的采编和发行队伍。"周自恒高声叫着，并且用力地挥动着他的大手。

我记得，在这段话结束之后，周自恒又补充了一句话，并且刻意模仿了郭宇酒醉后的语态："谁说我们……嗝……不会办报？"

在接受了一阵笑声和掌声之后，周自恒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在《都市早报》改版之前，他就已经收到消息说有几个来自南方的年轻人将接管它的采编业务。为于应付这场即将到来的报业竞争，他提前安排了一些事情，其中包括让一个记者辞职。那个记者随即从本报"失踪"，开始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去《都市早报》应聘，成为本报安排在对手阵营里的一个"卧底"。

你大概已经猜到了--那个记者就是萧原。

周自恒说，他最初考虑的"卧底"人选是韩振东或者李宏奎，但他又担心《都市早报》怀疑他们去应聘的动机。他不希望这件事情被轻易戳穿导致前功尽弃。因此，他决定选择一个至少看上去有些"失意"的记者。他想到了杜晓东，但他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杜晓东并不是一个"服从命令"的人，他担心杜晓东一去不返。他转而想到了崔哲，并且认为崔哲正好可借此"将功补过"，但这个想法也很快被否定了。他认为，崔哲无法向《都市早报》解释自己从主任降为记者的原因，毕竟那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即使崔哲编造别的理由，也很有可能会被戳穿。就在这时候，他想到了萧原。

周自恒认为，萧原当时的境遇（转为试用期）完全可以取得对方的信任。另外，萧原在处置肖彤被劫持事件和揭露矿主瞒报死亡人数事件中的表现，使他相信萧原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在那两个事件中，他发现萧原身上始终有一种镇定的气质。他相信有这种气质的人

一定心理素质极好，并且懂得如何随机应变，而"卧底"不仅需要镇定，还需要随机应变。

就这样，萧原成了那个被周自恒认为"最合适的人选"。

我说过，那场"报社之战"已经结束了。但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除了"人才之战"、"质量之战"、"副刊之战"和"促销之战"等一系列"战役"之外，还有一场"间谍之战"。当时看似愤而出走的萧原是这场"战役"的主角。

接着，周自恒通过麦克风大声让萧原坐到主席台上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萧原一直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

在走向主席台的大约一分钟时间里，萧原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台下听众们的目光和掌声一直尾随着他。

萧原在主席台上就座之前，周自恒突然站起来，张开双臂拥抱了他。他的这个夸张举动令萧原有些不知所措，但它有效地煽动了台下听众的情绪，会场再次爆发出一阵潮水般的掌声。

周自恒随后把麦克风交给萧原，让他对大家说几句话。但萧原表现得很淡然，他只说了一句"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感谢大家"，就把麦克风交回给了周自恒。

周自恒接着讲故事：如他所料，萧原去《都市早报》应聘时，对方曾经对他的动机有所怀疑，但他当时的处境最终使对方消除了疑虑。他的志愿是在《都市早报》总编办工作，而他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历背景和对公文写作的良好把握能力，使他最终获得了这个机会。他的职务是"编务"，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些报社文件。这份工作在报社里并不重要，但它能使萧原看到许多文件中的内容。对于本报而言，其中一些文件可以被视作"重要情报"，比如内部管理制度、发行促销手段以及发行量增长情况、广告销售额等等。

在此期间，萧原一直保持着与周自恒的单线联系。周自恒说，在那场"报社之战"中，萧原提供的"情报"功不可没。

周自恒还说，他原计划让萧原在《都市早报》里至少呆满半年，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他发现根本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于是在他感到胜利在握时，打电话通知萧原回来上班。

在听周自恒讲故事的时候，我有一会儿走神了，我突然想起了陈彬的故事，然后我相信了田磊那天跟我说的话。

顺便说一下，在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重新观看了一部名叫《无间道》的香港电影。那部电影在当年曾经轰动一时，它表现了警方和黑社会利用各自的"卧底"进行的"暗战"。我在看这部电影时想起了萧原和陈彬的故事，于是我对一个朋友说，这样的事情在报社里也曾经发生过。

在那次会议中，周自恒还宣布：为表彰萧原在那几个月里的杰出贡献，经编委会讨论决定，任命他为社会新闻部主任。

这个消息令我感到意外。我相信更多人都像我一样，一时间无法理解周自恒宣布的这个决定。许多人都曾以为林斌在代行主任职权几个月之后，只要不犯错误就会获得这个位置。

第74节：第十一章 卧底(2)

林斌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几个月过去了，他基本上已经学会怎样用主任的口吻对包括崔哲在内的编辑记者们说话，脸上的表情也不再是皱巴巴的了。如果一个记者准备违背他的意愿去做一件事情，他会很恼怒地问对方："你还想不想混了？"

无论他们是怎么想的，结果是：周自恒把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留给了萧原。

我说过，周自恒的上衣口袋里装着许多可以证明他的行为正确性的道理。现在，我要补充的是，那个口袋就像是魔术师的道具，里面还装着许多其它东西，其中包括部门主任之类的官职。周自恒想把它给谁，就能够给谁。在"曹老头"事件之后，他把社会新闻部主任的官职给了崔哲，当崔哲被迫把它交出来之后，他又把它留给了萧原。

我曾经这样理解这件事情：这是周自恒把萧原派去《都市早报》"卧底"之前就曾经许诺过的事情，现在他只是在兑现诺言。这样想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另一件事：为什么崔哲在嫖娼事发被撤职之后，周自恒让林斌代行主任职权，而没有直接让他担任主任职务。

在周自恒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崔哲也在场，周自恒让他作为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代表对于萧原的上任说几句话。

我相信，这是周自恒有意的安排，或许是想让他们在这件事之后消除敌意，或许是在为萧原今后的工作扫清障碍……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我并不清楚周自恒究竟为什么这样做。

崔哲自然很不爽。但他似乎在努力按捺自己的不爽，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用背诵课文一样的语调说："我很愿意成为萧原的下属，我将努力完成作为一名下属应该完成的任务，积极配合并且全力支持萧原的工作。我相信，社会新闻部的其他同事也会像我一样支持萧原的工作。"

在我看来，这个场面有点儿滑稽。这就像是一个人正在向他的管理者宣誓"效忠"。尽管几个月前，崔哲还在管理者位置上希望对面的那个人宣誓"效忠"于他而没有如愿。现在，他不得不接受并且努力适应这种此前根本无法预料的逆转。

我曾经用墙上的那个石英钟来比喻一些事情，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再好的石英钟也会有坏的时候。

我注意到，在崔哲"宣誓"的时候，萧原的眼神里有一丝不屑。但这种不屑只是一闪而过，他很快就恢复了淡然的神态，很客套地接过麦克风说："谢谢领导的信任，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个时候，我隐约感到萧原有了一些变化，但我说不清那些变化到底是什么。

散会后，萧原再次来到值班室里，邀请我与他一起吃晚饭。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萧原还没有通过试用期时，我们就曾经若干次相互邀请一起吃晚饭，但这一次似乎有点不正常。我能感觉得到周围的一些同事投过来的目光，里面有惊讶，甚至还有些羡慕。我想，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许他们认为我终于找到了一座"靠山"，也许很快就能够"咸鱼翻身"，也许……管他们想什么呢，我才不在乎。不过，我当时的确也这样认为：在萧原成为社会新闻部主任之后，作为他的朋友，我大概再也不用担心某一次的不小心就会带来扣发奖金的后果了。

我承认我是谨小慎微的，但我有自己的道理，我以后会告诉你这个道理是什么。

吃晚饭的时候，面对萧原这个身份和地位发生了重大逆转的朋友，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我好不容易想到了应该说些什么的时候，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萧原先开口了："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我？"

我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问？"

"不知道从哪里问起。"

萧原想了想，对我说："你为什么不问我，周自恒讲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我笑了，于是我问道："那好吧，你告诉我，周自恒讲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萧原点点头："是的。"

"辞职是不是假的？"

"是的。"

"主任这个位置是不是去做"卧底"的条件？"

"是的。"

第75节：第十一章 卧底(3)

"是你提出来的，还是周自恒提出来的？"

"是我提出来的。"

"周自恒同意了？"

"他开始不同意，但考虑一下就同意了。"

"他为什么会同意？"

"也许……"萧原沉吟了一下，"也许是因为他喜欢我这种人，也许是因为他当时有求于我……谁知道呢？"

"你真的不知道？"我并不相信事情有如此简单。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可以猜测。"萧原歪着脑袋想了想，继续说，"我觉得周自恒可能是这样想的：他认为给我一个我想要的位置就能够驯服我。你应该能看出来，周自恒是一个征服欲极强的人，而我是那种他想要驯服的人。"

我同意。

"在派我去《都市早报》卧底前的那次谈话中，周自恒曾经对我说，他很欣赏我，因为我很像他年轻时的样子。"萧原说，"他欣赏年轻时的自己，但又认为那时候年少轻狂，需要改掉一些毛病。所以，他在提拔我的同时，还要改造我。"

"你愿意被改造吗？"我很奇怪，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居然有些紧张，我既期待答案又担心答案与我想要的不一样。

"你觉得呢？"萧原把问题抛回给了我。

"我觉得……"我想了想，接着说，"你不愿意。"

"你说对了，我不愿意。"萧原呵呵地笑了起来。

"那么，你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

"因为我有一个愿望。"萧原止住了笑，他变得严肃起来。

"什么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萧原突然又咧嘴笑了，"当主任。"

我想，这又是一个玩笑，但我并不喜欢这个玩笑，我继续追问："那么，你真的出卖了都市早报的"情报"？"

萧原露出了一丝犹豫的表情，但他很快就说："是的。"

我想起了那几个从南方来的年轻人，这使我感到有点生气："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萧原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反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靠出卖别人来获得这个职位很不道德？"

我用沉默来表示我不反对这句话。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在这个报社里想要获得某个"官职"，似乎必须以"出卖"一些东西作为交换物。崔哲当时是这样做的，这一次萧原也如此。只不过他们"出卖"的事物不一样--崔哲"出卖"了一对老年夫妻的自尊，而萧原"出卖"的是一个报社的秘密。如果一定要在他们之间比较，我倾向于认为萧原的"出卖"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稍轻一些。

萧原现出欲言又止的样子，但他还是开口了："我也觉得不道德，但有时候我觉得权力是一件好东西……"

我继续保持沉默。

萧原接着说："有些人可以用权力来做一些事情，有些人也可以用权力来做另一些事情。"

"哪些人？哪些事情？"我感到好奇，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萧原又一次避开了这个问题，他给了我的一个神秘的表情："你还不了解我，不过……你将来会了解的。"

我同意，所以没有追问下去。

我后来想，也许萧原有自己的道理。事实上，周自恒只给了他两种选择：要么被报社辞退，要么去《都市早报》"卧底"，完成任务以后回来当社会新闻部主任。如果萧原选择了前者，他后来的际遇又会怎样？

也许萧原还有另一种选择：忘记他离开本报之前与周自恒的那一次密谈，切断与周自恒的单线联系，真诚而努力地为《都市早报》工

作。但萧原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我承认，尽管我认为萧原是我的朋友，但我的确并不像我认为的那样了解他。我能了解的是，至少周自恒会认为，在他的安排下，萧原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圈子"。

根据我的观察，周自恒在报社里的"圈子"分为几个层次，它就像水面的涟漪一样由近而远：他以自己为中心，在向别人介绍离他最近的那几个部门主任时，他会说"这是我的心腹"；离他稍远一些的部门主任，则大都被他称作"兄弟"；其他地位稍低的编辑记者，一概被他称作"手下"；至于像我这样的接线员或部门秘书，都有另一种称呼，叫做"那个谁"。

第76节：第十一章 卧底(4)

不管怎样，至少现在萧原已经成为了周自恒的"兄弟"，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周自恒的"心腹"。他不再是那个还处于试用期，要单凭勇气来跟崔哲掰腕子的记者了，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所以我决定不再谈那些使我们不愉快的事情。

气氛有些凝重，我开始想新的话题。这时候，我突然对萧原的"卧底"经历发生了兴趣，于是我问道："卧底"是不是一件挺紧张的事情？"

"没有你想像的紧张。"萧原说，"周自恒不说，我也不说，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卧底"。"

这个答案令我感到无趣。但我还有另一件感兴趣的事要问萧原："胡海生被捕的事是不是也和你有关系？"

萧原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他说，在《都市早报》工作期间，他把那件事当成一个新闻线索告诉了对方，同时提供了他所掌握的一些证据。他希望对方能够抗拒"上面"的"招呼"，而对方并没有让他失望。

"你为什么要对这件事穷追不舍？"我问道。

"我记得你问过我这个问题。现在，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答案，"萧原平静地说，"我希望每一件事都有结果，一个人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责任。我还想证明，那件事在人间就能解决，不用大老远地跑到月亮上去。"

我笑了。

萧原也笑了。

我透过餐厅的窗户看了看外面的天空。我看到了弯弯的月亮，它轻柔地钩住了一棵树的树梢。一片云从它身旁掠过，又一片……

然后，我想起起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把小雨的故事也告诉《都市早报》？也许他们能够出手帮忙。"

"我这样试过，但他们也不感兴趣。"萧原说，"他们说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读者已经麻木了，而我又不能把崔哲挪用捐款的事情告诉他们。"

我沉默了一阵，接着问萧原："你后来又去看过小雨吗？"

萧原点点头。

"她怎么样了？"

"还在保守治疗，情况还算稳定。"萧原说。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眉头一动，对我说："我在《都市早报》认识了一个人，他叫徐浩。你还记得他吗？"

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当初，小雨的故事就是他报道的。但我感到好奇的是："他怎么会在那里？"

"他是那里的社会新闻部记者。从这里辞职之后，他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都市早报》招聘的时候，他去应聘了。"萧原说。

"他知道小雨后来的情况吗？"

"他不知道，但我告诉他了。他听了以后很震惊，当然也很遗憾。"萧原说，"我问他知不知道崔哲挪用了那笔捐款，他说不知道。但他告诉我，他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他说，那天中午他走进崔哲的办公室时，发现里面坐着另一个男人。当他把那笔捐款交给崔哲的时候，又发现崔哲神色紧张地看了那个男人一眼。"

"徐浩认识那个男人吗？"我对那个神秘的男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知道，也许他就是那个能够破解秘密的人。

"他说不认识，只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怀疑崔哲挪用那笔钱跟那个男人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萧原困惑地摇了摇头，"不过，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

我同意。

接着，萧原把话题转向了我："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又怕刺伤你的自尊心，所以我一直没有问。"

"你问吧，知无不言。"我说。对我来说，自尊已经不再是多么重要的东西了。

"我知道你以前当过记者，我还看过你以前写的报道。"萧原迟疑了一下，接着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变成接线员？"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如果你对我的故事感兴趣，我有机会就会详细地把它说给你听。现在有一个人对它表现出了兴趣，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它在我心里埋得太久了。每当我想起它，就会感到一种被侮辱却又无力反抗的心痛。

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不会选择当接线员。当然，这并不是我的主动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当我别无选择的时候，惟一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我的生活智慧。这样的智慧你可能早已经从某一本书上读到过，但它却是我在压力之下悟出的。

第77节：第十一章 卧底(5)

大学毕业以后，我来到《北方时报》当上了一个记者。那时候，崔哲还是一个普通记者，他比我大一岁，因此算得上是我的"兄长"。在我进入报社的前几年时间里，我曾经与他保持着非常友善的同事关系，直到有一天我们共同领了一条新闻线索，并且一起出外采访。

那是一次关于一个知名家电企业的采访。那个企业犯了一个错误：在顾客把那些包换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冰箱送回来之后，技术人员对它们进行了一番修理并翻新改造。随后，它们又以"新冰箱"的面目出现在商场的柜台上。

一个细心的顾客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且在给报社打电话之前做了一些前期调查--他找到了那个专门对"问题冰箱"进行修理和翻新改造的维修部。

我和崔哲对此事进行了10多天的调查，掌握了以下证据：

1、那个顾客提供的一台"新"冰箱样本，其内部元件有明显的翻修痕迹。

2、电器维修专家对这台冰箱的鉴定，证实这是一台维修后翻新的旧冰箱。

3、电器商场负责人承认，那台"问题冰箱"是从他们那里售出的，同时承认进货渠道把关不严。

4、崔哲想办法偷拍到的照片，上面显示了维修部员工将旧冰箱翻新的工作流程。

5、照片上的维修部员工之一在压力之下提供的证词，他证明维修部经常那样干。

6、那个家电企业售后服务部经理对此事的解释：他认为这是那个维修部的个体行为，并且承认管理失职。

7、维修部经理对此的解释：他承认照片上的工人是他们的员工，但他认为这是那些工人的个体行为，并且承认管理失职。

调查结束之后，我们把所掌握的证据提交给了那个家电企业的负责人，希望他对此发表一些意见。

那个负责人很沮丧，但他告诉我们，他不会对此发表任何意见。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他叫住了我们，问我们写一篇稿子能挣多少稿费。

我们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再次准备离开时，那个负责人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叠人民币，他告诉我们那是2万元钱，并且希望用它来交换我们准备撰写的那篇报道。

我承认，我当时确实动过心，我用最短的时间暗暗估算了一下：那篇报道大概能写6000字左右，当时报社里执行的稿酬标准是300元/千字。这意味着，我们的稿酬在1800元左右。如果那篇报道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也许我们会获得一些报社的奖励，比如被评为"优秀记者"而获得1000元奖金。但无论如何，那样一篇报道不能为我们换来2万块钱。

崔哲显然也动了心。他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又低头想了想，然后走过去跟那个负责人耳语了几句，接着就成交了--他从对方手里接过了那笔钱。

在回报社的路上，崔哲一直试图说服我跟他平分那笔钱，并且希望我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我对此感到恐惧，所以我希望他把钱还给那个企业负责人，继续报道那件事。

为了这件事，我们当天还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结果是：我拒绝了他的第一个要求，但答应了第二个。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我并没有从那件事情获得一分钱，但我也没有去做一个"告密者"--在崔哲对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说那件事情证据不足所以无法继续报道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

我要说明的是，我拒绝那笔钱，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崇高的新闻理想和道德水准，我只是感到恐惧。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恐惧什

么，也许是担心事情败露失去这份工作，也许是担心因此而承担牢狱之灾……总之，我就是感到恐惧。

这件事情在我和崔哲之间造成了隔阂，我们各自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墙。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从此不再一起采访，甚至从此不在一起聊天。即使是在报社走廊里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充满了对崔哲的警惕和敌意，我在崔哲的眼睛里也看到了一样的东西。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曹老头"嫖娼的故事，崔哲因为那一系列报道获得报社嘉奖并且登上了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之后，我知道我的厄运开始了。

第78节：第十一章 卧底(6)

崔哲上任后出台了一系列部门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清退一部分不适合当记者的同志"的改革目标。他为这个目标专门拟定了一个"执行办法"：由他为每个记者发表的每篇报道打分，月底积分最低者将自动退出记者队伍。

如我所料，在那个月底进行的考评中，我的得分最低。我知道为什么--"立法者"（拟定考评标准的人）是崔哲，"执法者"（打分的人）也是崔哲。在这部"法律"颁布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注定逃脱不了这张崔哲织成的网。

你知道，崔哲并没有将我开除出报社的权力，但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羞辱我，直到我主动离开，而我的离开也许能够换回他在那件事情里失去的安全感。

我曾经找过崔哲申辩，但他看起来连向我解释的兴趣都没有，他只是告诉我："这是部门规定，你服从或不服从都必须执行。"

就这样，我成了那个倒霉的人。崔哲当时给了我两条路让我选择：要么主动辞职，要么去新闻热线值班室当接线员。

我选择了后者。我说过，我也希望我能爱我所爱为所欲为，但多数时候我身上背负着压力并且无可奈何。

我告诉你我的压力是什么：离开这个报社之后，我会立即失业，而能不能获得一份新的工作还很难说。我对此感到恐惧。

如果你曾经在毕业找工作时四处碰壁，如果你身在外地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帮助你，如果你……你就会理解我的恐惧。

"你当时为什么不揭发他？"萧原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

我苦笑了。我曾经这样想过。当我把自己的东西从记者办公席搬到新闻热线值班室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这种屈辱感压迫着我，使我有了揭发崔哲的冲动，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冲动。

那个时候，一个是锐意改革的社会新闻部主任，一个是刚刚被社会新闻部主任清除出记者队伍因此心怀怨怒的接线员，你认为人们应该相信谁?

当然，我没有揭发崔哲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除了我亲眼所见之外，我并不掌握任何关于那2万元的证据，我想，那个企业负责人也不可能为了帮助我而站出来指责崔哲。

当我讲完这个故事时，萧原沉思了一会儿，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样子。这倒让我意外了，不过我没有问萧原为什么。如果我问了，而他也告诉我了，也许我会更早地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告诉萧原，成为一名接线员之后，我很快就从刚开始时的不适应状态中调整过来，我发明了一些在值班室里玩的游戏，并且在跟其他接线员一起玩那些游戏时找到了乐趣。当然，我从此还学会了谨小慎微，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少说话多观察。

"你的格言是"夹着尾巴做人"？"萧原问我。

"不。我的格言是"凡事不要冲动，冲动必有后果。""我说。

"我懂了，"萧原露出了一丝微笑，"说到底，你是在保护自己。"

我同意。我还有一些经验要告诉他："如果你不能习惯于忍受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或是别的地方，你都注定是孤独的。"

"孤独有什么不好？"萧原眨着眼睛，一副好奇的样子。

我答不上来。我承认，我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坚持认为孤独不好。

这时候，我看到萧原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根据我多次与萧原聊天的经验，我知道他要开始给我讲一些"人生道理"了。这大概是他在中学里当老师时养成的习惯，通常这需要10分钟左右。

果然，萧原开始给我"上课"了。他说，孤独并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不妥协，而不妥协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它代表着坚定和勇敢。

萧原还说，当我们看到某些令人愤怒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无所作为就代表着妥协，但不妥协的人一定会对此做点什么。也许他们做的于事地补，无法扭转事态的发展趋势，但至少会让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感到不安。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所忌惮，并且从此对一些人和一些事保持敬畏。

我试图插话，我想说的是："他们才不会感到不安呢！"但这句话还没有说出口，就被萧原阻止了。

萧原接着说，一个人的心里，总要有一些敬畏的东西。如果没有敬畏，那就意味着价值观的泯灭，同时泯灭的还有对美好事物的希望。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意味着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空虚的世界里，只有欲望，却无希望。

"课"终于上完了，我松了一口气。突然，萧原又问我："你看过《阿甘正传》吗？"

"看过。"我确实看过，那是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那部片子让我记住了两件事：人的命运就像是一片飘浮在空中的羽毛，而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还记得阿甘入选大专棒球明星队以后，被美国总统接见时说了什么吗？"萧原继续提问。

我不记得了，但我隐约记得，弗雷斯特·甘在那次美国总统安排的宴会?喝了很多免费饮料。

"阿甘说的是："我要尿尿。""萧原直视着我，继续说，"阿甘的故事教育我们，要懂得勇敢地表达。当你要尿尿的时候，就要勇敢地说"我要尿尿"。"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发出了一阵大笑，接着站了起来。

"干什么？"萧原愣了一下。

"我要尿尿。"我说。

第79节：第十二章 失实(1)

第十二章

属于冬天的最后一页从值班室墙上的日历中撕下去之后，新的气象就露出来了。与冬日的肃杀气氛相比，这个季节里充满了温情。但这同样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季节，它并不全都是风和日丽，它还有另一张面孔。

在一个春风荡漾的日子里，萧原上任了。我记得他上任的那天下午只做了两件事情:

1、搬进了原来属于崔哲的那间办公室。

2、把崔哲喜欢的那些女影星海报从办公室的墙上撕下来，扔进了垃圾堆里。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事，是因为我那天曾被萧原叫过去帮忙撕那些海报。当然，我很乐意帮这样的忙。当我看见崔哲在记者办公区里站起来看我们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承认，我心里突然有了那么一点儿快感。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曾经有过两次这样的感觉。第一次是在萧原对崔哲说"你太冷血了"的时候，另一次是在萧原把电话砸向崔哲脑袋的时候。这是第三次。

我不能确定接下来还有没有第四次，我能确定的是，在萧原和崔哲的角色互换之后，社会新闻部的多数人都会像我一样思考两个问题:

1、萧原将会怎样对待崔哲?

2、崔哲将会怎样对待萧原?

根据我对崔哲的观察，他在成为被管理者后仍然顽固地保持强势，他的强势倚仗着这样一个基础：在他管理社会新闻部的两年时间里，像周自恒一样培养了一个自己的"圈子"，它以崔哲为中心，除他

之外一共有三个人。根据我亲眼所见，他们都曾经不止一次向崔哲表白对他的"忠诚"。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已经举过例子。

在林斌代行社会新闻部主任职权时，因为他的无所作为，崔哲仍然保持着自己在这个部门里的强势地位。萧原上任之后，我认为崔哲还会这样做，尽管他曾经在周自恒的安排下当众"宣誓效忠"萧原。所以，面对崔哲的"圈子"，萧原也许只有两种选择：压制对方的气焰，或者屈服于它。

我认为萧原会选择前者。无论怎样，我认为萧原上任之后，他和崔哲以及崔哲的"圈子"之间仍然会有故事发生。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并没有看到这个故事。

在这段时间里，萧原和崔哲都没有做出任何令人意外的举动。他们之间的交往很客套，甚至有些小心翼翼。但我相信，这只是较量前的试探，就像拳击比赛开始的时候，两个拳击手正在试探对方出拳的套路。

另外，在萧原上任之后，我感觉到了一种只有接线员才能感觉得到的变化，那就是：在对待那些希望找社会新闻部主任对话的读者时，他表现出了崔哲和林斌所不具备的耐心。

我能理解那些希望找部门主任对话的读者。在他们看来，跟接线员对话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直接与部门主任沟通却有可能得到帮助。

第80节：第十二章 失实(2)

此前，崔哲在担任社会新闻部主任时曾经交待过我们，凡是希望找他直接对话的读者他一概不会接待。林斌在代行主任职权时，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萧原上任以后，对我们的要求是：只要读者希望跟他对话，就必须告诉他。

我发现，每当我们告诉萧原有读者找他时，他都会过来接听那个电话，并且会不厌其烦地劝解电话里的那个满肚子牢骚的读者。我还发现，他总是有办法使对方平静下来。你知道，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不过，这只是萧原的一面，他还有另一面。就像这个季节一样。我说过，这个季节除了风和日丽之外，还有另一张面孔--沙尘暴。它突如其来，在最短的时间里就能遮天蔽日，让人喘不过气来。

如我所料，在萧原上任满一个月的那次社会新闻部例会上，他突然出手了。他宣布了一个处理决定：将一个记者降为试用。

你知道，"降为试用"是报社对一名犯了错的记者非常严厉的处罚。在报社的规则里，比它更严厉的处罚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开除出报社"。根据报社的规定，一个记者"降为试用"之后，将失去底薪和奖金而只拿稿酬，同时失去的还有在报社同事面前的荣誉感。此外，他还将面临"如果试用期内表现不合格，应开除出报社"的压力。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这种压力足以使一个试用记者放弃再次转正的努力。

萧原曾经因为"殴打报社同事"和"损坏报社公物"而受到过这种处罚，但他最终在周自恒的安排下选择了去《都市早报》"卧底"从而逃过了这种压力。

报社的制度中还明确规定，有权力将一个记者"开除出报社"的只有报社编委会，而将一个记者"降为试用"的"执法者"可以是部门主任。也就是说，只要理由充分，萧原完全可以这样做。

那个被降为试用的记者是韩振东。我相信，在我前面所讲的故事里，你曾经看到过他的一些表现。我想再向你介绍一些关于他的事情，这不会耽误太长时间。

韩振东原本属于摄影部，他的工作是拿着相机随同文字记者去现场拍照片。那时候我还是社会新闻部的一名记者，我曾经和他一起出去采访过一件事。

那是对一场泥石流造成的灾难的报道。在那场灾难中，从山上汹涌滚落的泥石流把一座傍山而建的3层居民楼整个夷为平地。后来证实有22个人被埋在废墟里面，他们最终也没能活着走出来。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韩振东立即将相机镜头对准了废墟里的一个布绒玩具，那是一只可爱的抱抱熊，适合于儿童玩耍。那张照片后来作为报道的配图发表在社会新闻版上，它非常煽情，向读者暗示废墟里可能埋着一个幼小的生命。

在当时的一次报社员工大会上，周自恒提起了那张照片并且对它赞不绝口。后来，那张照片还获得了本市新闻摄影奖的二等奖。在颁奖仪式上，韩振东讲述了他在拍摄这张照片时都想了些什么。他说他想到了灾难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他还想到了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生命，防范灾难于未然，他说当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那个抱抱熊，于是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

只有我知道韩振东在说谎。我亲眼看见了那张照片的"炮制"过程。事实上，那张照片是在修改了事实的基础上拍摄的--那只抱抱熊是韩振东在赶往现场的途中绕道去一家儿童玩具店买的，到达现场之后，他迅速把它扔在废墟中，并且立即举起相机，把镜头对准了它。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可以从旧报纸里找到登着这张照片的那个版面，仔细地看看照片里的玩具熊。你应该能发现，那只抱抱熊的身上除了少数地方有污迹之外，多数地方还是洁白的。在一场泥石流造成的废墟中，你不觉得这个玩具熊显得太干净了吗?

关于韩振东，还有一个听起来像是个笑话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田磊告诉我的。

有一段时间，韩振东经常去派去拍摄一些警方办案的图片。田磊说，在那些已经落网的犯罪分子中，韩振东"威名赫赫"。

第81节：第十二章 失实(3)

我问田磊，为什么？田磊说，很简单，为了达到"理想"的构图效果，韩振东每次都要求警察把早已放弃抵抗的嫌疑人摁倒在地。警察自然很配合他的工作，倒霉的是那些嫌疑人--如果那些警察在镜头前的表演功力还欠"火候"，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的被摁倒在地，直到韩振东对构图效果感到满意为止。

我曾经说过，田磊总是有办法搞到一些内部消息。他告诉我，韩振东与崔哲有某种不近但也不远的亲戚关系。在崔哲登上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之后不久，就把韩振东就从摄影部调了过来。从此，韩振东放下了相机，开始从事文字报道工作。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崔哲经常把一些重要的新闻线索交给韩振东去采访。但韩振东辜负了"老大"的一片好意，他经常把受访对象的姓名写错，有时候还会把他猜测的事故原因写进报道里，而他的猜测经常出错。

有个叫邓坤的编辑曾经私下里对我说，把韩振东的报道安排在版面上时必须加倍小心，否则就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事前无法预料的麻烦。

有一次，韩振东报道了一个78岁的老太太的故事，那个老太太之所以引起他的兴趣是因为她突然怀了孕。这个故事还引起了一个对生殖学科很有研究的科学家的兴趣。

科学家特意从外地赶来，找到了韩振东，希望韩振东能带他去见一见那个老太太。但韩振东并没有见过那个老太太，他只是听那个向报社报告这条新闻线索的"线人"说有这样一个老太太，就把她写到了报纸上。

在科学家的要求下，韩振东带着科学家去见 "线人"。最终，科学家并没有如愿见到那个78岁的孕妇，因为她并不存在。在科学家的再

三追问下，"线人"承认，这个故事是他捏造的，目的是骗取报社的线索费。他运气不错，遇到了韩振东。

科学家最终失望地离去了。在离开之前，他对韩振东说："你们搞新闻采访的，不用核实吗？"

你现在知道了，韩振东并不是一个能够对他的报道负责任的记者。我想，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甚至能够给你讲述一个男人怀孕的故事。但是，无论是在崔哲担任社会新闻部主任，还是在林斌代行主任职权期间，都没有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此也没有人去追究他的责任。

这一次，韩振东的麻烦来了，他被降为试用是因为他在那个月里创作的两篇"失实报道"。这并不是韩振东的失常发挥，事实上他以前也是这样干的。只不过，天气突然变了--萧原希望他为此承担责任。

我要向你解释一下"失实报道"这个词。就像"独家新闻"、"特别报道"一样，它也是媒体的专用词之一。根据报社《采编管理制度》中的书面解释，它是指那些"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报道主体内容与事实不符，造成公众对事实认知产生偏差"的报道。这句话太拗口了，我把它翻译过来就是：由于记者的失误，导致报纸向读者传达了虚假的内容。

在那个月里，韩振东向读者传达的第一个虚假内容是关于一场火灾的报道。

那篇报道中提及的一名已经葬身火海的中年男人，第二天活生生地出现在了报社。那个男人用铁一样的事实证明他只是左脸被烧伤而并没有丧命，所以，在"死而复生"之后，他希望能找到在报纸上"诅咒"他的记者讨个说法，顺便为他的母亲索要一些赔偿。他说，他的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当即心脏病发住进了医院。

韩振东当然不会给对方任何说法，也并不情愿赔偿什么损失。在那个男人不顾保安拦阻闯进17楼并且在走廊里大声叫嚷的时候，他一

直躲在厕所里抽烟，等对方离开后，他才从厕所里出来，自我解嘲地对正要进去方便的田磊说："真是活见鬼了。"

关于这次"活见鬼"的来由，我没有听到崔哲问起，也没有听到韩振东解释，或许崔哲问起过，而韩振东也解释过，但并没有公开，总之，我没有机会知道，我也没有在报纸上看到有关于此事的《更正启事》。我只能根据我有限的经验猜测，韩振东可能是在事发现场听到某个目击者提起了那个男人的名字，在他还没有搞清楚那个名字属于谁的情况下，就大无畏地断定它的主人已经死了，并且把他的推断当成事实写进了报道里。如果事实就像我猜测的一样，我也不会感到奇怪。我说过，他以前也经常这样干。

第82节：第十二章 失实(4)

在那次"活见鬼"之后不久，韩振东又一次犯错了，他传达的第二个虚假内容是关于一宗藏匿毒品案的报道。

这篇报道原本是一个警方通讯员传来的稿子。这是警方与报社记者之间的某种合作方式--警方通过报纸宣扬他们在抓贼方面表现出来的英明神勇，而记者在帮助警方宣扬那些事情的同时获得报社发给的稿酬。

这篇报道的大概内容是：警方在一次突袭行动中查获了大量私藏的毒品。那个在警方搞宣传工作的通讯员把他从办案民警那里听来的情况写成了报道，然后传到了韩振东的电子邮箱里。一般情况下，韩振东只需要把它稍作润色（比如修改一些错别字，删除一些形容词），然后在通讯员的名字前署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传给编辑等待发表。但是，在审查这篇报道的时候，编辑邓坤发现了一个问题--里面并没有交待这件事的发生地点。

你知道，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地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于是，邓坤要求韩振东对此进行一些补充采访。韩振东接着就打电话问了一下那个通讯员，对方又问了一下办案民警之后，把一个地址告诉了韩振东--那个说明了某区某大道某号的地址对应的是一幢3层办公楼。

巧合的是，大约半个月前韩振东曾经去过那幢办公楼。他知道，那是一个外省某市政府驻本市办事处，于是，他在报道里把这个细节补充进去了。

这篇报道被安排在社会新闻版的头条位置发表，标题是：《XX市政府办事处私藏毒品》。它引发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得知某市政府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干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之后，读者的某根神经立即被它触动了，第二天，我照例在值班室里接到了许多愤怒的读者打来的声讨电话。

但是，这篇报道很快就被证明是一条"失实报道"。我在本报此后刊发的《更正启事》里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原委：涉嫌藏匿毒品的是某某公司，而不是某某市政府驻本市办事处。

通讯员提供的那个地址并没有错，问题是，在这篇报道发表的一周以前，那个某市政府驻本市办事处就已经离开了他们租用的那幢楼，随后搬进那个地方的是一家公司--韩振东的经验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以上就是韩振东在那个月里犯的两个错误，这并不是全部，但萧原认为这就足够了。根据报社《采编管理制度》中对于"失实报道"的罚则，这的确足够了。那条罚则里说："一个月内如有1次严重失实或2次一般失实，当事记者立即降为试用。"

在我的印象里，那条罚则已经很久没有人提起了，但它并不因为没有人提起就消失了。它一直呆在本报创刊时制定的《采编管理制度》里，就像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狼犬安静地呆在原地，只待主人一声令下便对它的目标发起攻击。

这一次把它"唤醒"的是萧原。他发起了对"失实报道"的攻击，而韩振东成为了那个倒霉的目标。

你可能会问我哪些是"严重失实"，哪些又是"一般失实"？说实话，我也搞不懂。我认真翻看过《采编管理制度》，但是并没有找到有关于此的更详细解释。我隐约感到，这样的规定实际上赋予了执法者某种"软权力"：如果他认为那个错误是严重的，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让它严重的道理，反之也一样。如果你想要了解其中的道理，我建议你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倒不如先设法打听一下"执法者"当时的心情--他是愉快的，还是糟糕的?

萧原显然并不需要使用这种"软权力"，无论韩振东的那些错误是"严重"的还是"一般"的，他都有权力做出那样的处理决定。你只需要仔细对照一下那条罚则，就能发现这一点。

看起来，韩振东对此并没有任何准备。在萧原宣布处理决定之后，他当即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太冲动了，以至于把椅子都碰翻了。但他顾不了这些，他大声对萧原问道："你为什么针对我？"

"你搞错了，我并没有针对你，我针对的是你做的事情。"萧原平静地说，"你做错了事情，就要受到处罚，这是报社的规定，你懂不懂？"

第83节：第十二章 失实(5)

"那些报道的确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韩振东继续争辩，"但是，我又不是有意弄错的。"

"如果你不是有意的，那是技术问题；如果你是有意的，那就是道德问题。"萧原仍然保持着他淡淡的表情和语气，他甚至没有看韩振东，仿佛在跟空气说话，"无论是什么问题，你都应该受到处罚。"

韩振东张了张嘴："但是以前崔主任……"

"你先搞搞清楚，这里并没有什么崔主任，你的部门主任姓萧。"萧原冷冷地说，"不管那个崔主任怎么认为，萧主任认为你做错了就应该受到处罚，就这么简单。"

韩振东又张了张嘴，但没有说出话来。他不再申辩，只是扭头看了看坐在他旁边的崔哲。看到崔哲一言不发之后，他悻悻地坐下了，但他忘了椅子已经被碰翻，所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这个小小的插曲有效地调节了一下现场紧张的气氛，有些人一下没忍住笑出了声。

在这段时间里，我抽空观察了一下崔哲。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即使是在韩振东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他和有人发出笑声的时候，他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

萧原宣布散会之后，崔哲站起来就走了，当他走到会议室门口时，韩振东追上了他："崔主任，你看……"

崔哲回过头来，厉声说："你是聋了还是没脑子？你刚才没听见吗？这里没有什么崔主任，你有问题的话就去找萧主任，OK？"

说完这句话之后，崔哲转身扬长而去，不顾韩振东还站在原地张口结舌。

关于韩振东的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我要补充的是，他在试用期结束之前就被报社开除了，因为在此期间，萧原发现了他的又一篇"失实报道"，并且报告给了报社编委会。

我不准备向你详细介绍韩振东的那个错误。简单地说，他在那篇报道里把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弄反了。我听说，施害者后来在法庭上提交了韩振东的那篇报道，希望凭此证明自己的无辜，幸亏那个法官不是个傻瓜。

我不知道韩振东离开这个报社的时候，崔哲对他说了些什么。我只知道萧原给他的临别赠言是："一路走好。"

就这样，萧原完成了他担任社会新闻部主任以后的第一次重大举动，这个举动被许多人理解成了对以崔哲为中心的那个"圈子"的挑战。只不过在第一波攻击中，他选择的是韩振东那样一个小角色，但你仍然可以想象这件事情给社会新闻部带来的震动。

在那段时间里，那些平时以"多干活少说话"为立身格言的编辑记者们私下里都开始猜测崔哲可能对此做出的反击。但是，直到韩振东离开报社，崔哲在这件事里仍然保持着沉默。在此期间，他并不像我猜测的那样表现出了暴躁和无礼。

我曾经与萧原谈起过崔哲反常的表现。我认为崔哲的忍耐力极其有限，所以这件事情不会就这样完了，也许还会有另一个结局在某个地方等着萧原。

"那么，这件事要怎样才算完？"萧原对我的提醒不以为然。他似乎另有心事，因为我发现他的手指又开始敲击桌面了。

"我不知道，总之崔哲不会就这么算了。"我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可能会有麻烦，又要提醒我注意崔哲的报复行为？"萧原问道。

"我不是觉得你可能有麻烦，是你肯定会有麻烦。"我说。

萧原从桌面上收回了自己的手指，他给了我一个轻松的笑容："放心吧。在他来找我麻烦之前，麻烦早已经找上他了。"

"他会有什么麻烦？"

"以后你就会知道的。"这一次，萧原并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他伸手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走开了。

我没有追问。在这样的时候，我总是习惯于给对方留一些秘密。另外，我承认萧原的话让我心里有了某种期待。那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第84节：第十三章 内奸(1)

第十三章

接下来的日子里风平浪静。春天就是这样，一场来势凶猛的沙尘暴刮过之后，总会留给你一段清新而平静的日子。但是，我还是在平静中看到了潜伏的风暴。在这段时间里，曾经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好奇：有一天，萧原突然让我把半年内累积的新闻线索记录本整理一下并且交给他。我听说，萧原还让社会新闻部秘书易洁把半年内存档的读者来信整理出来交给他。

他想干什么？我虽然好奇，但我并没有追问。我猜这样的举动也是萧原某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你大概看出来了，我是一个敏感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而我所从事的工作允许我在那些没有读者来电的时间里胡思乱想。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前，我的直觉通常都会带领我预先做出一些判断。有时候它们是正确的，另一些时候它们是错误的。

这一次它是正确的。

平静的日子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之后，萧原再次出手了。这一次，萧原把矛头对准了"群工组"。他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宣布了一个决定：整顿"群工组"。

我后来才知道，萧原的这一次出手，只是那一场风暴的开始。事实上，我一直在等待那场风暴的到来，在崔哲按捺自己的那段时间里，我的担心从来就没有消除过。我认为那场风暴迟早会来的，但它发展到最后比我想象的还要猛烈。当然，这是这个故事的后一部分。

在那场风暴开始之后，崔哲出场了。崔哲从来都没有服从过我的安排。但这一次不同，当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会跳出来的时候，他就跳出来了。也许他认为拳击比赛前的试探阶段已经结束了，所以他跳了出来，并且在萧原出手的时候也挥起了拳头。

在介绍萧原和崔哲的较量时，我总是怀着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和兴奋感，前几次是这样，这一次也一样。不过，在介绍这场较量之前，我要先告诉你另一件事情，那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有关于一个报社的"内奸"。

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到底谁是那个"内奸"。因为那个时候我还缺乏确凿的证据。事实上，在那件事情里，那个"内奸"并没有现出真身。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告诉你哪种人（而不是哪个人）可能干这样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杜晓东在离开报社前，对他的数码相机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他把此前拍摄的一些图片从相机的存储卡里转存到了办公桌上的电脑里，然后就把相机的存储卡清空了。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相机的存储卡里有足够的空间，以便拍摄新的图片，他们一直是这样干的。

如果这样说还不够清楚的话，我想打个比方：一个人觉得他的小屋子里东西太多了，就把那些东西都搬到了一间大屋子里，这样做是为了把那间小屋子腾出来，以便放置新的东西。

问题是：杜晓东事先并没有料到那间大屋子里有贼。

第二天，杜晓东一早就来到了报社。当他打开电脑后突然大声叫嚷起来--那些原本存在电脑里的图片不见了。

17楼的保安后来证实，杜晓东是前一天晚上最后一个离开17楼的人，第二天他又最早来到了这里。

保安还说，那天晚上，杜晓东离开之后他就下班回家睡觉了，所以他不知道后来有谁曾经来过。

如果不是有鬼光临的话，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有贼。

我之所以说是"内奸"，是因为事后证实，除了杜晓东电脑里的那些图片之外，17楼并没有发现其他任何损失。那个贼甚至对杜晓东遗忘在那张办公桌上的一块手表视而不见--这可不像是外来的贼干的事情。

那天中午，我在走廊里旁听了杜晓东跟几个同事讲述那些图片的重要性。我相信这一天他没干别的，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讲述这件事情上，跟这个人讲完了又跟那个人讲，跟那个人讲完了还有下一个……总之，杜晓东很懊恼。他一直在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办公室里还有贼呢？"

顺便说一下，杜晓东后来在报社里有个外号，叫"祥林哥"。（这个外号来自于鲁迅先生讲的那个故事。）

杜晓东当时正在调查本市一家知名食品加工企业的内幕，由那个企业加工的产品畅销于各个超市和食品店。

在一个"内线"（那是一个对自己的老板有某种意见的工人）的帮助下，杜晓东通过应聘混进了那个企业，当上了一名"工人"。他在那个企业里呆了三天两夜，并且在"工作"之余偷拍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情况--那些厂房的卫生情况极其糟糕。此外，在加工食品的过程中，那些工人们还使用了过期甚至变质的原料。

第85节：第十三章 内奸(2)

这就是你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暗访"。这样的采访方式曾经在报社里引发过一些争论。有人认为，这种手段并不正大光明，所以，它取得的证据效力值得怀疑。但也有人认为，媒体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借助这种手段才能为公众服务。

萧原进入了这场争论，他的看法是："当某人或某机构对公众犯有过错并且极力掩盖时，如明知其它手段无法揭开真相，允许使用隐身采访或偷拍、暗录手段，而不必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这段话后来变成了一条内部规则，写入了《社会新闻部记者手册》中的"关于暗访"那一章里。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暗访"是一项危险的作业。他想要揭开的事情真相正是对方要极力掩盖的，所以，面对那些足够警惕的对手，他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就有可能随时被人发现而前功尽弃，还可能因此遭受皮肉之苦。

这样的故事以前曾经发生过：有一次，有个摄影记者潜入一家猪肉屠宰厂里，试图拍摄那些工人给生猪注水的过程时，一个不小心就被对方发现了，他为此遭到一顿毒打。当那几个工人打累了之后，其中一个人还把他死死攥着的相机抢了过去，用力地砸向了他的脑袋。等到在厂房外接应他的两个报社同事发现情势不对，冲进去亮明身份解救他的时候，他已经人事不省。那些工人后来对赶到的警察说，他们当时还以为自己抓到的是一个小偷。

在杜晓东对那家食品加工企业的暗访过程中，他一直表现得小心翼翼。他把一台小型数码相机藏在裤兜里，一旦有机会就把它拿出来迅速按下快门，然后再放回裤兜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那个企业里的"内线"一直在努力掩护杜晓东。但是，无论怎样小心，总是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幸好杜晓东是个足够机灵的家伙，否则他可能早已经皮开肉绽。

在杜晓东讲的故事中还包括这样一段：在那次暗访中，有一次，当他发现一个工人正在从厂房里那条肮脏的排水沟里舀水和面的时候，他趁四下没有别人，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了相机。当他按下快门的时候，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厂房内光线太暗，闪光灯自动闪了一下。那个工人注意到了那道闪光，本能地向杜晓东看过来。

杜晓东说，他自己也被那道闪光吓了一跳，幸亏他下意识地把那台相机藏到了身后，并且立即找了个话题把那个工人的注意力引开，才没有被戳穿。但是，这样的意外足够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在高度紧张并且受到了惊吓刺激的情况下，杜晓东当天晚上在工人宿舍里睡觉时说了一段梦话，这又一次把他推入了几乎被戳穿的险境。

第二天起床后，有个工人在跟杜晓东一起上厕所的时候，悄悄地问他："你是记者吗？"

杜晓东大惊之下，立即就尿不出来了："不是。你看我像记者吗？"

"不像。"工人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但是你昨晚上说梦话了。"

"是吗？我说什么了？"杜晓东故做镇定。

"你叫了好几声萧什么，还说你受不了了，想回报社。"

那一刻，杜晓东几乎崩溃了，但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尽可能冷静地对那个工人说："你听错了吧？我从来不说梦话。"

从厕所出来之后，杜晓东便借故离开厂房，回到了报社。他认为，到那个时候，他拍到的照片足够证明那个企业对公众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杜晓东回到报社之后，曾经炫耀性地向周围的同事展示过他偷拍到的那些照片。看过那些照片的记者们都证实，如果把它们刊登在报纸上，足以使那个食品加工企业在未来的日子里承受各种巨大的压力，其中包括消费者的唾弃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它的责难，它甚至可能

被喝令关门停业。这原本是那个企业应该承受的，但是，结果它并没有承受。

在杜晓东搞到了那些证据之后，并没有保持足够的小心。他炫耀过后，就把它们从小屋子搬到了一间有贼的大屋子里。就在他准备把其中一些图片整理出来等待发表时，突然发现它们"失踪"了。这意味着他无法利用这些证据来揭露那个企业的黑幕。

第86节：第十三章 内奸(3)

如果杜晓东还想继续报道此事，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再次装扮成工人混进那个企业的厂房里。问题是，杜晓东不可能这样干了--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称呼他为"臭记者"，并且威胁他："以后出门的时候小心点！"

杜晓东怀疑电话是那个企业的老板打来的。他说，他听到电话里那个男人的声音时觉得很熟悉。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佐证他的怀疑：那个"内线"当天下午也曾经打电话告诉杜晓东，他被几个工人殴打了一顿之后，又被老板开除了。

那个威胁电话还证明了一件事：那个"内奸"不仅从杜晓东的电脑里删除了图片，还把这次"暗访"行动告诉了那个企业的老板，或许他在删除那些图片之前还把它们复制了一份并且交给了那个老板，否则对方不可能如此嚣张。

究竟谁是"内奸"？在杜晓东大声抱怨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编辑记者们都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了一圈周围的同事。

萧原曾经问我："你怀疑谁？"

"你说呢？"我反问道。

萧原看着我，我们心照不宣地笑了。

我想，我们应该花些时间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报社里的人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人非常喜欢这个行业，在他们眼里，"新闻理想"是一种现实存在的事物。他们希望用努力工作来实现这种理想，同时获得社会的认同和个人的成就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努力，才使新闻传播成为一项公众尊重的事业。但是，在一些报社里，他们也可能是最孤独的那种人。

第二种人无所谓喜不喜欢这个行业，也无所谓"新闻理想"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他们来到报社工作，是因为这是一份可以用劳动来换成

工资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工作来养家糊口。他们的工作动机谈不上崇高但也谈不上不崇高。这样的人在报社里人数众多，但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最习惯做的事情就是用沉默来保护自己。

第三种人也很喜欢这个行业，但他们并不相信"新闻理想"的现实存在。他们来到报社工作，仅仅是因为他们看中了报社拥有的资源和新闻从业者手中握有的"软权力"。他们希望把这种资源和"软权力"兑换成现实的利益。或者说，他们希望凭借这份工作完成他们致富的愿望。我相信，在多数报社里，都会有这种人的存在，或多或少。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掩饰内心的不安，他们可能会积极抢夺在报社里的"话语权"。

我的分析结论是：对于偷自己同事的东西这样一件事情，第一种人不屑于干，第二种人不敢干，只有第三种人才可能这样干。

第三种人是报社里的"生意人"。他们把报社当成了一个"生意场"，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

关于杜晓东的图片失窃事件，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当社会新闻部记者办公席的所有人都走了以后，有一个人悄悄溜了进来。他打开一台电脑，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时候他脸上应该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然后他掏出了一张磁盘，把那些东西拷进了磁盘里，接着就把它们从电脑里删除了。第二天的某个时候，这个人出现在了一个四周没人的角落里。他打了一个电话，接着就出现在某个企业的老板办公室里。在他把那张磁盘交给那个老板的时候，从对方手里接过了一笔钱……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象的。你可能会说这太像是电影里的情节了，但我认为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

在我发表过我的分析结论之后，萧原问道："你把报社里的人分成了三种，那么，你是第几种人？"

"我曾经是第一种人，后来变成了第二种人。"我试图开个玩笑，"现在我想变成第三种人，但没有机会。"

萧原笑着摇摇头："你不会变成第三种人。"

"为什么？"我同意这个答案，但我不知道萧原为什么也能猜得到它。

萧原沉思了一会儿，很认真地对我说："一个人每天都要回答几个问题：A、我是谁？B、我到底要干什么？C、我为什么要这样干？D、我这样干的后果是什么？如果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也就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如果连自己到底要干什么都搞不清楚，就更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干以及那样干的后果。但是，你把自己看得很清楚，说明你很清醒，所以我断定你应该很清楚该干什么。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倒有可能变成第一种人，只是你过于消极，牢骚太盛。"

第87节：第十三章 内奸(4)

我同意。

萧原继续说："你的分类方法简单粗暴，却有一定道理。你有没有发现，这三种人之间的转换也有一些规律？"

我好奇地看着萧原，等待他的进一步解释。

萧原把笔筒里的十几枝笔都倒在办公桌上，然后把它们分成三份：一份是钢笔，一份是圆珠笔，最后一份是铅笔。然后，他举起一枝钢笔对我说："这是你。"

我感到好笑。但我等待"游戏"继续。

"你曾经是第一种人，后来变成了第二种人。"萧原把钢笔放到了那几枝圆珠笔中，接着问我，"那么，崔哲呢？"

我也举起了一枝钢笔。"这是崔哲。"我把它放到了那几枝铅笔中，"他曾经跟我是同一种人，后来也变了。只不过比我更进一步，变成了第三种人。"

萧原点点头："这就说明多数人都曾经是第一种人，后来才开始改变，一部分变成了第二种人，另一部分变成了第三种人。"

我同意。

萧原开始提问："你告诉我，人们为什么要改变？"

"也许……"我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很快找到了一个答案，"也许人们最初都是幼稚的，后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解"适者生存"这个道理。"

"这个看法太消极了。你的意思是第一种人不能生存，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还会有第一种人？"萧原继续提问。

我想了想，但我的脑子里并没有储存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摇了摇头。

像以往一样，萧原又开始给我"上课"了。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想做第一种人，只是有的人一旦变了就回不了头，而有的人还可以回

头。"

我似懂非懂。

"举个例子，卖淫女堕落到了出卖自己的肉体，但你问问她们，给她们机会去公司上班，靠劳动而不是靠肉体挣钱，干不干？"萧原自问自答，"我相信多数人还是会干的。很简单，她们也有"从良"的愿望。这就说明，每个人心里都有向善的部分，这一部分藏得很深，平常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总是会在人们行动之前发出暗示。如果一个人准备向恶，这种暗示就会使他感到不安。不同的是，有的人能够克服这种不安，有的人不能。"

我同意。

萧原继续说："如果在一个地方大行其道的是第三种人，说明这个地方开始堕落了。在这个时候，第一种人的存在就特别重要。他们坚持做第一种人，是因为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不安，他们会自觉地保护自己心里向善的那个部分。当然，他们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们还有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跟第三种人争夺第二种人。从人数上说，第二种人才是主流。以你为例，你们是可以自由转换的，有可能变成第一种人，也有可能变成第三种人。"萧原从圆珠笔中找出了代表我的那枝钢笔，把它放回了那几枝钢笔中。"第三种人并不情愿你们变成他们，因为这样会使参与分配利益的人越来越多。而第一种人欢迎你们加入，因为你们的加入会使他们的队伍变得强大。"

这个"游戏"并不有趣。另外，我得承认，我被这个由我挑起却被萧原发挥了的"第N种人"的话题搞得有点晕了，所以我问道："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萧原奇怪地看着我，显然，我迟钝的悟性使他失望了，他接着说，"在一个地方走向堕落之前，这样的博弈是有意义的，至少保留了它不堕落的希望。"

我同意。但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是第几种人？"

"你说呢？"萧原反问道，他的笑容里隐藏着一丝狡黠。

"第一种人。"我认为我答对了。

"不。"萧原摇了摇头："我是第四种人。"

"第四种人是什么人？"

"第四种人无所谓喜不喜欢这个行业。"萧原收起了笑容，"他们既没有什么新闻理想，也不愿意独善其身，用沉默来保护自己，更不想利用记者这样一个职业来致富。"

"这种人为什么要来报社？"我不能理解这种人存在的道理。

"他们只想来报社体验一下当记者的经历，所以当了记者。"萧原说，"我就是这种人。"

第88节：第十三章 内奸(5)

"你已经体验过了。你说过，这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工作。"我仍有疑问，"你为什么还要继续？"

"因为我突然想体验一下当部门主任的经历，所以我继续待在报社里。也许将来我还想体验当总编的滋味……"

我笑了。我认为这个家伙是在表现他的狂妄和野心。但说实话，我欣赏他的狂妄。

然后，萧原结束了与我的谈话，他把正在四处跟人讲故事的杜晓东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当杜晓东从那间办公室里出来之后，又过了大概半个小时，17楼走廊的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你一定猜到了，这又是萧原干的。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谁在报社里"做生意"？》

在"大字报"里，萧原简单地叙述了杜晓东的故事，然后问道："谁在通风报信？"

以下是"大字报"的主要内容：

"我们自以为非常隐蔽的举动，却让那些昧了良心的企业一清二楚，并且气焰嚣张地打电话威胁记者。他们很清楚，我们在丢失了证据的情况下，拿他们无可奈何。我并没有证据，但我确信一定有人在通风报信。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周围有他们的"同伙"。

"谁是他们的"同伙"？谁是那个通风报信的人？为什么要通风报信？我认为，在通风报信的背后一定有一笔交易。这笔交易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里进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笔交易的过程，也没有看清那些交易者的嘴脸，甚至不知道交易者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多少，但我确信这是一笔交易！！！

"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交易应该是等价的。那么，他们用来交易的等价物是什么？我们看不到交易的过程，但不代表我们不知道交

易的内容。这笔交易的内容是：有一个人利用那个企业危害社会的把柄，换来了一笔目前无法知道具体数目的钱。看起来，这样的"生意"并没有成本，但实际上，它的"成本"是一个报社的公信力。如果读者知道有些记者出卖他们的利益去换取自己的私利，谁会相信这样专注于做"生意"的记者，谁又会相信这样一份可能会出卖他们利益的报纸?

"我承认，这一次凭我的努力无法知道真相。那个偷别人东西去做生意的人也应该不会突然良心发现跳出来说"是我干的"。这一次我揭不开这个盖子，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永远揭不开它。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或许是那些）人的真面目。终有一天，那个人会现出真身并且被我们唾弃！"

与上一次萧原贴出的"大字报"命运相同，这张"大字报"在半个小时之后也被人撕了下来。萧原很快又打印一份贴了上去，并且在它的末端补充了这样一段话："请保留此文三天。谢谢！在这三天里，如果发现有人把它撕下来，此人就有出卖报社利益的嫌疑。"

3天后，这张"大字报"仍然贴在公告栏里。

我相信我并没有告诉你那件事是崔哲干的，尽管我怀疑是他干的。当然，我只是怀疑而并不掌握任何证据，就算掌握了证据，我也不一定敢站出来大声说"就是他干的"。你知道，有些时候，我要尿尿的时候只能憋着。

就是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萧原宣布了那个整顿"群工组"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撤销崔哲的"群工组"组长职务，由杜晓东接任。李宏奎和刘志超调离"群工组"，取代了他们的另外两个记者--一个叫曾志川，另一个叫李海涛。

这是一个突然宣布的决定。我看到社会新闻部副主任林斌在听到这个决定的时候，脸上也现出了惊讶的神情，但他在随后对此发表意见的时候也表示了"支持"，他还说："萧主任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自然有他的道理。"

在萧原宣布对韩振东的处理决定时，林斌也是这样说的。这就是他的风格。对于上级，他还没有学会说"我反对"，他甚至还没有学会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再商量一下"。

杜晓东和曾志川、李海涛看起来似乎并不感到意外。我相信，在此之前，萧原曾经找过他们谈话。

宣布这个决定之后，萧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保持了他一贯言辞激烈的说话方式，在我看来，他在对这件事的解释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对"群工组"和"服务台"版面的"炮轰"。

第89节：第十三章 内奸(6)

萧原说，他还是个普通记者的时候，"群工组"就成立了，并且专门为此创办了"服务台"版面，当时宣称它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很长时间里，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没有从这块版上发现那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报道。他认为，这块版面里掩盖着一个秘密--以"为人民服务"为幌子，实质上是在"为领导服务"。

他解释说，他在"服务台"版上看见的那些以普通市民面目出现的"何先生"、"陈女士"、"李师傅"等人，后经证实大多是报社高层的亲属。比如，那个抱怨"新做的裤子两边裤筒不一样长"的"何先生"其实是报社副总编何守道的弟弟。另外，在韩振东为"陈女士"（周自恒的老婆陈虹）寻狗之后，李宏奎又"出马"去帮她寻找一种适合于为小猫治疗感冒的药品，他为此耗时共两天并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这件事也见报了。

崔哲咳嗽了一声。我想，他大概感冒了。春天是一个滋生细菌的季节，容易感冒。

萧原看了崔哲一眼，继续说："我发现，那些稿子里动不动就说"某某某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满意"--他们当然感到满意了，他们在《北方时报》里有一块自留地，专门有几个记者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能不满意吗？如果我是他们，我也可能很满意，但我并不是他们，我现在感到很不满意。我最近到热线值班室里接听了一些读者打来的电话，很多人都在电话里抱怨我们对读者来信的处理不及时或者根本就不理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该怎样解释--难道我告诉他们，我们的记者都很忙，都在忙着帮报社领导办事，根本顾不上你们？"

崔哲又咳嗽了一声，这一次更大声了。但萧原仍然没有中止讲话，他接着说："群工组"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读者来信和读者求助电话，但是，你们看看，那么多读者来信堆在那里，那里面都是普

通市民希望我们帮助他们解决的问题，你们有谁看完过其中一封信？有些信就这样放在那里快半年了，连信封都没有拆开过。还有那些老百姓打来的求助电话，内容都登在线索记录本上，根本就没有人去领。但是，那些"陈女士"、"何先生"的故事，在我们的线索记录本和读者来信里根本就找不到。我很想问问你们，这样的线索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那些领导们交代下来的任务？帮领导不帮读者，这就是你们的选择标准，对不对？"

萧原并没有拟讲话稿，但他一口气就说了这么多。我知道，这些话一直就藏在他心里，只不过他现在当众说了出来。另外，我到这时候才突然明白过来，萧原为什么在半个月前要求我和易洁把半年内那厚厚的一叠新闻线索记录本和读者来信整理出来。我相信，他曾经仔细阅读过那些新闻线索记录和读者来信。

你知道，崔哲虽然已经从管理者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仍然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盘，那就是"群工组"和"服务台"版面。但现在，他即将失去这块最后的地盘。所以，在萧原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崔哲显得很震惊。但很快他脸上就恢复了他始终在众人面前保持的矜持表情。

萧原的话音刚落，崔哲就懒洋洋地举起了手--就像我所预料的一样，他终于出场了。

"我反对！"崔哲大声说。

"你为什么反对？"萧原似乎对此早有预料，他显得很镇定。

"我认为你对"群工组"有些误解。"崔哲说。

"有什么误解？"萧原的语气有些漫不经心。他开始低头收拾桌面上的东西。看起来，他已经准备宣布散会了。

"你把"服务台"版面说得一无是处，又通过它把"群工组"说得一无是处，但是，实际上他们对本报的发展也有自己的贡献，你认为那些领导的亲属就不值得帮吗？"听得出来，崔哲在压抑自己的怒火。

"不是不值得帮。"萧原淡淡地说，"我的意思是，你们不能为了帮他们而帮他们，除了他们，我们还要帮助更多的普通市民解决问题。"

"他们也是普通市民。"崔哲说。

"你最好凭良心说话。"萧原抬起头看了崔哲一眼，"你告诉我，仅仅因为他们是普通市民，你们才去帮他们的吗？"

第90节：第十三章 内奸(7)

崔哲退缩了一下，但很快回答道："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也算是普通市民。"

"我的意思是，就算他们是普通市民，你们的眼里也不能只有这一小部分普通市民。"萧原说。

"我的意思是，即使他们是一小部分，毕竟也是普通市民，也需要帮助。"崔哲继续争辩。

"我的意思是，"萧原突然有些激动了，他把手里的笔记本往桌面上一拍，大声说，"还有更多普通市民需要你们帮助，你们不能置之不理。"

崔哲顿了顿，继续争辩："我的意思……"

萧原打断了崔哲的话，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已经不耐烦了："我的意思是"服务台"这个版面必须改变，事实证明你不行，我找比你能干的人来当组长，有什么问题？"

崔哲的鼻翼开始抽动了，但没等他开口，萧原又说话了："现在，我的意思比你的意思更有意思一点，对不对？"

我知道，萧原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现在我是你的主任，你必须听我的。"

崔哲显然被激怒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大声问道："你干脆把话挑明了，你是不是怀疑那件事是我们干的？"

在韩振东被开除之后，社会新闻部还有38名员工。当天有两个记者请假缺席，还有一个接线员留守在值班室里，除此之外的35个人都在会议室里。我相信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明白，"那件事"指的就是杜晓东讲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

萧原愣了一下，接着说："这件事和那件事是两码事，你不要把它扯到一起来谈。"

"是你在把它们扯到一起谈的。报社里出了一个贼，接着你就把"群工组"解散，又搞了一个新的"群工组"。你认为我们都是傻瓜吗？"崔哲步步进逼。

"你傻不傻你自己知道，不关我的事。"萧原冷冷地看了崔哲一眼，又冷冷地说，"如果你一定要提那件事，我告诉你，除了干这种事情的那个人之外，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怀疑对象，我当然也有我的怀疑对象？"

"你怀疑谁？"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怀疑谁？"

"如果你不把话说清楚，这里的每个人都会以为自己就是你的怀疑对象。"

"好吧。"萧原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我怀疑你。"

"我早就知道你怀疑我。"崔哲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他接着说，"我告诉你吧，我还怀疑你呢。这里的人谁不知道，你不就是靠偷别人的东西才当上这个主任的吗？"

我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崔哲所指的是萧原去《都市早报》"卧底"的事情。我还相信，这句话在崔哲心里憋了很久了，当他把它说出来的时候，脸上有得意的神情，他看了一下四周的人们，仿佛在等待众人鼓掌。

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了下来。

我看到萧原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现出了一丝痛苦的表情。我突然想起了萧原与崔哲之间的第一场较量。那场较量因为一个流浪汉的命运而起，当时萧原还没有通过试用期。只不过，在这一次的较量中，两名对手的角色颠倒了--萧原成了那个被挑战者。

萧原很快恢复了淡漠的神情，他对崔哲说："不管你说什么，必须按我的意思去做。如果你对这个决定不服，可以去找比我更高层的领导。就这么决定了。现在……散会！"

说完这句话之后，萧原起身离开了会场。

崔哲也冲出了会场。我后来才知道，他去找周自恒了。接着，周自恒又找到了萧原。

周自恒希望萧原收回那个决定，并且对他说，在他新上任不久就对部门作一些结构上的变动是管理之大忌，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导致部门不团结，还有可能使自己失去对它的控制。但萧原坚持己见，他认为，作为一个部门主任，他有权这样干。而周自恒作为社长兼总编辑，不应该对一个部门的具体管理工作插手过多。

周自恒最终放弃了说服萧原的打算。当天下午，"崔氏群工组"就解散了。当李宏奎和刘志超问崔哲"怎么办"的时候，崔哲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悻悻地答道："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名字又不叫"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办？"

事后看起来，萧原似乎在这场较量中占了上风。他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丝毫无损。崔哲的那些话显然刺伤了他。从他此后的沉默中，我能够感觉得到他内心的痛楚。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就像崔哲所说的那样，我也曾经认为萧原解散"群工组"的决定来自于杜晓东那件事，但我后来才知道，在萧原上任社会新闻部主任之初，这就已经是他的计划之一。

在这个计划里，开除韩振东是一部分，整顿"群工组"是另一部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第三个部分。

萧原并没有宣布这个计划，但他在一步步严格地按照那个计划去做。你知道，他总是能够把事情安排得非常周密。